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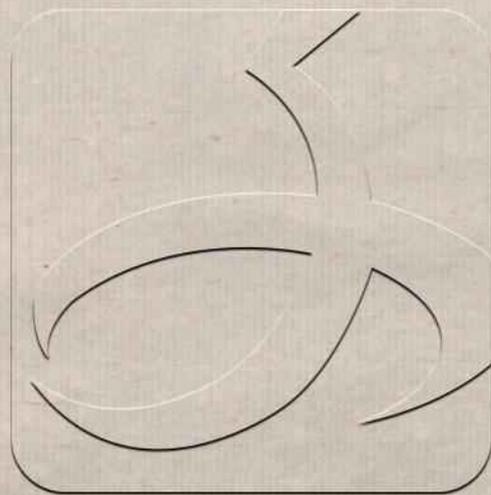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未集目錄

三足蟾蜍
點賊有智
猛虎啣犬
生入棺中
禁屠笑話
止雨新法
置身無地
賑譚一
東瀛社會
花間祛篋
醋拌黃魚
點狐假威
人魚雙生三
毒蛇傷人
臧獲喬妝

瞽者盛會
貪夫般鑿
四目小孩
惡姑賣姦
監犯自戕
尋春無賴
弃妻虐妾
賑譚二
西僧犯戒
汪烈婦傳
和尚胡鬧
碩鼠誌異
貞節可風
賊嘆氣
龜亦耽詩

演放氣毬
擊斃殘狼
海濱一叟
違禁獵獸
愚人自愚
煙花董事
因忿傷財
賑譚三
放礮擊蛟
誦咒殪蟒
江心覆舟
人魚雙生一
楓林被劫
文章憎命
老翁擊豹

假武松
忍心殺子
行善免災
不甘雌伏
大花園記
災黎曠悍
庸行可嘉
烈婦相護
新臺冤案
復生奇聞
實命不猶
人魚雙生二
適逢其會
山搖合婚
智婦拒姦



賭徒藐法
催妝佳話
二人同桌
鶴鹿同春
喜迎紫姑
古鼎躍水
延師虐政
狂徒宜懲
燒餅離奇
打破龜巢
征番捷音
快人快事

賊謀狡諂
酒犒山猺
搶親述奇
辛盤薦瑞
衣鉢傳家
東瀛孝子
職官不謹
巨戈誌異
蛛鬥蜈蚣
西園扁盧
恩深挾纊
鬼能伸冤

姑媳相爭
閨秀騙局
禪門不法
椒花晉酒
林士祝嘏
歌舞昇平
技進於神
題詩惹嘲
劫奴述新
墮民勾想
翰墨因緣
悍婦可畏

驂騑歸廐
仁心獲報
烟醉
鏡聽卜吉
鷹揚誌盛
冰玉雙輝
枯楊生稊
海外桃源
驗放火箭
楹聯笑柄
有志竟成
挖石中毒

三足蟾蜍

物之三足者多矣。三足謂之能龜。三足謂之貴。然而世之人少見。多怪則牛以三足而致。觀雞以三足而稱奇。況其為月中佳品者。又何怪乎。蟾蜍與弄。淮南放。生局。道有三足。蟾三條。川沙陳姓。于今年夏。因博之。長不及五寸。其色青翠。如畫。前兩足五爪。後一足七爪。固求觀者。眾矣。遂後局。以供眾覽。竊意此物。大可入博覽之會。俾世之人。知物類。非貴。究非月中所賦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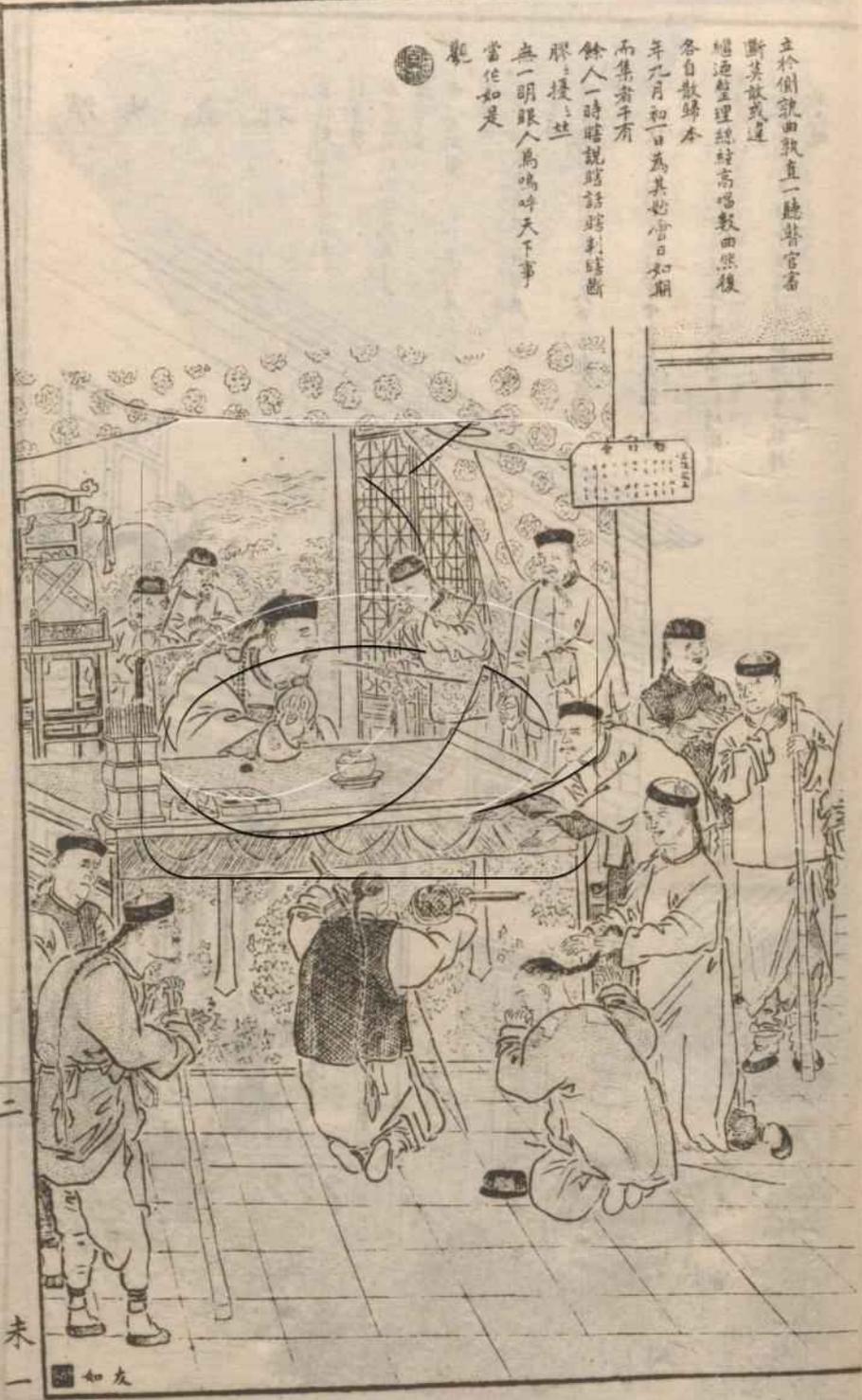


替者成會

人至四目失明幾不知天地為何物愚民何生
 雖然生機則
 國未絕也古之樂師多公替如師曠師清皆以
 聽稱蘇子瞻
 有云盲於目不自於心近世替
 人以樂師名
 者如廣漢散夫而手揮三
 絃唱音調者
 尚存之且多食
 卜算命自食
 其刀而利之所
 在易起爭
 心京師前門外火
 神廟內間有
 替人儲資起會後
 立香案供奉
 鼓板童子老郎神位擇
 替人中年長
 有才幹者為之官過有替
 人相爭於聚
 會日據情控訴替官為之訊理
 替美替校侍



立於側欲曲執直一聽替官者
 斷其故或違
 繼通整理時高唱數曲然後
 各自散歸本
 年九月初一日為其妙會日期
 而集者千有
 餘人一時瞎說瞎話瞎刺瞎斷
 眼一授一吐
 無一明眼人為嗚呼天下事
 當任如是
 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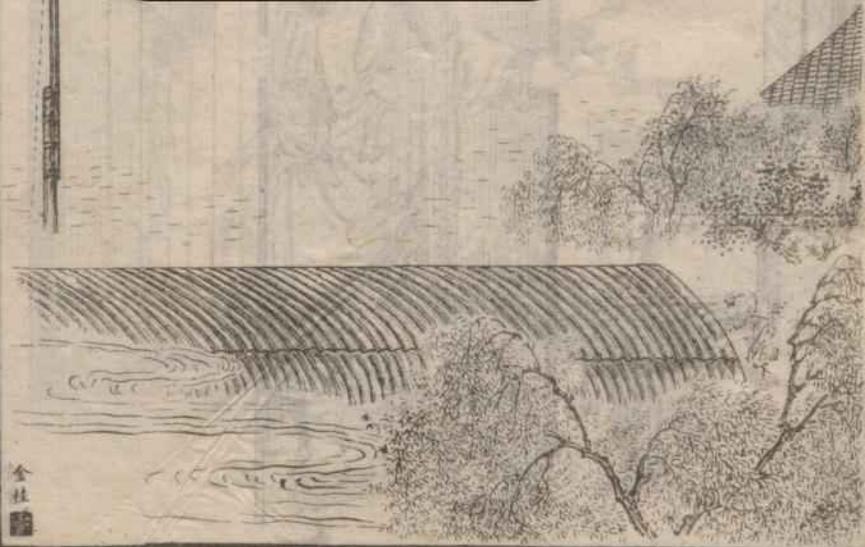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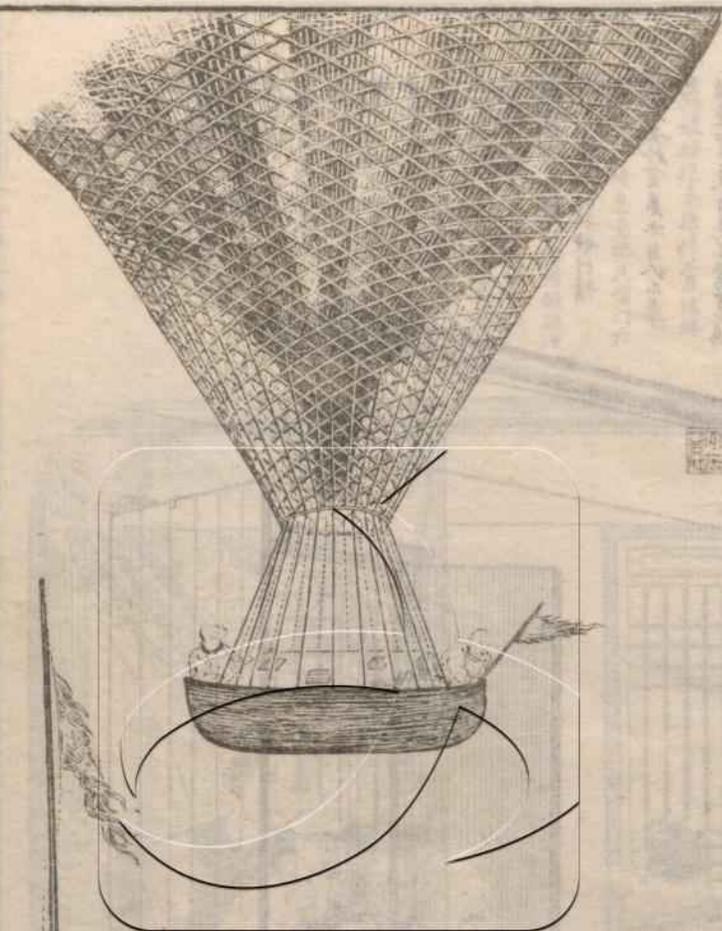


演放氣球

氣球則自泰西最利
行軍妙
用中國人則尚僅見天津武
備學堂
于八月間製成氣球安排養氣炭
氣油於
綽中既嚴事法軍中嚴軍各統帥以
及各路
防營統領如期而集茶火軍容觀者傾
巷初係
丁馬廷軍門劉子師鎮軍坐八氣與飭令啟
機上駛
升至數十丈旋即噴燒落下次及費制地墮達
夫兩炮
既入次軍軍門等相備借升和序會之騰轉
風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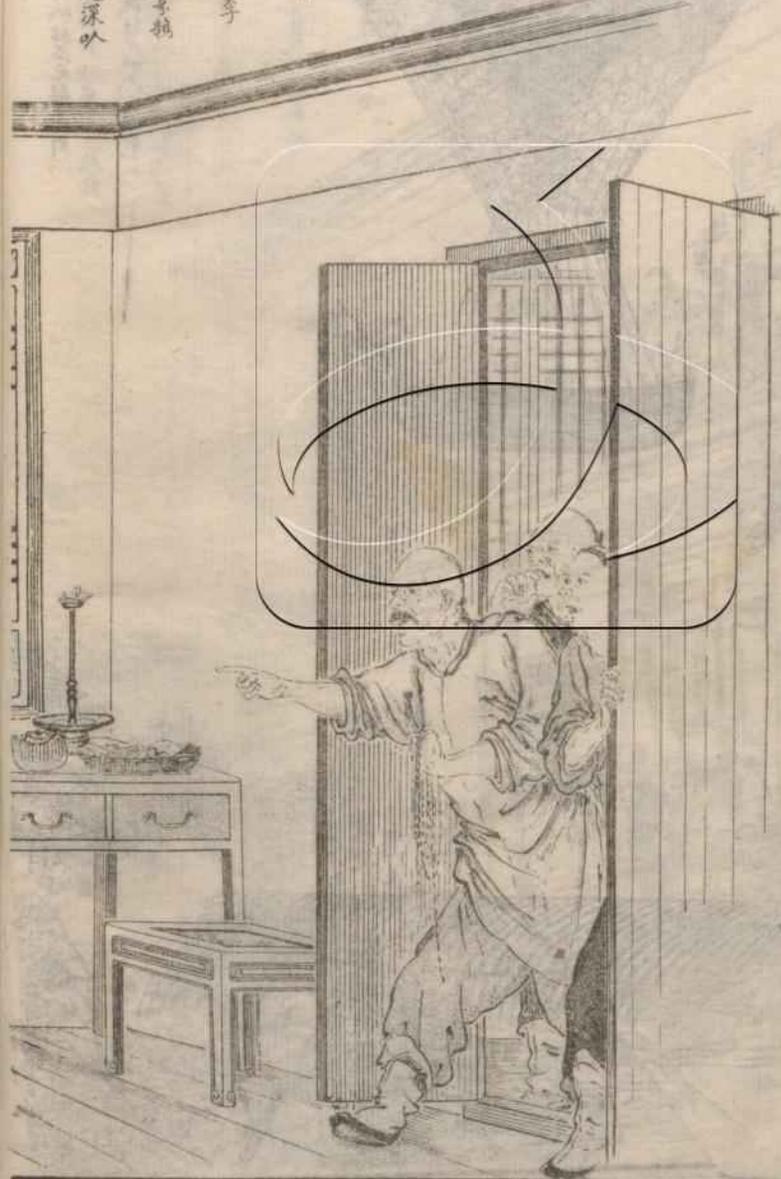


漢之手試能觀也而各軍門以柱石之艱萬升
遠視之
備有事之用其能卷平識註不知人二章矣



假武松

押江某甲要妻生子
有弟一人夜于甚貧
年中國病逝世事竣
如母操姪如已出嘗謂
有此脈之若子兄弟不忠
嗣其善徑之詎如姨性情
張不安於室弟亦自以不孝
嫌遂即它從自是孤獨寡賴
遇有人認聲遂播弟而之深以
為



續香

蓋糾同想或數人於某夜伺諸
外隻身入內從窗隙潛窺見一壯
漢
正與嫂擁抱為樂猝不及防掩
至
臥榻嫂一時情急意欲反窗門外
人
聞聲擁入當即雙：相擁欲逃
官
究辦經人調處罰令姦夫退若
干
年為亡者短度半給嫂以養老
姑
得了事小說家載武松殺嫂并子
刃
西門慶為兄報仇成林快人快事尚
非
其人不愧為武松齒冷乎



續香

點 賊 有 智

尹相漢州人也家貧能言賊後
 數十輩常以守院一日有王老郎之流
 以主
 人黃借乘之高風故主人盜劫還
 軍被
 守者知覺喚集眾人各持器械
 圍殿
 捕之賊情急計生出其而佩刀將
 刺斷縛其身於馬腹下復以刀
 背奮
 擊馬腿馬負痛狂奔蹄厲無前
 眾人
 志在捕賊不之覺竟送入殿搜查
 無影



響疑獲連尋馬匹豈知賊遠出
 獲早
 已上馬加鞭期期於河上矣或
 曰古
 人上馬殺賊今運在馬腹下作
 賊雖
 鞭之長其能及乎余曰見
 馬逆
 而不能追迨馬長而矣
 追求
 賊去不知猶曰捉賊
 是無
 異乎今世人好放
 馬後
 賊也不然賊雖欲上
 其能
 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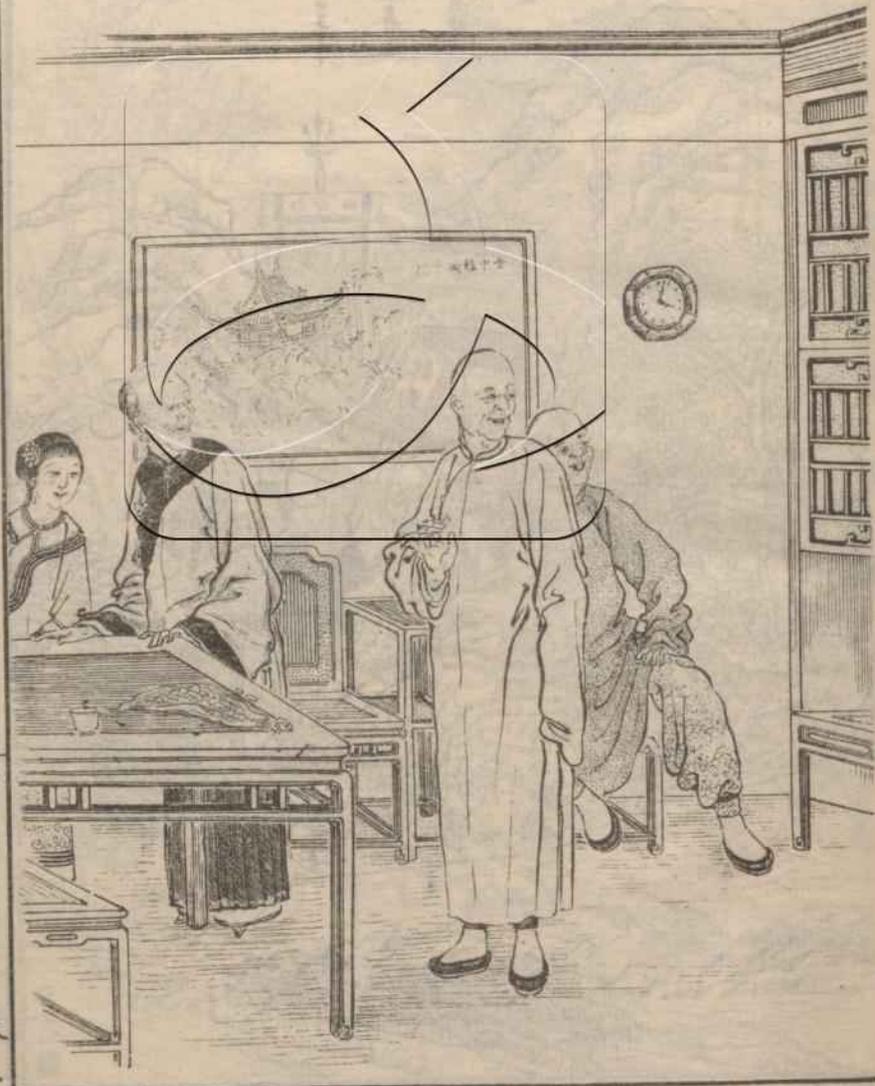
貪夫殷鑒

粵婦某氏年逾耳
 順性
 甚謹許一日有某甲
 吹收
 買銅銀為業正在沿街
 呼喚
 招之入出碎洋四言謂係銅
 質令
 其價值甲見銀色甚佳心
 竊竊喜
 志謂婦女無識誤真作廢念
 與訂
 價五成付些空銀約期交易勿



全社

照歸
 措備百餘金及時而往先有同業者持
 洋驗
 視弄而詰婦謂予自遠限夫復何兄同
 業者
 做意過昂其位甲恐夫此奇貨密許
 其人
 出外重酬乃得成交肩洋而出同業者
 隨之
 行甚速甲向之云足疾也心甚喜至一
 歧路
 獨由小徑奔回家中取洋覆看則畫銅
 臭大
 驚失色急至原處理說室有數婦
 齊聲
 斥曰言明鑲空銅銀安得及悔豈以
 女派
 而可欺乎甲知不能爭喪氣而歸又
 復則
 多人往則已室通人達者如黃鶴子曰
 此等
 騙局干淡無奇為古世人慎毋利令
 智昏



擊斃殘狼

棘陵而花臺下其那有牧豕家一日未中
 山君嗚貓
 耳拖曳以去倉迷直前二枚奴執棍奔逐
 行將追及
 忽為洞阻狼沿水邊行勢稍遠遂者暗
 手復矣道
 過它那遂疾者由山路衝出八聲鼎
 沸金鼓交
 鳴前列者皆面塗五色手執鋼叉
 形狀可怖
 狼至此進退維谷始奔豬一躍過
 水俄而催
 者去盡狼見人稀復趨洞與逐
 者拚力爭
 猶一人乘間擊狼倒地三枚者以
 一豬一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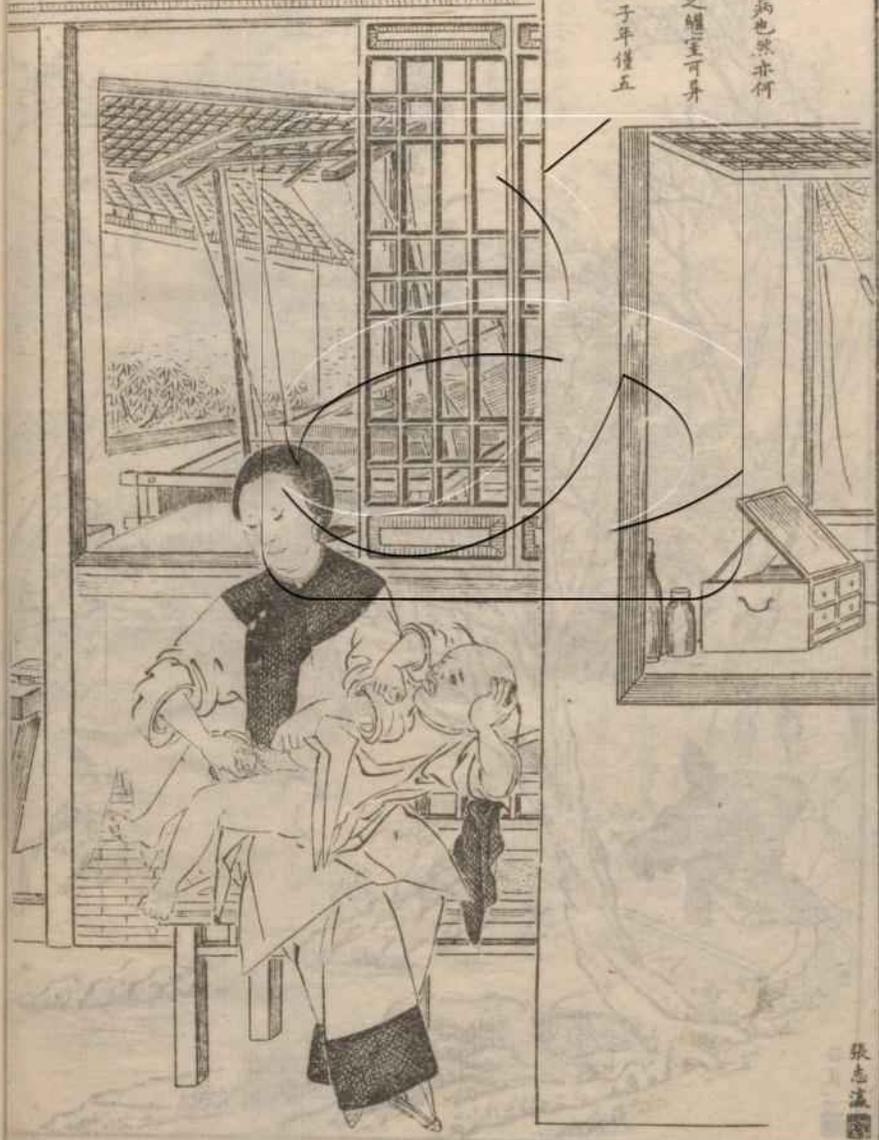


學曳而歸指以示人曰狼性貪殘
 否則不至
 此也夫狼相為奸豺狼當道人
 亦無如之
 何一食之貪卒至喪命世之
 貪野無狀
 者蓋登諸



忍心殺子

後妻虐待前妻之子婦人之通病也然亦何
 至竟
 處以死如潘左貢家巷某甲之婦室可身
 高甲
 亦負販營生常出外前妻生一子年僅五
 齡而
 妻專攻以內顧之人精要
 一再
 醜婦凶悍異常待子甚虐
 恒毆
 撻之某夜甲適未歸子先
 臥忽
 萬遺矢婦怒其持利剪剪
 將其
 陽具割下子痛極狂呼倒地
 亂滾
 越時殞命鄰里聞聲集視
 莫解
 其狀次日甲歸婦認詞以告
 亦不
 之疑亦具控之獲見血跡淋
 漓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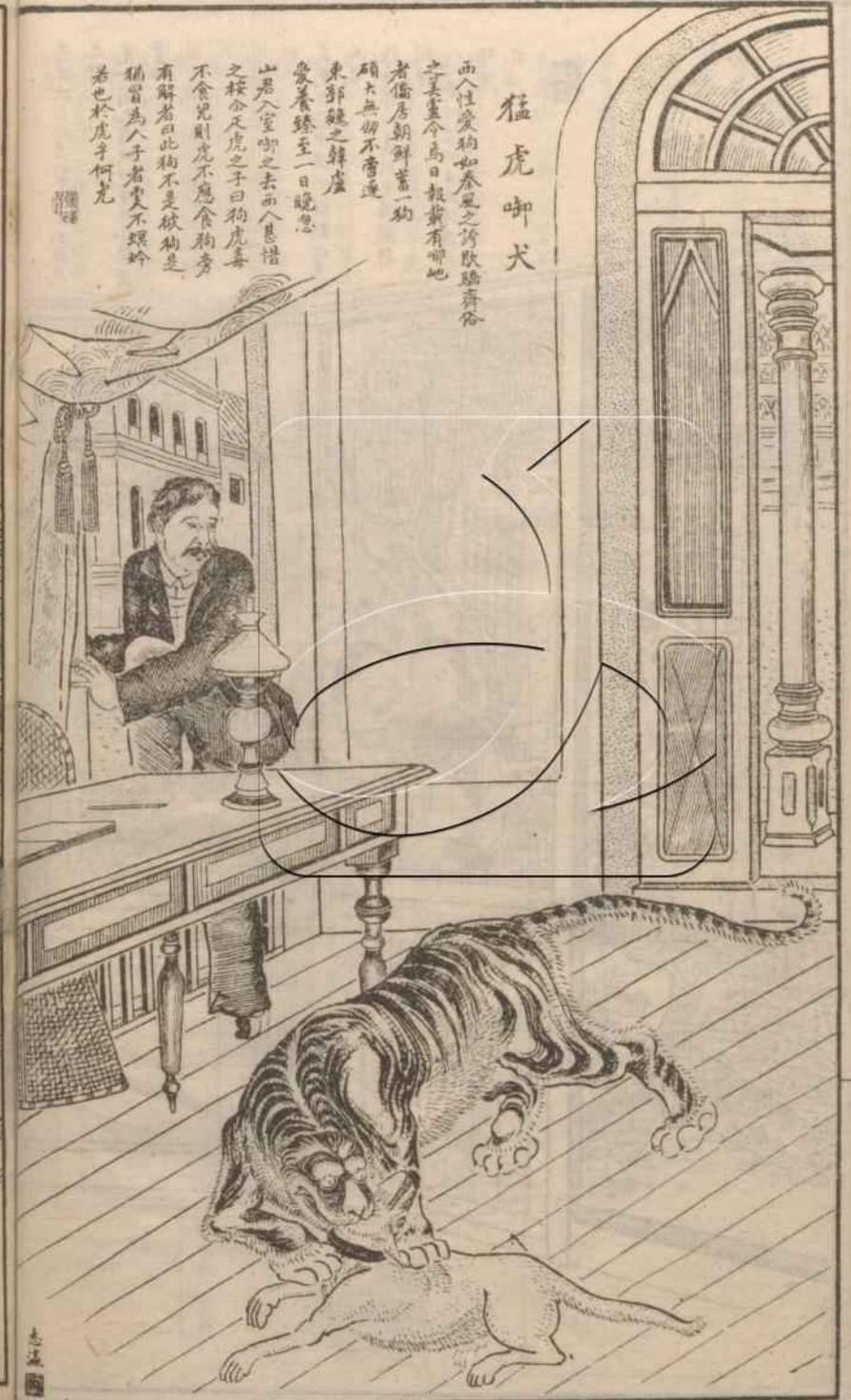
張志瀛

志德狀目此多刻家而亦不能為
 之伸
 寬念聞之嗚呼北巷梨園
 常酒
 殺子報一齣慘劇殘忍大傷
 風化
 竊訝官憲何不嚴示禁之
 期近
 處竟有此事其以觀劇可見
 而步
 後座耶抑真利有腸腑耶
 欲挽
 人心是所望於正本清源之
 賢有
 司



猛虎啣犬

西人性愛狗如秦風之誇歌驢齊俗
之美蓋今日報載有耶地
者僑居朝鮮者一狗
碩大無匹不啻
東郭鐘之韓盧
愛養臻至一日晚忽
山君入室啣之去西人甚惜
之極今足虎之子曰狗虎毒
不食兒則虎不應食狗旁
有解者曰此狗不是欲狗是
狗冒為人子者實不與吟
若也於虎子何先



四目小孩

人之五官百體不必盡其於眾亦不必盡其於人
目重瞳焉耳三漏成湯之臂也
肘倉頡之骨四乳此皆體聰明之譽者神聖之
稱者也世風不古故由人與胎
產之異見於小說證諸遠國固已無奇不有
然亦未聞生而有四目者日報
載福州龍溪縣林姓婦懷妊三月臨產
產一男其目有四如列
星婦見之大驚主命拋棄之其夫以紙
精愛不忍下手婦遂危
墮下床以水灌之是何祥也吾山為
在賢諸個人為其自
省焉可



海濱一叟



張志遠

天津居住地方已故考原
鄭步瀛家藏有 御袍

御前每年六月廿六恭接

一次除畢用黃緞包裏裝設收

藏有人曾見之其袍係寶藍

色負緞裝裱袖端圍龍領

長龍前後兩旁計開四氣扇

則不得而知相傳鄭氏之七世

祖名夢琳初為海濱漁戶

康熙二十二年 仁廟

幸大沽 巡閱海口夢琳克

御舟水手以護

駕有功 賜

御袍一龍裝設後 賜

海濱一叟匾額 賜

御前一柄夢琳叩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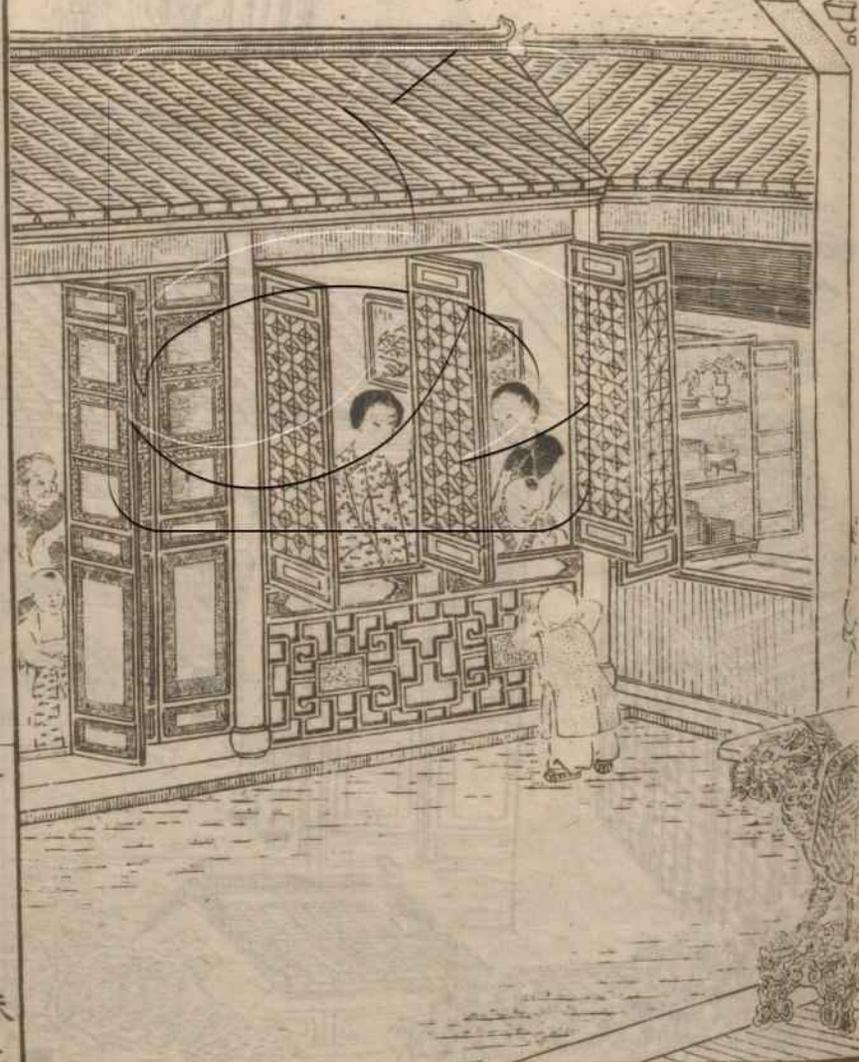
天恩畢被領而歸竹葉於歲子孫

孫世守勿替其匾額懸之家廟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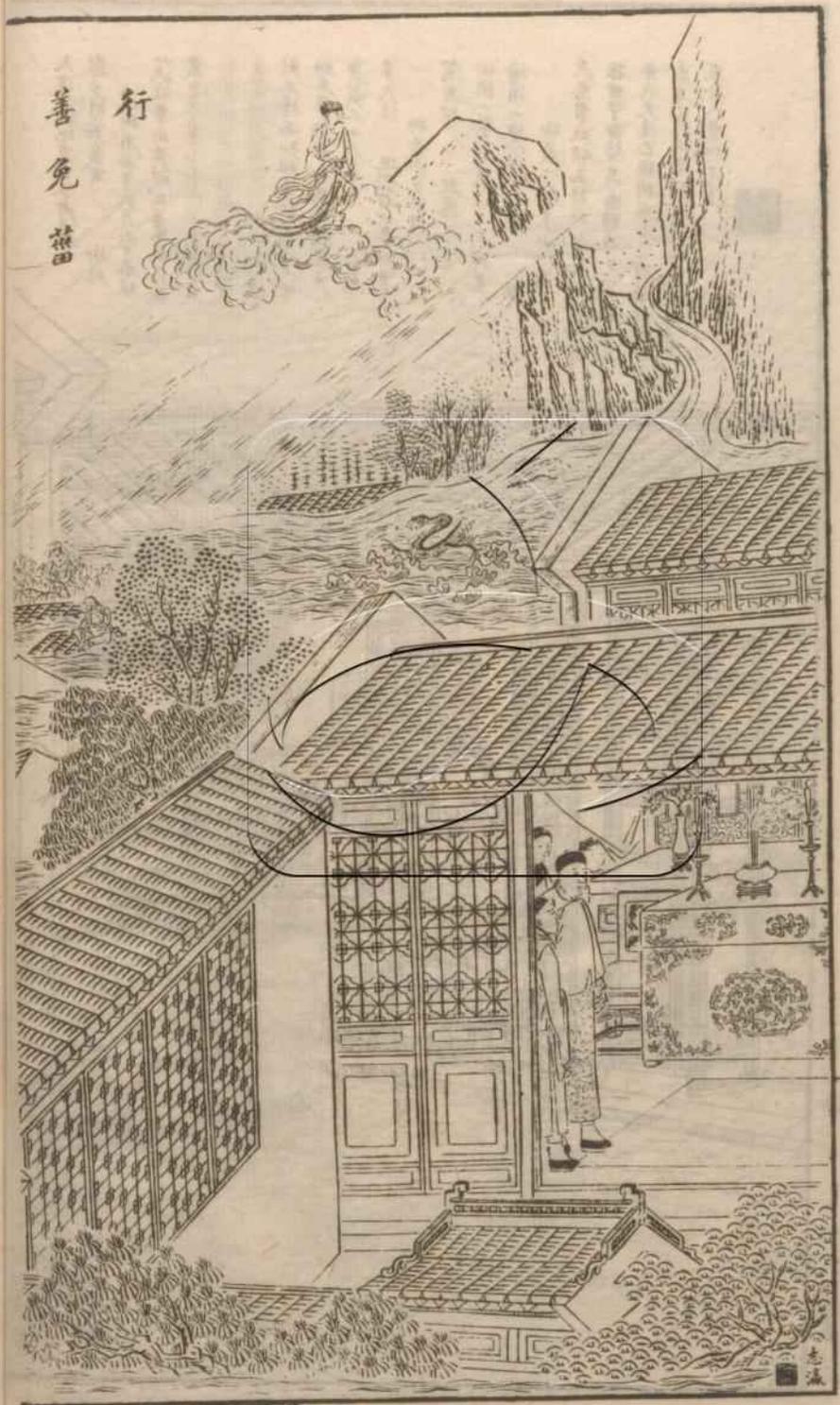
年代久遠已歸何處有之辨所存者能

肩耳是誠榮陽之佚事也細想

風令人景仰不置



行
善
免
劫



謝錫新昌縣屬黃安灘災遺水災
人民結

祈禱居困已不堪言狀先是有道
人引水

翻翻向居民說大難將至去運運
避居民

以其狀類癩癩不為志有某甲者家
居宅心

行善有長者風道人徑至其家亦以前
言告之

甲以先人遺產在此未便速徙對道八月令於
某日晚

洞啟門扉鋪紅毯於堂中間外西人聲鼎沸慎勿出視
叮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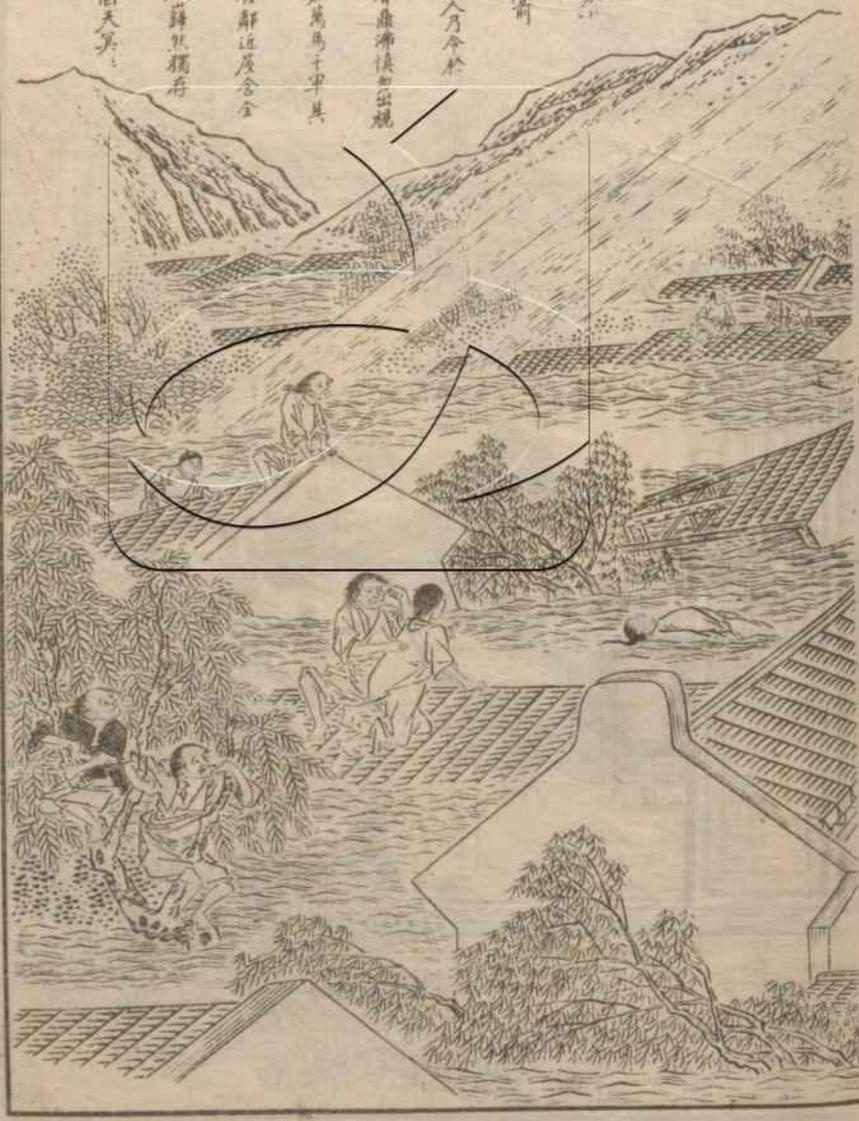
去甲依計行進夜半忽風雷高聲如萬馬千軍其
定復視

山麓前臨大溪坎水即從後山而發鄰近屋舍全
數沖倒

人言流流惟甲之住居如舊蓋先嚴神以獨存
君子觀

於此而知行道之必有福人力之可回天矣
中國自

有主軍在



生入棺中

無錫南門外觀音
堂畔有學
究設教於此叩喏之聲
不絕於耳
一日先生因事外出童子
六七八相



率而至觀音堂內嬉戲
莫見壽器

二其一生願謂六生曰汝

苦吞區其

中子為蓋棺待先生

歸其將何

靈找尋眾如其言俄而先

生至見室

中圓其無人適竟無棺大驚失色

有如其事

者以入棺告先生始猶不信繼知精

真惡往揭

棺則已不可開蓋棺內生氣有限

被生入收

盡而棺外則有空氣壓之也嗣有教以先殯

一孔棺始

得厥而六生者皆體冷如冰矣當時聞事聞於

六生之父

母爭來責讓先生計窮而逃旋知禍由某生所

致辱王其

家將該生毆斃此事業經涉訟未知問官如何

訊斷日報

言之鑿鑿想非子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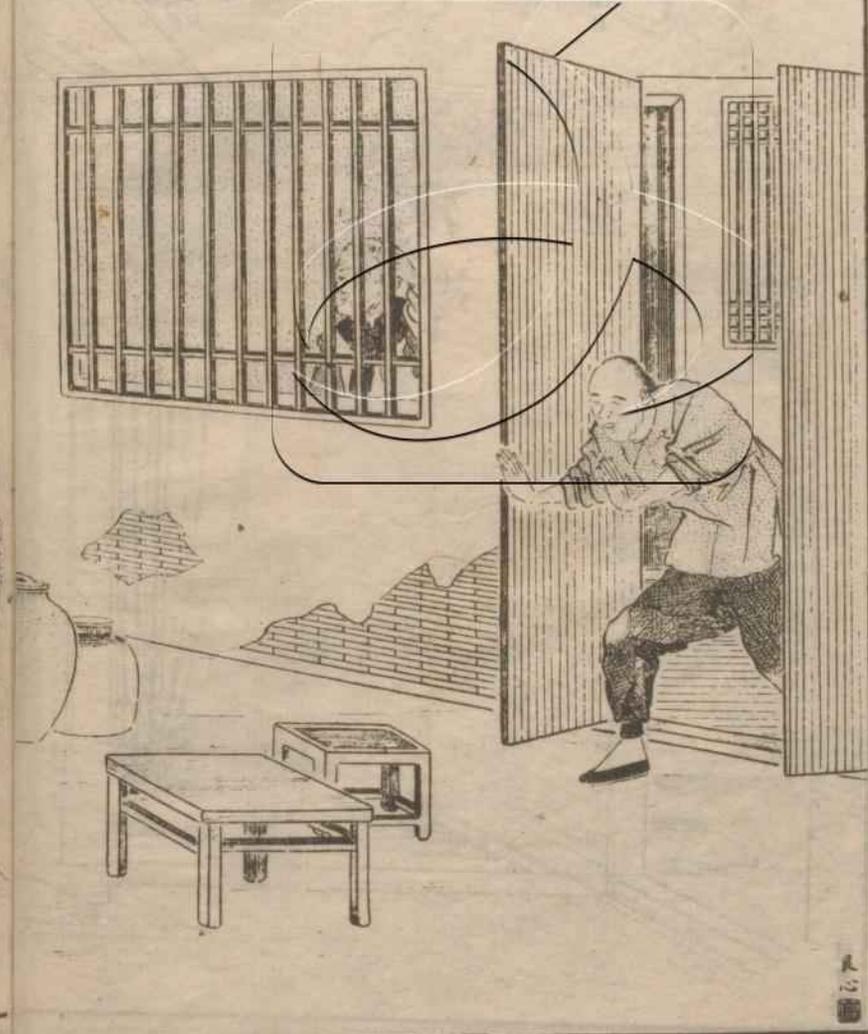
惡

姑

賣

女奴

某甲廈門人家有一母一妻經配營
 生 頗相安也前年中因目疾失明妻甚賢
 洲 以誠請任家計有某乙者俗稱賣貨
 郎 甲妻時向其購買女紅所用雜物乙覽其
 貌 屢以游語挑引婦止色拒之絕不向其買
 物 乙思想無法乃以香佛數尊賂其姑令
 設 計欲乘昏風一度進其夜有觀事進
 甲 赴宴者姑約已至潛身已居且詎令她
 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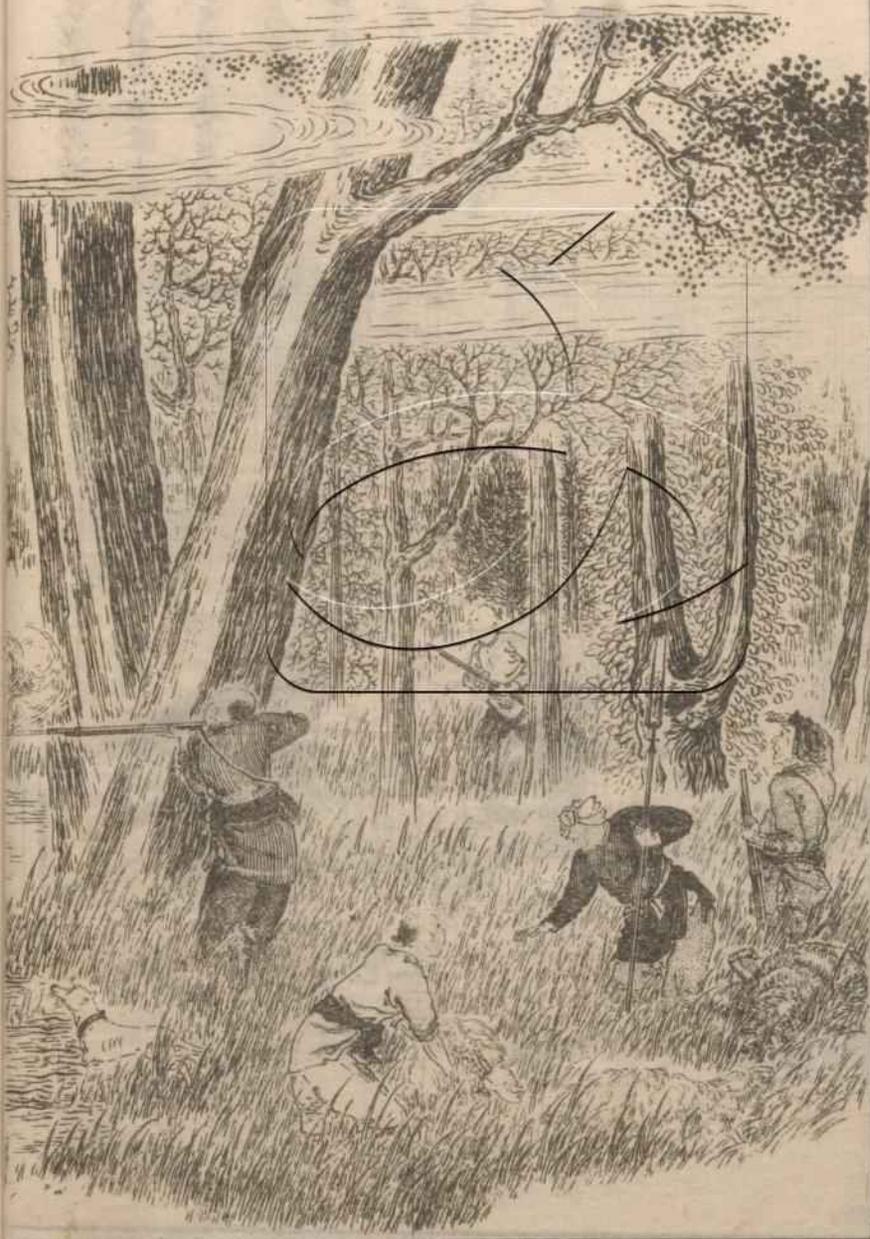
良心

息借先睡進祥夢入黑掛棚乙偽為甲醉
 後 寐未潛入尋歡婦驚醒時中摸索知非本
 夫 大呼捉賊其夫恰於是時回家當即獲住查
 見 貨據猶在姑房乃知姑與事通假即送官究
 治 是役也設非婦能細心辨別尚堪設想乎既
 乙 之苦意固在丈夫歸其所為色膽如天已屬
 罪 無可逃執而痛懲之豈不甚快至其姑之貪
 利 忘義猶豈可曲原者也



十三 未二

達 禁 獵 獸
 百獸舞而虞
 陸 麟虞作而周
 或 聖王有物之
 仁 無非天地好生
 之 德京師水宜門
 南 苑地方畜豕甚
 多 狃上狃不一其
 類 其地歸奉宸苑
 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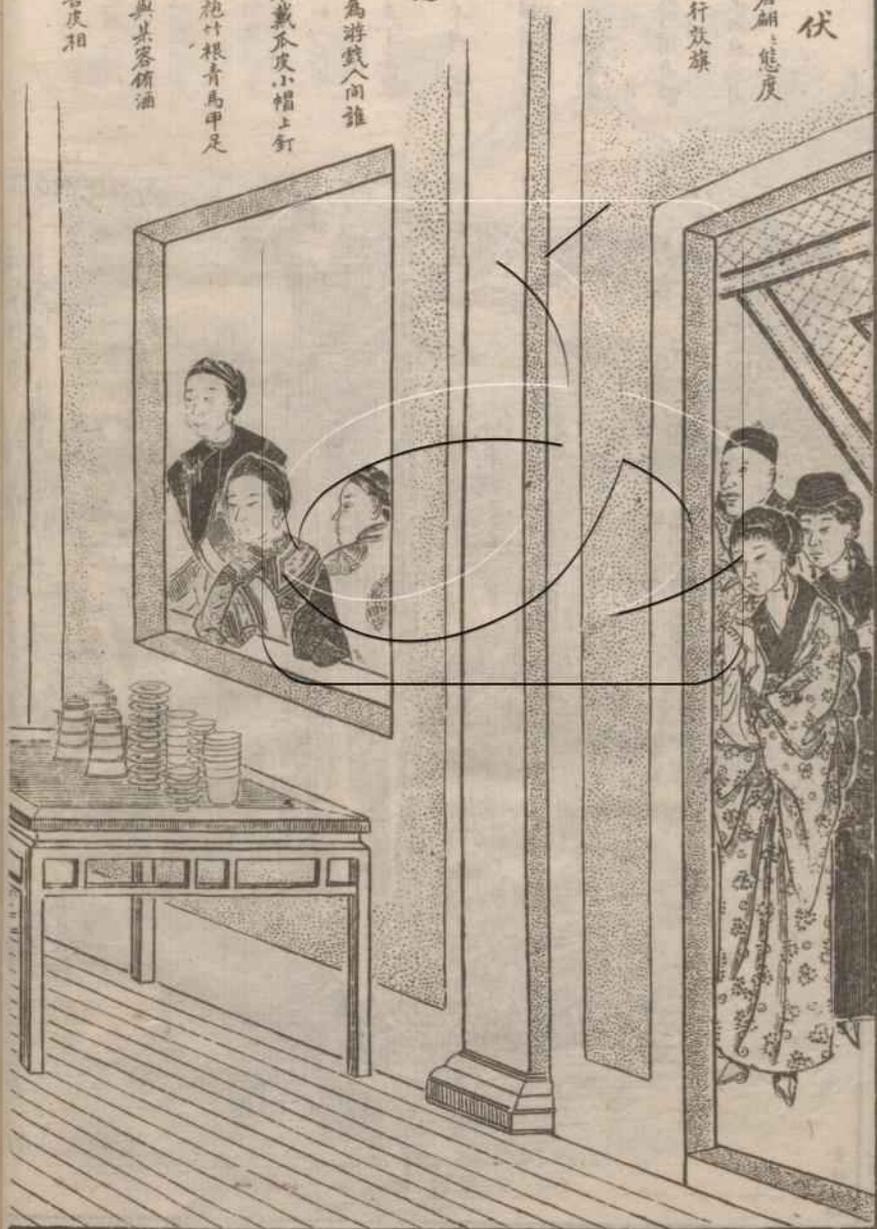


門管理稱譽甚廣不
 准 私行田獵蓋和湯網之間三
 面 萬一日有張老等欲雞鳴狗盜之
 徒 作賊狂徒狼之想幸領賞與多
 人 相為折角手持槍械私入苑中
 竊 擊野獸四隻四不像黃羊各數
 頭 當被官人瞥見立即拿獲三名
 送 交刑部治罪按村神漢義蘇美
 子 牙麟四不像圖畫疑其語屬虛
 稽 不謂今竟獲此斯真可謂奇獸
 矣 至黃羊祀靈巖之文再無答贊
 述



不甘唯伏

同安里校書王雲傑者翩翩態度
顧影自憐嘗謂今之姊妹行效旗
人裝扮者有之效西國
衣裝
東瀛結東者亦
有之
皆不脫閨秀本色
於是
奇想別開以婀娜之
丰姿
佐昂藏之氣概以為遊戲人間誰
能辨
我唯雄也一日若頭戴瓜皮小帽上釘
披霞
身穿京式元緜棉袍什根青馬甲足
穿旗
裝鎮鞋至中和園與其客傾酒
相歡
願盼生安風流自喜皮相
之士



或以為規矩之宋玉擲果之
潘安
而不知其圓釵而弁者也余聞
之而
有感為大海之為通商之總
匯縣
華之威甲於天下四方遊客
接踵
而至或四今之飛騰騎席買
笑瑣
樓朝停酒上之曉夕宿花間
之曉
誰復辨其為盜為賊為侶優
為隸
卒若狗白衣世情同世區一
何者



禁屠笑話

江浙兩省淫雨為災各屬告
振之書
香米終至地方官為民請命出示禁屠以
蘇挽回
大意謂有無知小民陽奉陰違差役偵知上
即違禁
責無故在禁屠期內雖未饕餮亦不能非於
沈身焉
民狀宜如何反躬修省
俾化珍
灰為祥和孰意有浙西
某縣事
可昇焉日者有該處鄉
民數百



八八城報荒擁至縣署邑憲然不
外堂間
導鄉民鼓譟而進久雨墻垣內通
廟房見
律半雞鴨積貯存多念謂民方竭誠求
晴官願
飽飯烹宰爭相攫取携至大堂被署中
家丁將
肉奪去所剩者無幾雞鴨鄉民等携呈
府署太
守委員查辦鄉民其乘前情委員未克
回覆令
差役將華腥投之瀆派善諭鄉民使之未
去請云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三復斯言
以見世
風之日偷矣



蘭園

監犯自戕

人當橫行無忌時尤為殘忍靡
 所不
 為幾疑天道渺茫而不知兜人固受
 一不
 報且且無一不慘天福後之殊而不漏理固
 無或
 矣也福建侯官縣獄有外者
 穿禁
 要犯陳大猷一名急於某
 夜乘
 人不備手製利刃自刺其腹持肉
 腸挖
 出入復割破臂際手軟氣絕迨禁人等聞聲
 喊救
 業已無及遂即稟詳上憲委員勘驗確該犯
 身罹
 大辟自宜明正刑章以伸王法乃不待顯戮天
 道儆
 其手以自戕孰謂天道無知哉



愚人自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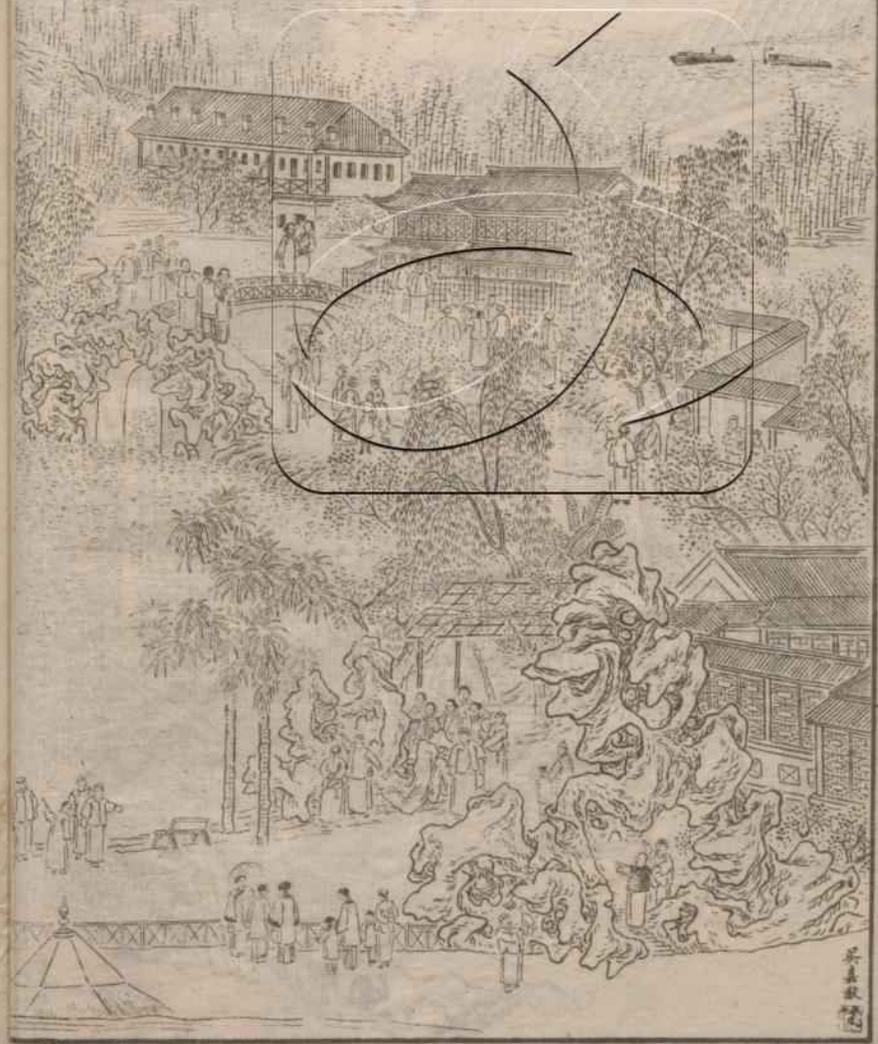
紀久遠公羊記載有一事可為
 愚夫愚婦當辨辨者及為其辭之痛也
 甲寅年七月有道士林春玉靈官
 柳錢卜事時有驗者其或一日有愚之
 某換妓至厝被阻心術之而伶人
 借得米冠某東和靈官模樣來道主夜焚
 時突從屋脊躍下靈官據上座詰
 責令其不用錢焚香持問道主伏地求
 自認官名誰錢狀乃吞視承相相
 大笑而去其日道主遂定寬余謂假冒之
 風莫甚於今日或錄其詳傳授或
 此某姓揚名其實均于虛為有而黃
 者卒不之悟使公見之不將能江
 湖日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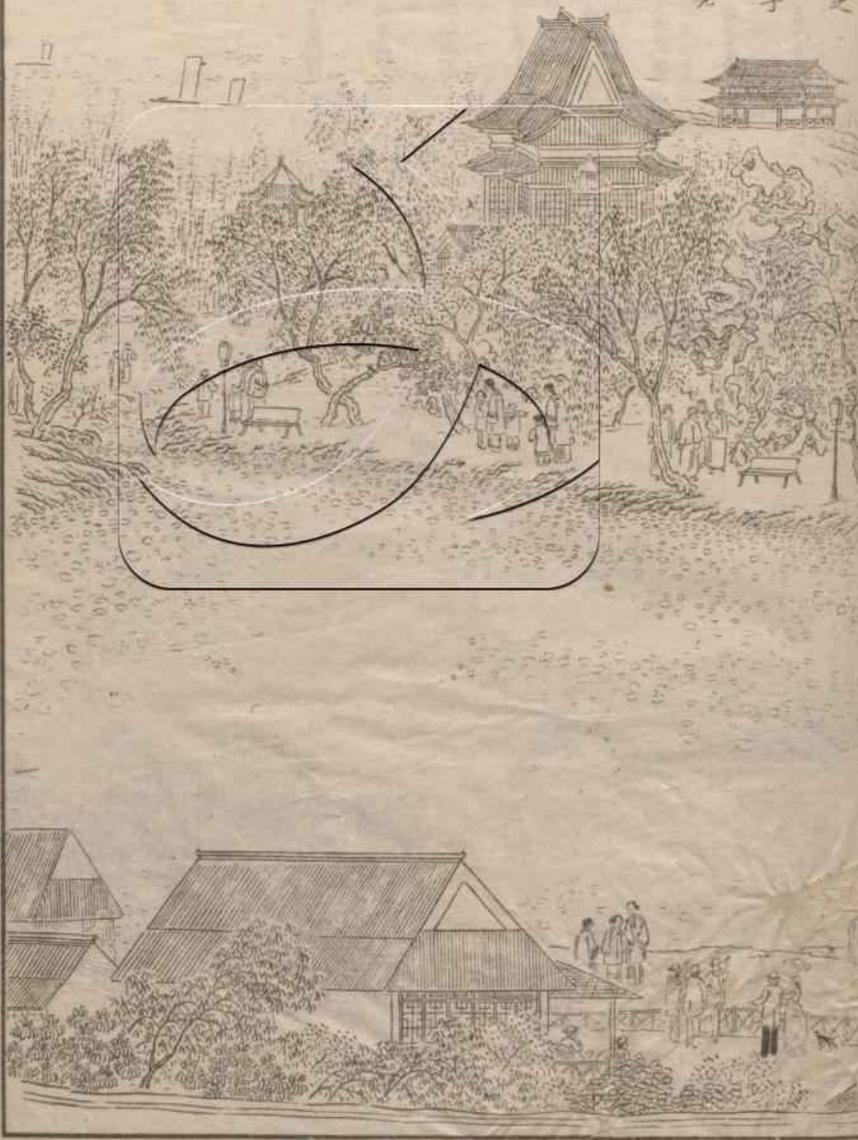
釋名

大花園記

澆上之別墅多矣而臨于浦濱者甚少
 西人之公家花園外若松園味草園皆圍於一隅而不能
 暢觀輪軸之往來波濤之浩蕩學士車若心稿感為乃度
 地於流北楊對浦之東廣敷二頃去租界有二十里之遠
 與引湖港接緣以通產器也其中高樓傑閣曲檻斜廊
 結構經營匠心獨運珍禽異卉無不羅致且
 人位真成宜清此可復獲於園中鑿地為沼折竹分岐
 池我荷天即以其土累成高阜其上更建危樓而所懸
 欄四望風景畢收迤邐修竹氣象蒼蒼森深堪留客
 輿設有細川之高欽開當約伴清遊相與拾級而
 登假一天節而尋曲徑玩獅虎之馴善觀水木之
 清華見大美輪



吳美為華華最新然臨於園之
 中者四面廳也
 龍園省古錯列於陳少道五川子
 之清與者茶座
 之潔淨也吐露吞雲香風蟬燒
 效宗少文之臥
 遊者烟家之幽運也至若劉
 伶豪飲買醉
 者一佳看既便取携香茶亦
 堪烹宰則更
 有長春之酒園也遊歷既福
 舍屋宇而至
 高原臨流一覽但見萬頃
 波光風颯磨
 殊令騷人興中流擊楫之思
 作破浪乘風之
 想詠李海濱我心曾之句又
 奚止擴人眼界
 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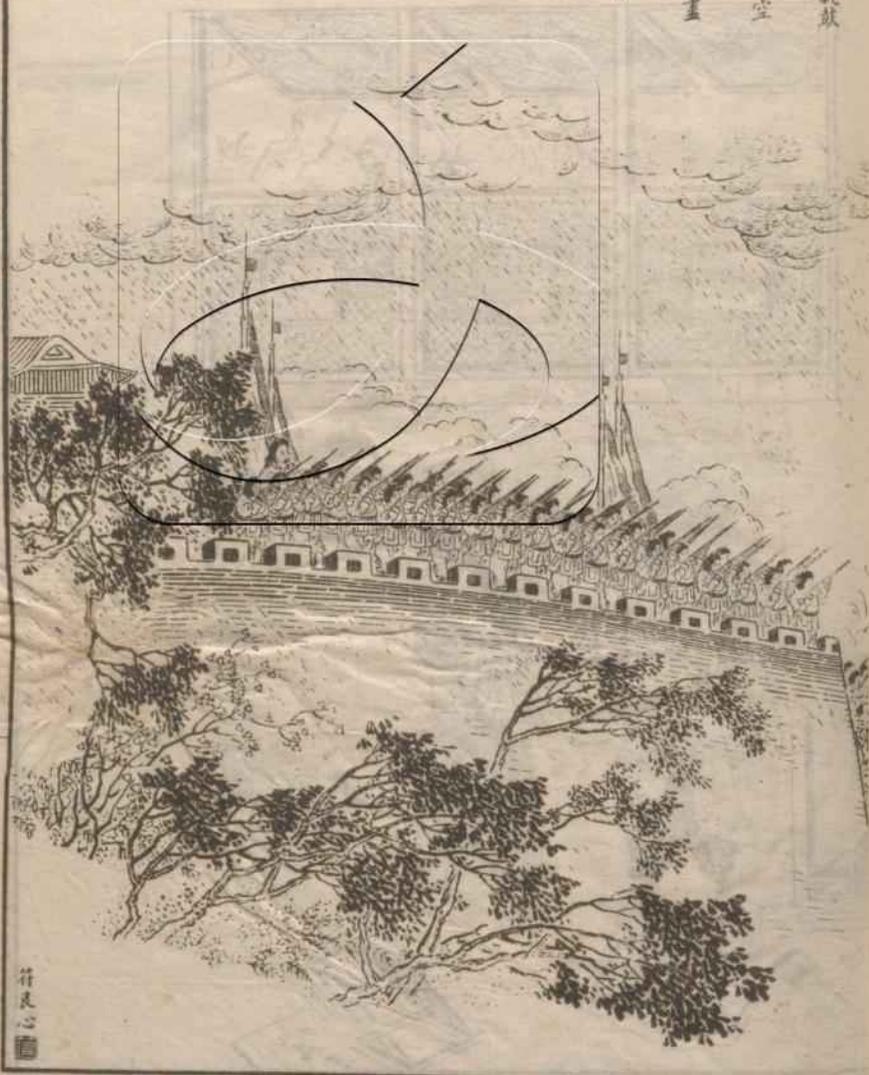


止雨新法

江浙兩省霖雨為災下隴高原盡成澤國安慶防營統領宋軍門飭令屬下兵弁於某日辰刻各持旗幟洋槍標升省垣城樓向雨而中拔旗然放於散帶蒸一時響若連珠果見宿霧四掃頓露曦光潮拉莊中亦用是法即日放晴云按秦西天大家謂雨係地中溼氣鬱而蒸騰被雲氣吸致乃散漫而為雨故持雲霧標散勢入而人向有巨大致雨之說蓋年倫數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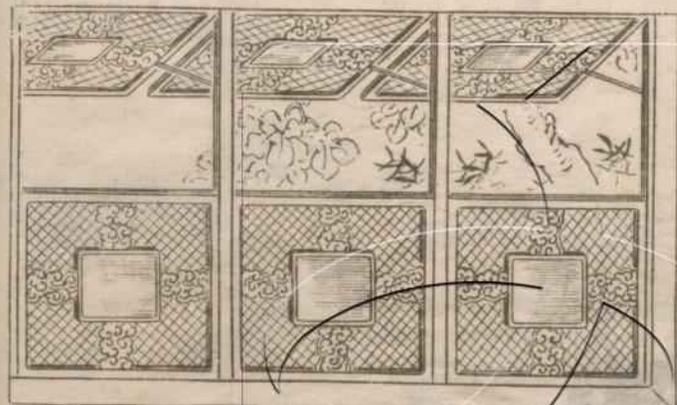


久旱之隆天忽大雨而西人合謂為空氣散漫所致然聞輪船在大洋中如遇颶風焚燬而空擊之亦能轟散竊疑此係神奇其說或不盡然惟據故老傳言道光二十九年吳大帥公檄制時亦以久雨兼雨在吳山頂上然放火燬其時祝人傳為笑談不料復果晴朗至咸豐元年湖南大雨亦有遵行此法立見奇驗者吳備錄之以為格致之一助



尋春無賴

天津侯家樓素稱烟花酒館
有某勾欄
雖繁華傳粉香未一芙蓉
然業令游
人心醉一日有三河少年裙履
聯翩而至
彼輩群戲爭出進進以為錢神
下降必能
浪擲銀頭玉軟香溫遊蝶情
致有某甲
者色中鐵也饒涎欲滴見一
妓而悅之
擬效楚襄王故事詎未許衆
姪相與嘲
諷刺不休甲老羞成怒大肆
咆哮奮其



老拳將室中什物搥毀一空復取碎板割
破好頭顱
雲時鮮血淋漓故為大言恐嚇
以見勢不
佳鞠躬請罪無令某妓款語溫存
將以春風
一度回遊者亦再三勸解事遂寂息按
梨園中演
彩樓配一齣有小丑云為了下頭撞了
上頭令觀
某甲者誠可謂為了下頭撞了上頭
矣名之以
無賴誰曰不宜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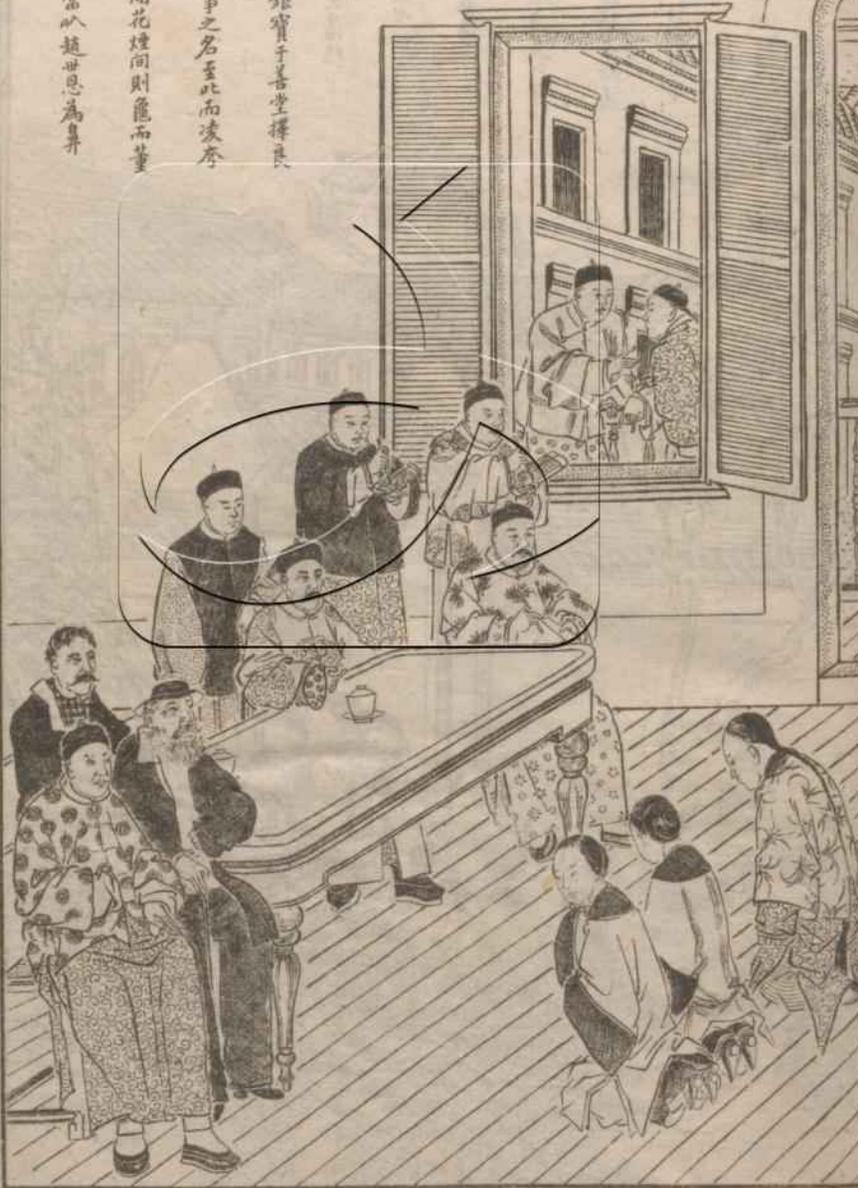
煙花董事事

董事者董其事也必
擇公正紳衿
身家較實者為之遇有
公事為地方
至重其位
極尊自人心
日疎若紳
素來勤事
謀親善堂
董事之缺為
生財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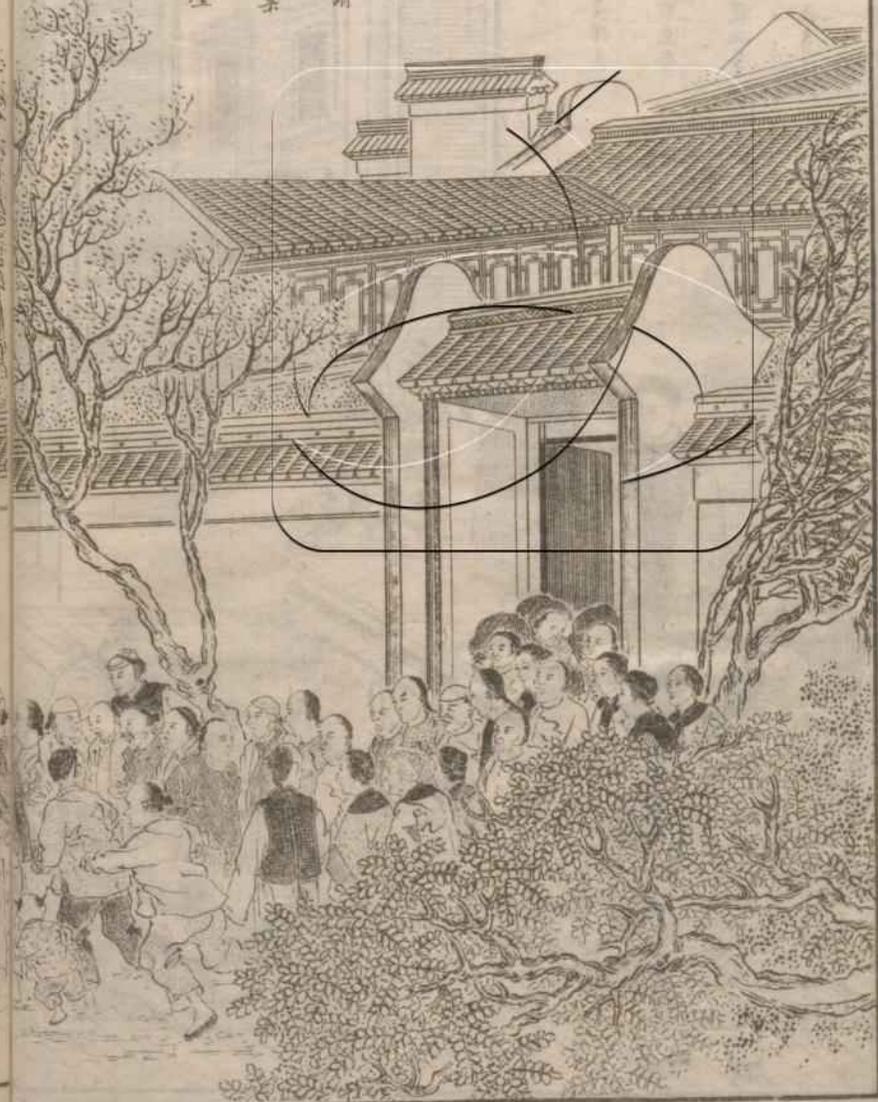
張志遠

枉不顧名譽
任意侵漁有
識者每心為備之近
日有趙世恩者
自稱花煙同董事在外
招搖欺凌鄉愚
為法界議員葛同轉訪
同飭差拘趙世恩
所開花煙同內之烟效李
銀寶及趙東陳
氏一併逮案訊供趙復
串出根從楊輔
臣認銀寶為妻希圖冒
領幸同轉奏鏡
高懸洞燭鬼域伎倆卒
將趙刑責數次
抑號三月期滿還籍發銀寶于善堂擇良
婚配聞者咸以
為快而吾于此益嘆董事之名至此而凌辱
已極矣夫趙既
為花煙同董事而獲自開花煙同則應而董
事而仍飽也董
事而可以刑責可以符枷當以趙世恩為鼻
祖吁



災黎獲悍

穿波一屬突遭水患人民蕩析
 離居強得之徒往擇肥而噬糾
 衆滿事近聞慈溪之鳴鶴場有
 某姓富戶被饑民多人破扉直入請
 爲發索一時蜂屯蟻集擁擠不堪某
 姓無計遣散立請禁飢戶到家彈壓
 是地原設賑官管理
 竈戶兼及民事者也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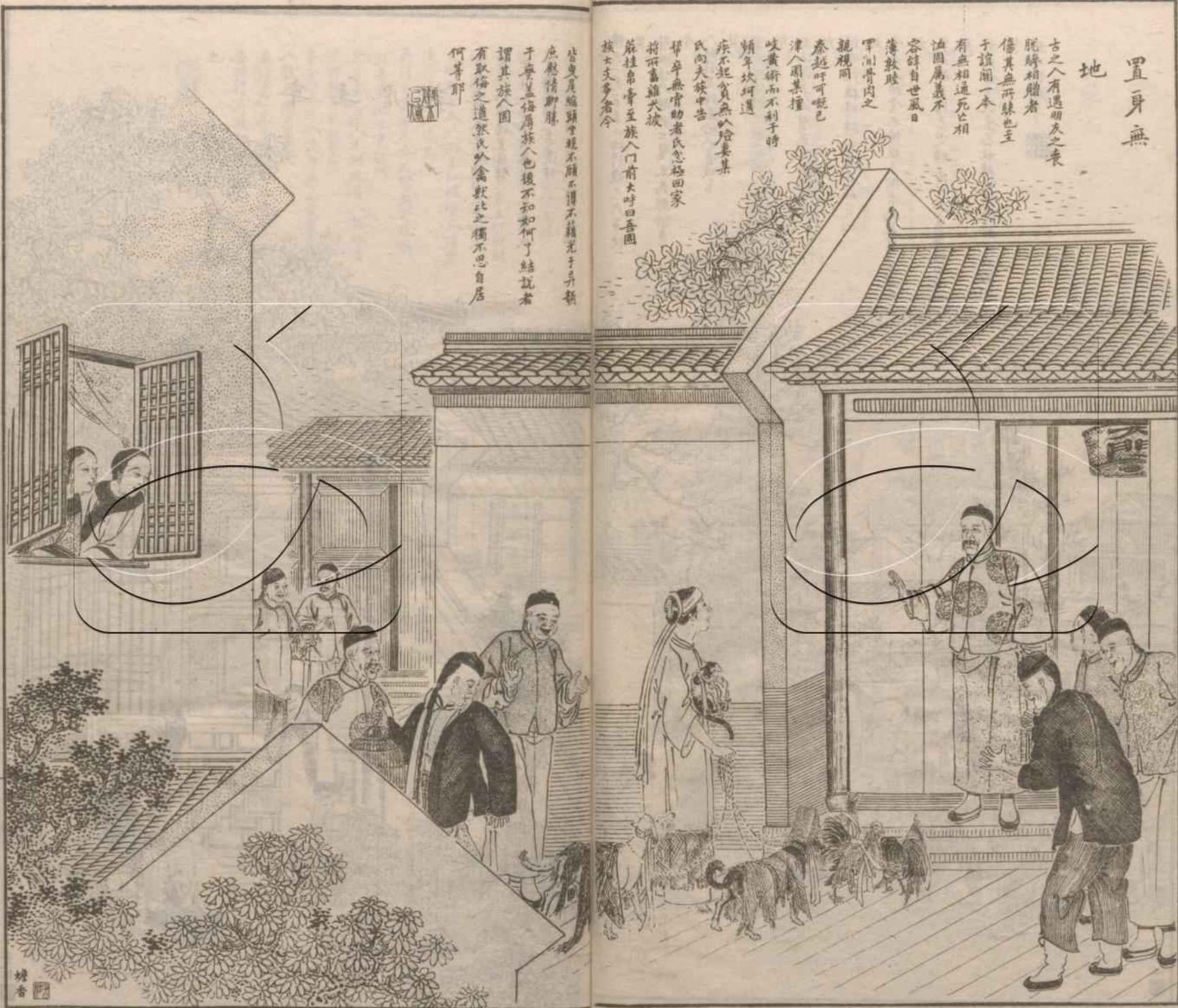
饑民一見官至口稱朽腹已入多稅
 其研而痛之醒尹大驚先為賑濟急
 令入取錢至按石給以青坎百
 翼費去三百餘千始各鳥
 散而醒尹兩臂為雷而傷
 紅腫之痕猶堪辨認昔年極荒之
 地嘗有人相食之慘從未聞有犯及官長者今
 方見哭之初民情已兇橫若此詎意風俗自可極
 其幸天佑下民業已放晴尚可桑榆之補否則
 猶堪設想乎



置身無地

古之人有遇朋友之喪
 脫臂相贈者
 傷其無所歸也至
 于臨闕一本
 有無相通死不相
 汕圖屬義不
 容辭自世風日
 薄敦睦
 罕聞骨肉之
 親視同
 秦越吁可慨已
 津人園某種
 以黃術而不利于時
 頻年坎珂道
 疾不起貧無以給妻某
 氏向夫族中告
 挈身無助者氏念極回家
 將所蓄雞犬披
 麻挂帛垂至族入門前大呼曰吾國
 族士文多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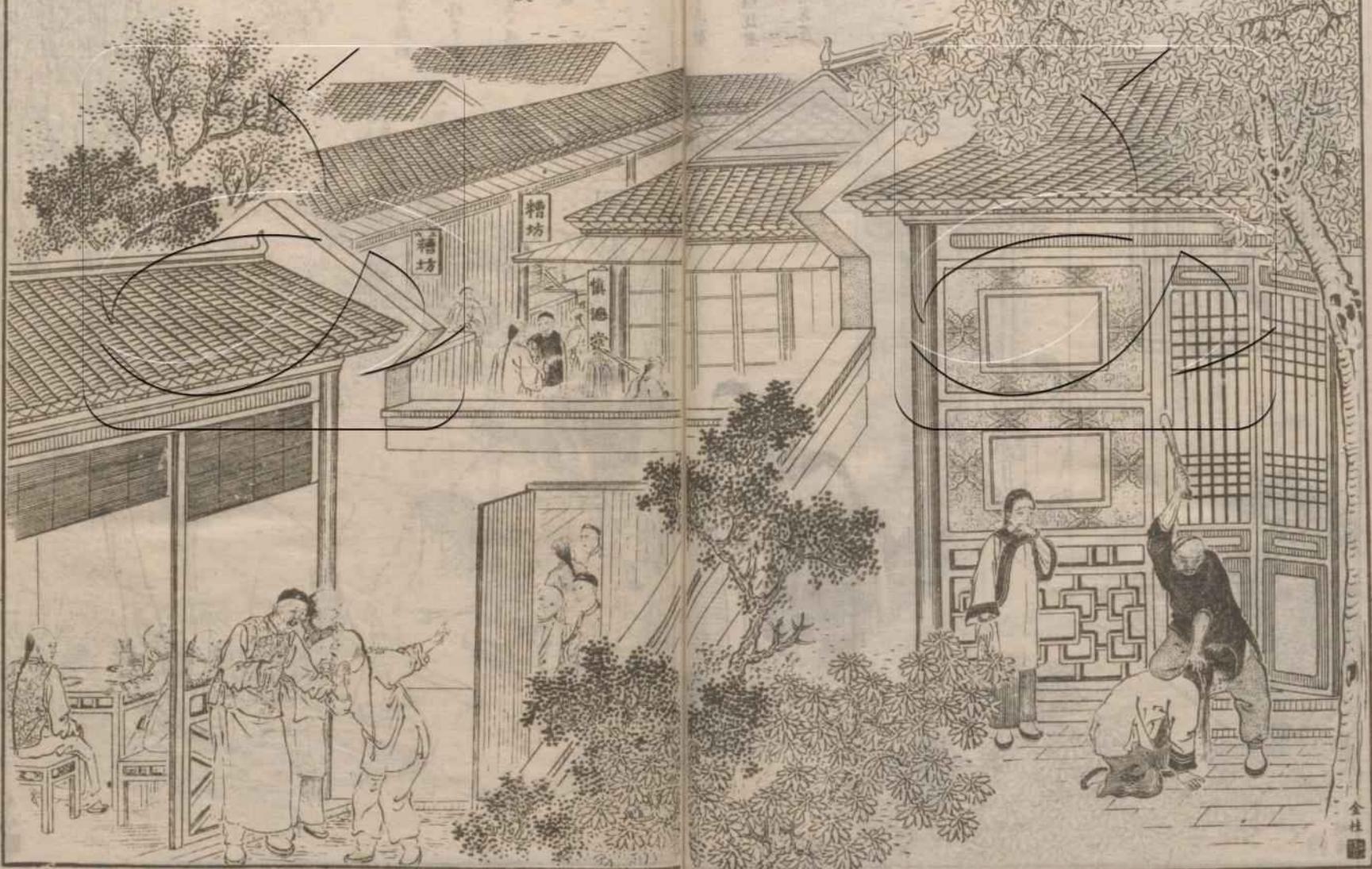
皆曳尾隨頭乎視不顧不藉光于昇朝
 庶幾情聊慰
 于卑且侮辱族人也復不知如何了結說者
 謂其族人固
 有取侮之道然以禽獸比之獨不思自居
 何等耶



弃妻虐妻

方某而製人也。在澳門太平街水
 春間設德堂店舖
 年逾知非性情暴戾娶妻某氏
 已而德福之占違作
 燕翠此世間者或以為冤則始

蓮室持家勤儉相若
 賢聲生有一子年已弱冠方謂
 春秋之例母以子貴矣
 而方待之甚虐稍拂其意立加鞭撻
 往之體無完膚甚至
 皮破血流又以樹末和醋塗其傷處
 使之痛楚不堪其子
 安計求免旁人亦不能為之緩頰
 者是豈夙世冤狀何
 妻若妾之遇人不測也昔人謂酷責
 俊婢為大煞風景之
 事今固不可以語方某而室家之好
 人孰無情乃竟兒
 是殘忍一至于此誠不若齊人之妻
 妾猶得共敦和好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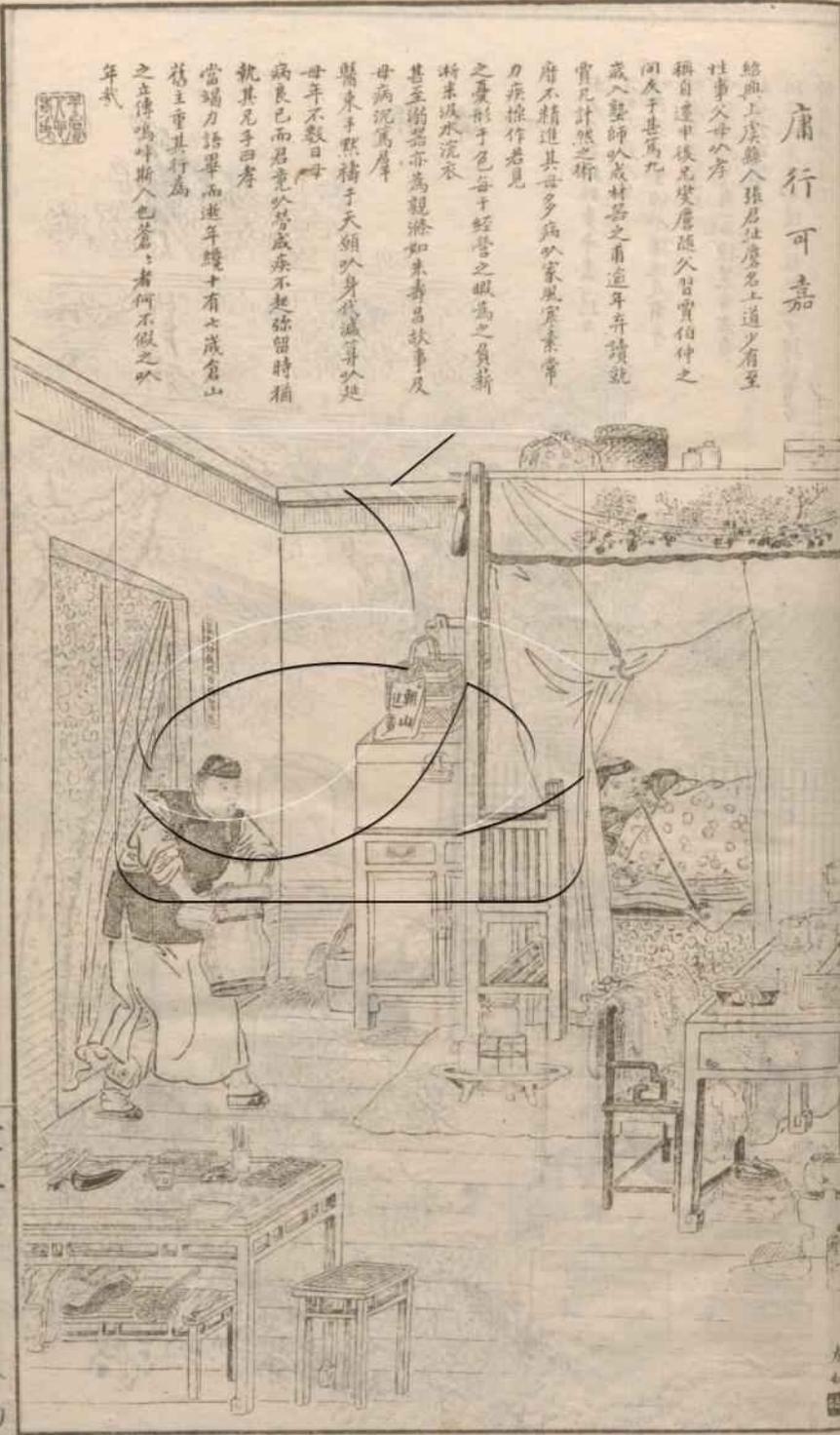
財
因念傷

本邑人某甲居西門內文廟左近莊屋三間聊
蔽風雨日以灌園為業秋收春止
生計頗佳一日有營馬四匹闖入村所植米蔬
踐傷幾傾甲不勝忿怒馬而奮擊
之翌日失馬者踪跡之見一馬已斃三馬入傷扭
甲理論甲知不敢以番佛賠償了事
噫終歲勤劬積寸累一朝念恨家破
財之經紀之入願可以小不忍而亂
大謀哉



庸行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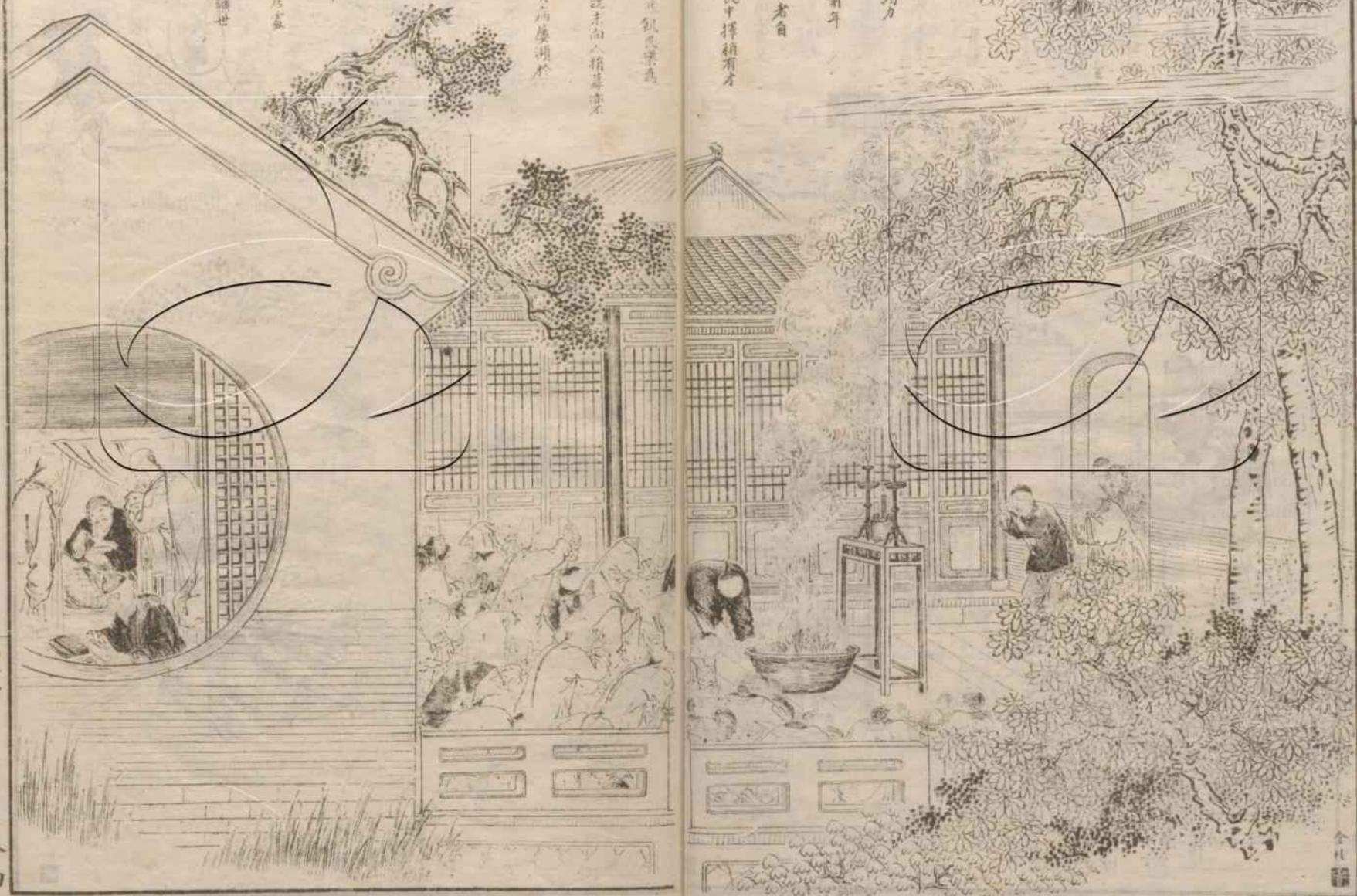
結廬上虞縣人張君仕慶名上道少有至
性事父母必孝
稱自達中後先受居隨父官買伯仲之
間及于甚焉凡
歲入塾師以成材器之甫逾年并讀就
實凡計然之術
府不精進其母多病以家規定素常
力疾操作若見
之憂形于色每于經營之暇為之負薪
泔菜汲水洗衣
甚至溺器亦為親滌如米毒昌故事及
母病沉篤屏屏
醫束手默禱于天願以身代減身以延
母年不數日母
病良已而君竟於病底疾不起留時猶
執其兄手曰孝
當竭力誌畢而逝年纔十有七歲倉山
舊主重其行為
之立傳嗚呼斯人也若者何不做之以
年哉



一 譚 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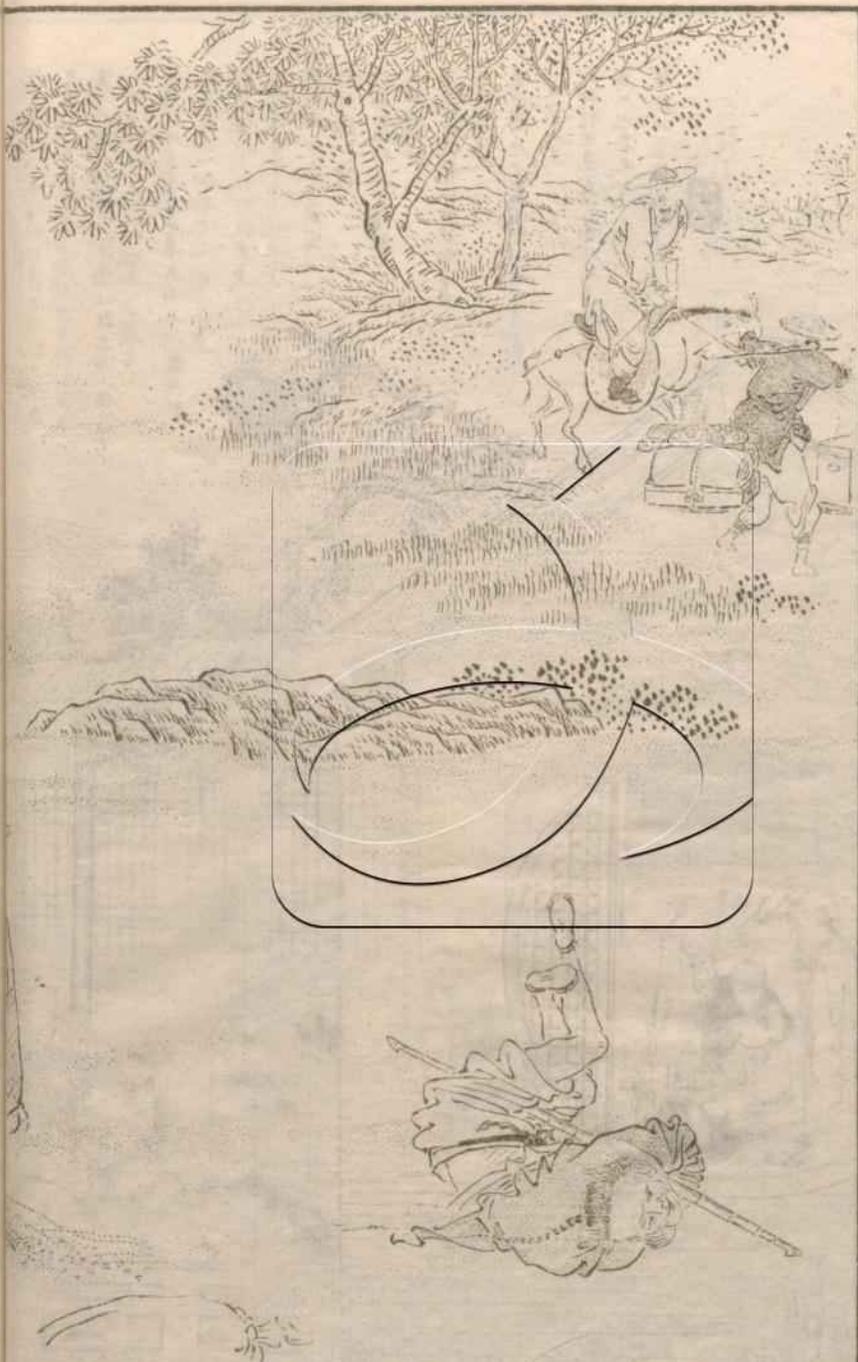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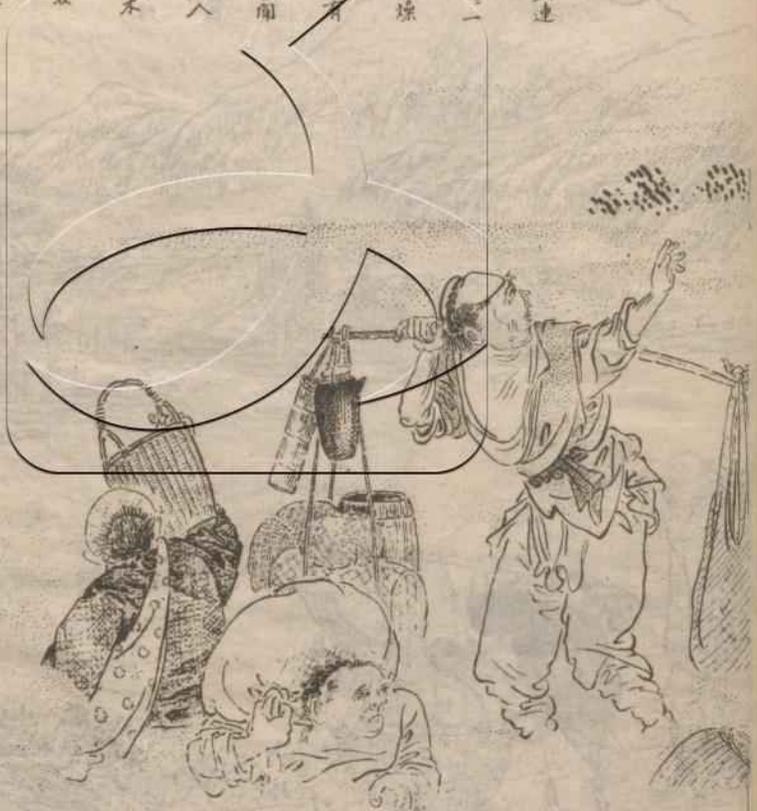
施君子英辨賑多年盡心竭力
不鮮分序八皆
明為某家生佛今據述及前年
梓者早災等狀
嗟賢之際思有一口操笠音者自
稱某名氏獨來
辨賑隨身且與僕從就飢民中擇稍有才
幹者用之每十

八五(頭)日如軍營例於某井... 飢民... 之用約計是... 五六
萬人... 散... 糧... 官... 一身... 備... 注... 既... 未... 而... 入... 稍... 甚... 亦... 不
知... 何... 言... 道... 來... 但... 見...
其... 好... 親... 乃... 事... 且... 處... 無... 道... 而... 夫... 而... 屢... 湖... 於
危... 賑... 賑... 三... 研
向... 終... 不... 肯... 言... 各... 路... 飢... 民... 爭
未... 報... 待... 賑... 至
數... 萬... 人... 設... 香... 案... 於... 堂
庭... 竭... 誠... 跪... 禱
積... 額... 出... 血... 所... 入... 水... 命... 飢
民... 稱... 此... 曰... 安
老... 翁... 及... 病... 愈... 休... 致... 脫... 事... 畢
將... 去... 履... 德... 之
先生... 潛... 居... 左... 蘇... 城... 欲... 一... 知... 其... 居... 處
一... 日... 忽... 不... 見
如... 神... 龍... 之... 見... 首... 不... 見... 尾... 斯... 真... 神... 世
異... 人... 也... 為... 之
孰... 觀... 可... 深... 慕... 焉



二 評 賑

亮君又云古稱蜀道之難不過天梯石栈相鉤連
耳河南則不然其
地多無沙漠一望無垠行路者時常傾陷狂一
蹶不揚卿人或負
糧食重物欲往街市求售俛視地面若已乾燥
可行甫經涉足即
使陷下愈陷愈深一至背間即不能移動當有
肩挑背負之人
竟成活埋無能解救旁人雖見之無如何也聞
之該處父老云
初陷之時即將身體臥倒猶能滾以出之而婦人
不肯捨所攜之
物多有以身殉之者殊為可歎辨賑者幸未
遇此殆天亦默
佑之歟世人日行康莊之上莫不知焉道雖叢
而外尚復有何
顛足之憂今觀此境其果地陷東南之明證
耶小民何不幸
而生于茲土



賑 譚 三

此亦施君所通也河南既多沙地車馬往來殊不便而與之攘之奔走於風塵之中者常日也
 斗 坐入以繩繫住拖曳對昇而行街頭巷尾絡繹不絕如騎竹馬如送茶丹悅
 德 考若兒童嬉戲景象而呈豪習
 憤自然毫不為怪僕亦屢坐之
 矣不但此也且又曾經坐過迎娶新
 婦之花輿矣蓋一日僕欲往某處稽查
 戶不能徒步而往入無從雇轎適有小家
 喜

事備有花轎入遂以此相接此實生平未
 有之遭亦今古以來宇宙間稀聞之事也
 以上云皆施君自擊身親之事其閱歷
 之艱危心力之勤勞亦可謂饑溺
 為 遠方之古賢何多讓焉而君款人
 款 激卒能歷久不逾至今各省賑務
 仍 賴維持大局樂善不倦其食
 報 詎有涯哉



烈婦相護

咸豐年間慈溪有金烈婦者年艾而孀姑某氏性同鴛鴦偏令與人通姦婦不可逼受酷刑若每苦楚不可言狀鄰右人羣抱不平揚得至縣請官檢驗旋以傷重斃命其姑遂蒙杖禁固園亦即庚死地方紳士重婦之節烈為之請旌於朝糾資建墳於慈湖之左形如岳郭王墳勒碑以紀其事行人過此咸肅然起敬焉近日有某家製人王姓以弟已作古婦尚青年潛寓於人園得重利婦不可遂以肩與強劫送去道經



烈婦之墓王婦哭泣默禱俄而狂風大作雲時向失婦所在婦之大兄仆地自言為烈婦而責將發地獄其妻叩頭如搗蒜病迄未愈邑東某紳於是夕夢一莊容女子語之曰我全烈婦也憐王婦清節故以風攝至公家可速援手及紳寤使人覓得之安為安置守志以終云夫人之正直清明自有鬼神呵護幽明相感之理本無或爽王婦之獲佑其冰霜之操亦可知故樂得而闡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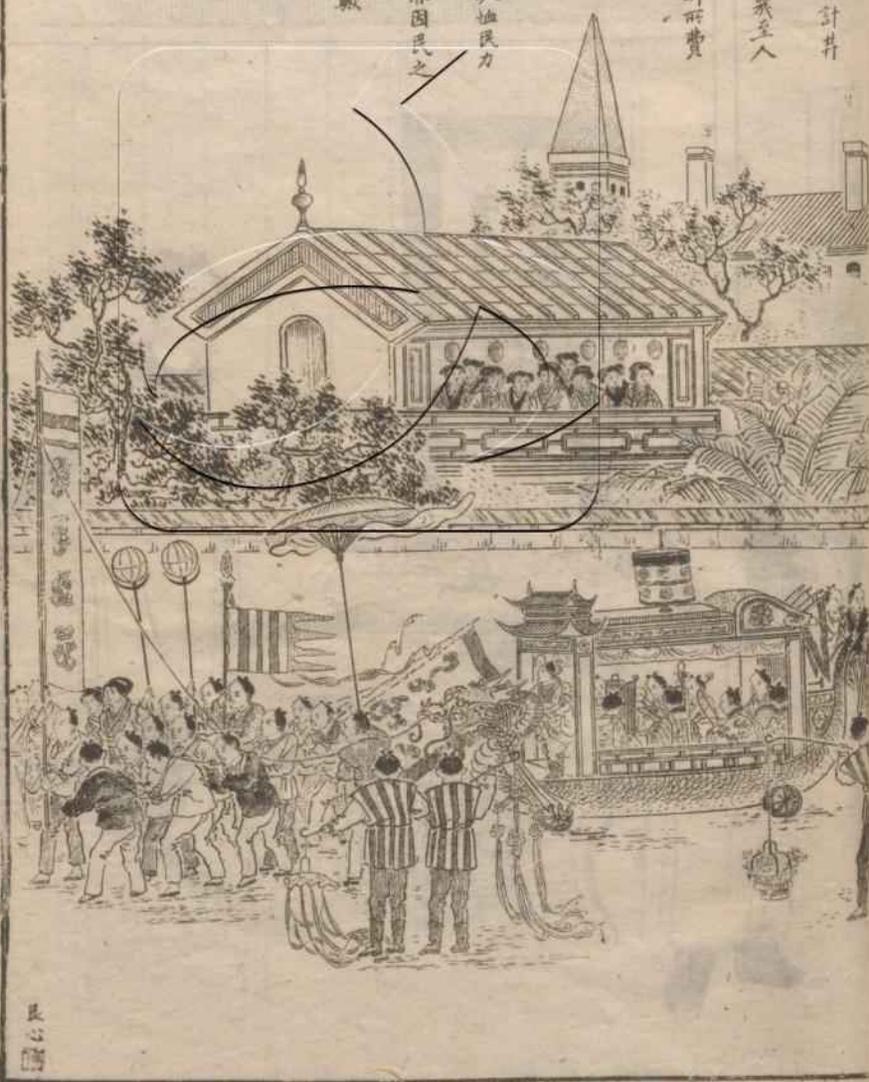


東瀛社會

日本商人於中曆九月間迎長崎諏訪社
神出遊
旋至大波戶場廠中止宿會中並無神像
及樂駕
執事惟得室與三乘是實計七十二街每
街製成
彩傘一柄龍船一艘裝滿窮極華麗船中
奏樂均
選俊童外有多人牽之以行陸地更有
華船一
艘船上兒童皆扮華八裝束
頭戴頂
帽各奏中華音樂中坐一船
主品頂
燈一鳥靴燈一補服挂珠作指揮之狀後
隨各種



戲劇金童玉女聲色俱佳前後計并
淋瀝三
日方始迎神返社一時興高采烈幾至入
山人海
各國士商靡不往觀據日人云每町所費
多至千
金至少亦五六百金合之二十四町
其費已
及二萬之譜亦可謂鉅矣
蒙謂此
實無益之費苟不如飢寒之去以恤民力
無而各
國風俗各行其是臨其土者夫亦因民之
所好而
莫之或禁藉以點綴昇平景象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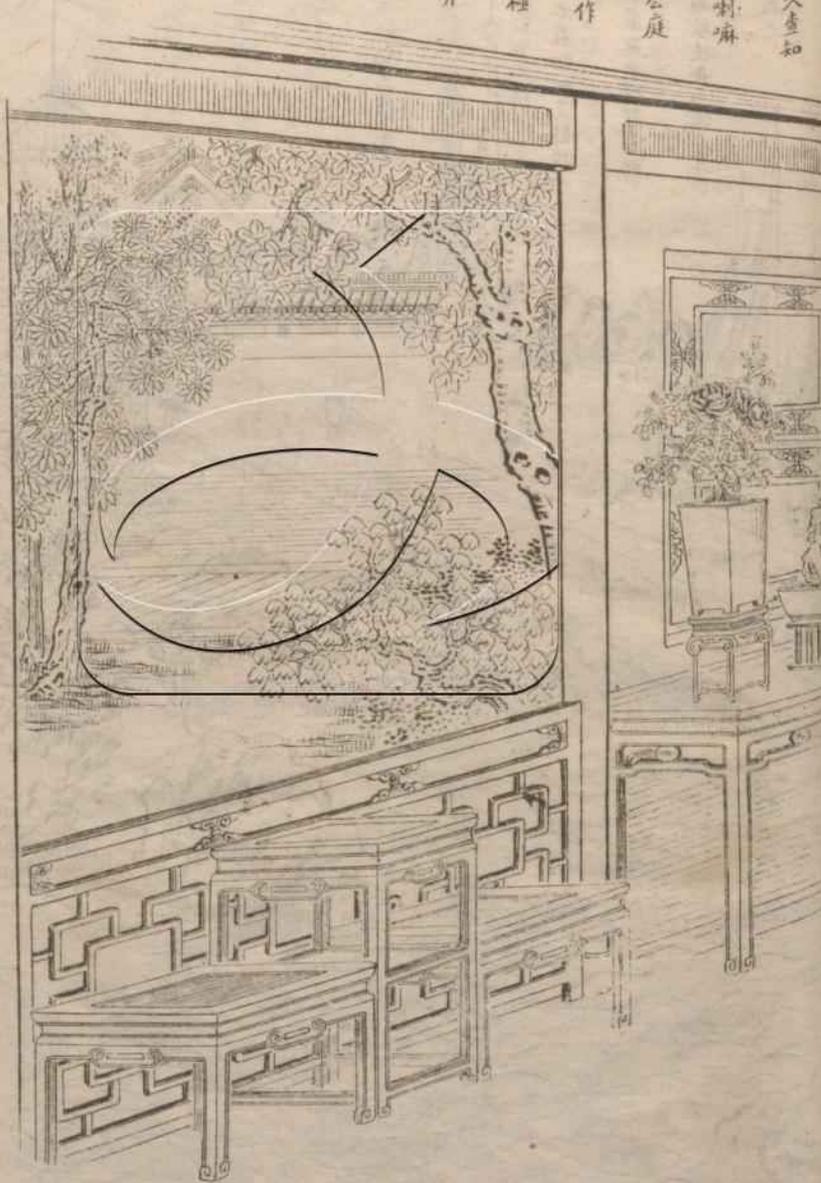


西僧犯戒

京師德勝門內鸚哥胡同
有尤某者家有
一女及瓜年能解珮丰神人
皆驚羨不置每
於夕陽西下徙倚門前嬌
然一笑媚態欲
絕有護國寺喇嘛僧某見
而垂涎多方引
誘哄至廟中另闢小院以
當金屋之貯閉
置半月女頗能參歡喜祥
而僧亦現身說
法廟甚宏敞故住持僧等
俱未之覺從此
借淨域為陽臺嗚呼盟
心永不抽紅塵
之脚矣詎知好會無常一
日該僧忽與女
口角反唇相稽女乃高聲
呼救僧恐肇事



端放之歸家其父查知
即赴官廳控
告立即飭提該喇嘛
僧到案訊問
照律究辦未知公庭
對簿時一光
頭一丫髻兩人作
何情狀或謂
護國寺為京師極
大禪林今乃
有此穢跡豈活佛
偶動凡心乎
抑女本散花仙子
偶與維摩
游戲乎則非余
之所知日
報載之甚確
想非謠言
也



放礮擊蛟

月今季夏之月

命道

師

伐蛟周

禮壹極氏掌除水蟲驅以瓦鼓投以

焚石幹

以柱棒貫以象齒無非欲殺其神

使不為

害也至春秋時兩蛟扶舟而滯臺于

羽櫓能

殺壁於河持劍斬之

其神勇

實為僅見是以古者敢不

為害後

世廢伐蛟之典天無斬蛟之

八于是

蛟之患天近來各屬蛟水時

有兩聞

一片汪洋民有其魚之嘆一日浙甯之鎮海關

外人聲

見有黑雲一方低鋪海面數里中似有一蛟自

首及爪

德約可數成謂天久淫雨皆蛟所致適為招

寶山上

礮臺兵官見之飭令開礮轟擊降

之聲振

動山岳大槓礮同為軍若利子行

兵令既

鳴槍以止雨人復放礮以驅蛟軍火之用

果若是

其大乎天降之災使蛟水為患天啟

人假此

物以此患未始非災黎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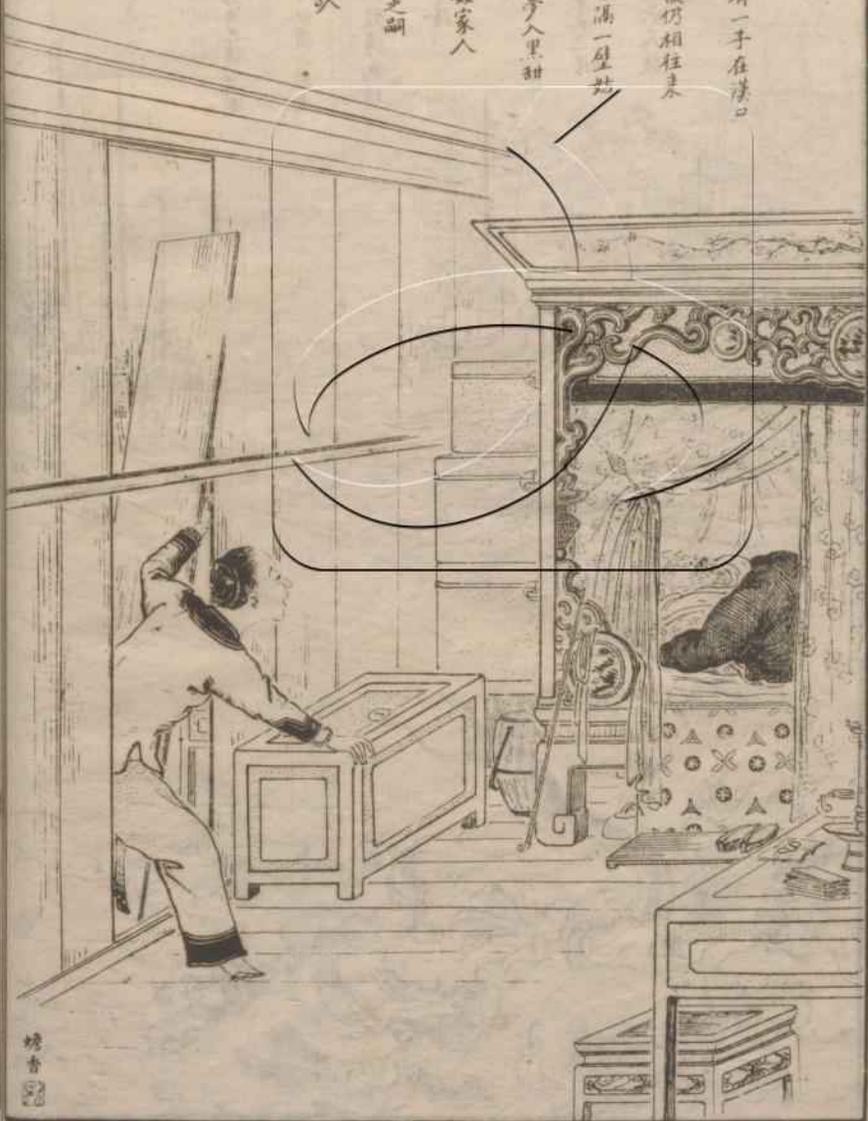
新臺冤案

施某象山諸生也年將周甲有一子在漢口
 貿易姓吳氏在家性淫蕩在
 家時與表兄周某有染歸後仍相往來
 一日為翁所見遂下逐客之
 令媳衛之而翁之此房與媳僅隔一壁於
 天早逃媳乃伺翁出外履木
 工改裝活板壁于某夜乘翁夢入里甜
 鄉時挖開活板潛登其牀
 抱住老翁大聲呼救指為圖姦家人
 聞聲驚起勸令釋手媳
 曰必須筆據方可翁不得已允之嗣
 周又至並無忌憚人皆
 知媳之反坐也翁無計遣它處以
 避之函知其子催令逃
 歸夫逃不降賊施詩人之刺衛室
 非無可云而然也今
 竟遇空誣陷遂遂其淫欲之
 心媳之肉其可食
 手持不知為子者歸將何以
 慰椿庭之心吁

花間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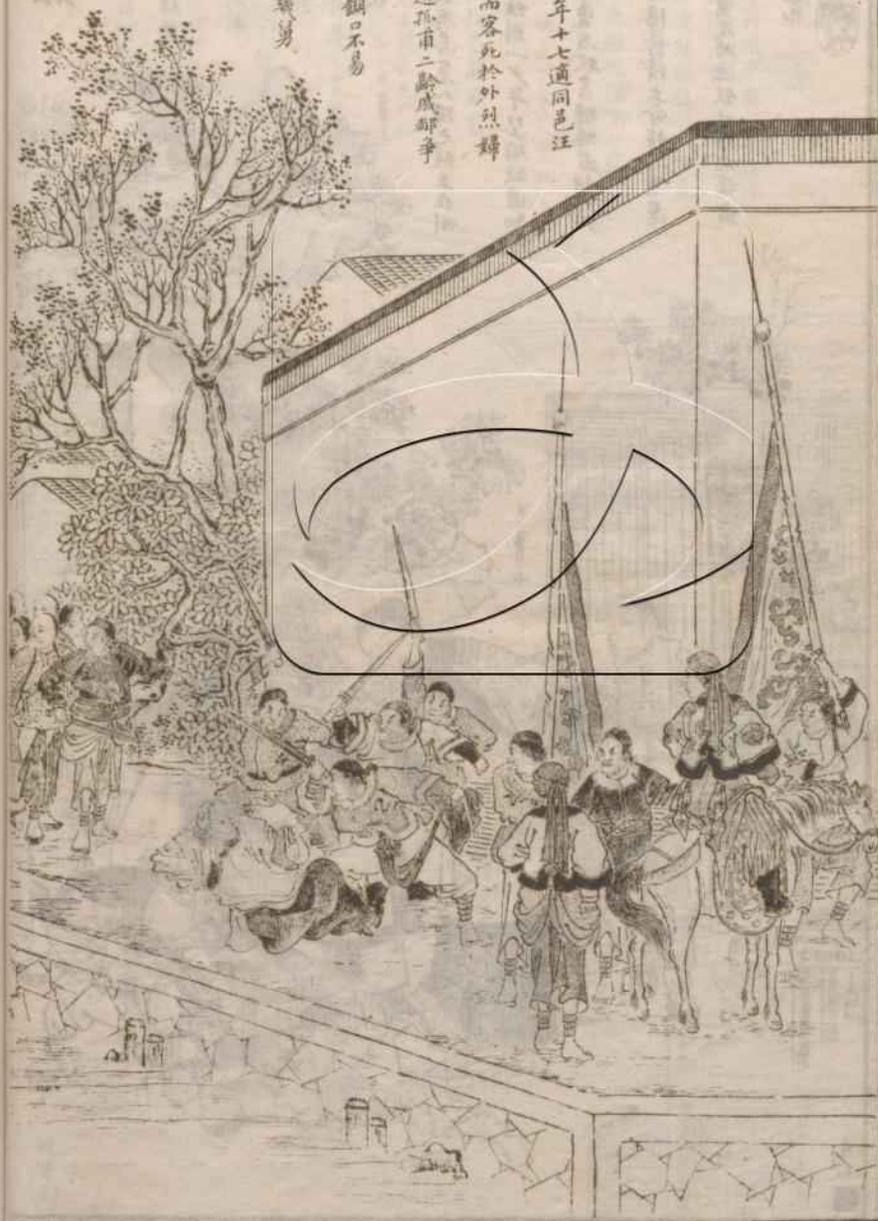
篋

蕪湖某校書年姿綽約
 名噪一時
 與馬粉紅與沈湘杜杞門巷
 一日有某
 客持往饋酒僅留籠
 奴守戶被
 妙手空空兒窺入迨夜
 半校書歸
 未見雙入扉半掩心知有異急入燭之賊正在前
 篋傾箱肆
 行搜括羅奴上前捉住則一少年琴韻欲通細
 審之係某
 京貨店小主人昔年曾與校書纏綿者嗣以父
 故家業凌
 替派入進額校書進憶舊情立命釋之德蓮
 舟撒歡之
 地揮金如土誰復思量及此迨欲吐區之傷者
 寄語風流
 容其六以此為龜鑑也



汪烈婦傳

烈婦姓凌氏歙縣人年十七適同邑汪君先銘汪故質士服賈四方越六年而客死於外烈婦聞訃欲從死時以夫義相責始絕勉從之家徒解立錮口不易烈婦百計請往仰事翁姑無缺夫未幾舅姑相繼逝喪葬如禮復謀葬高曾以下十餘柩卒次第集事子既成立為娶婦洪氏洪亦賢孝習勞苦烈



婦得少休而年已垂老矣會寇警屬詞遣子去學子婦女孫轉徙山谷間說傳寤遠乃歸省中途遇賊至死罵不絕婦見姑舉命想為賊辱抱幼女赴水死焉凌年五十有四洪年二十有二事年復大吏聞於朝得旌表如例

論曰卑視之為禍烈矣蹂躪至十數行者有民社之責者其能嬰城固守見危授命已憂于手難其人而凌以一老節婦躬冒白刃廿之如飴洪亦義不受辱與男女相率以殉三世濟美嗚呼賢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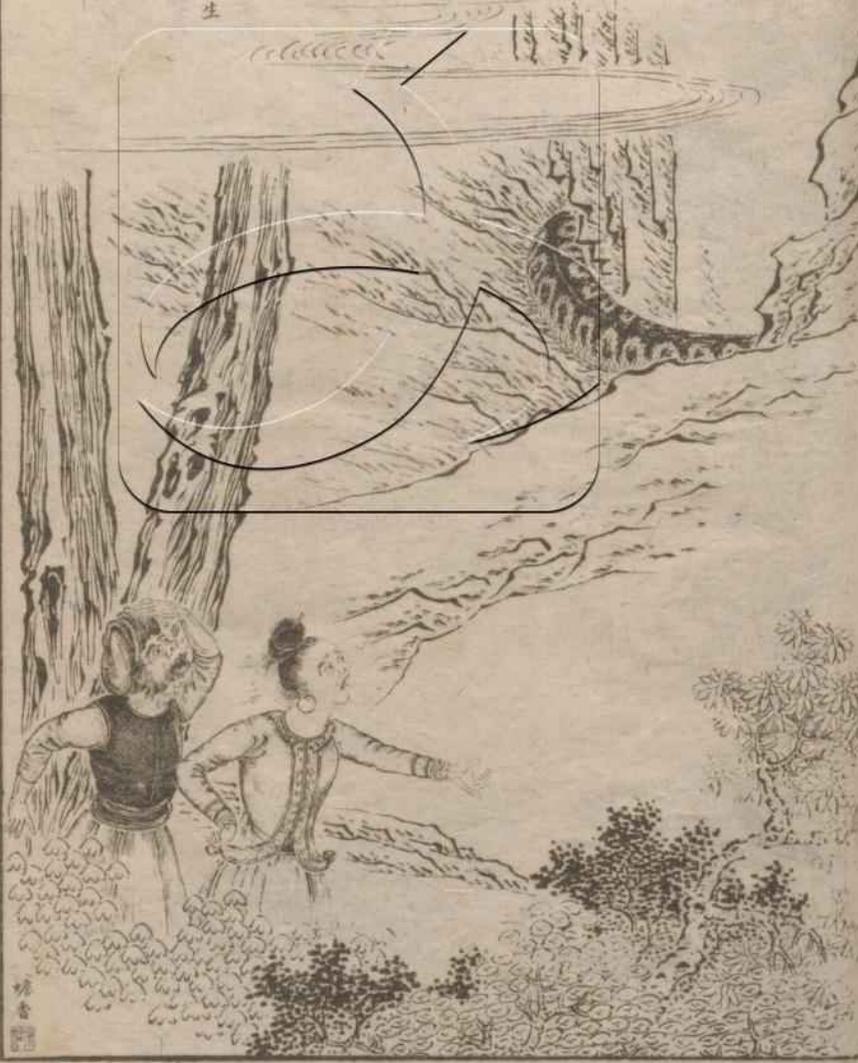


誦咒殪蟒

客有遠自南洋吉靈埠者述及該處上人
曰降頭所奉神像稱
極可怖其術能服人
且能禦獸該埠舊
有一巨蟒盤踞山
間與雲吐霧常及
人而食為患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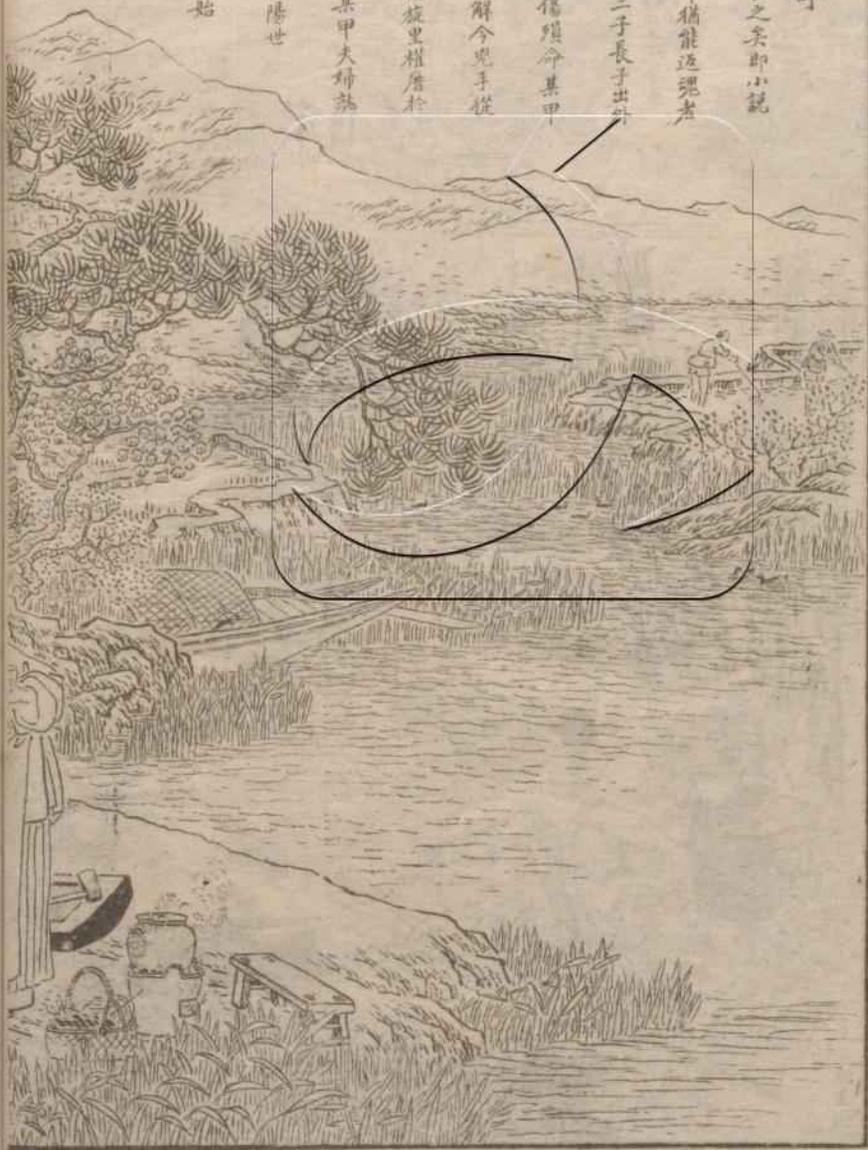


八省則遠遊之一日
有七八某甲
自持降術近走山下蟻
出欲以甲誦
咒作法蟒不能噬而口
其足不去有
見而善者甲妻去持數
寸長之降刀
一柄用紅布封其口沿途
呪法而前按
蟒斷其首其患遂絕
該國王與前
于是時者誠金贈之酬其功
焉又有增城
八某乙商于此為土婦所悅
以降法伏之
結為夫妻後術賴神合葬之
人皆聽使令
該王受命為一埠之主歲入極豐迄今生
有子女各一
而已亦此間樂不思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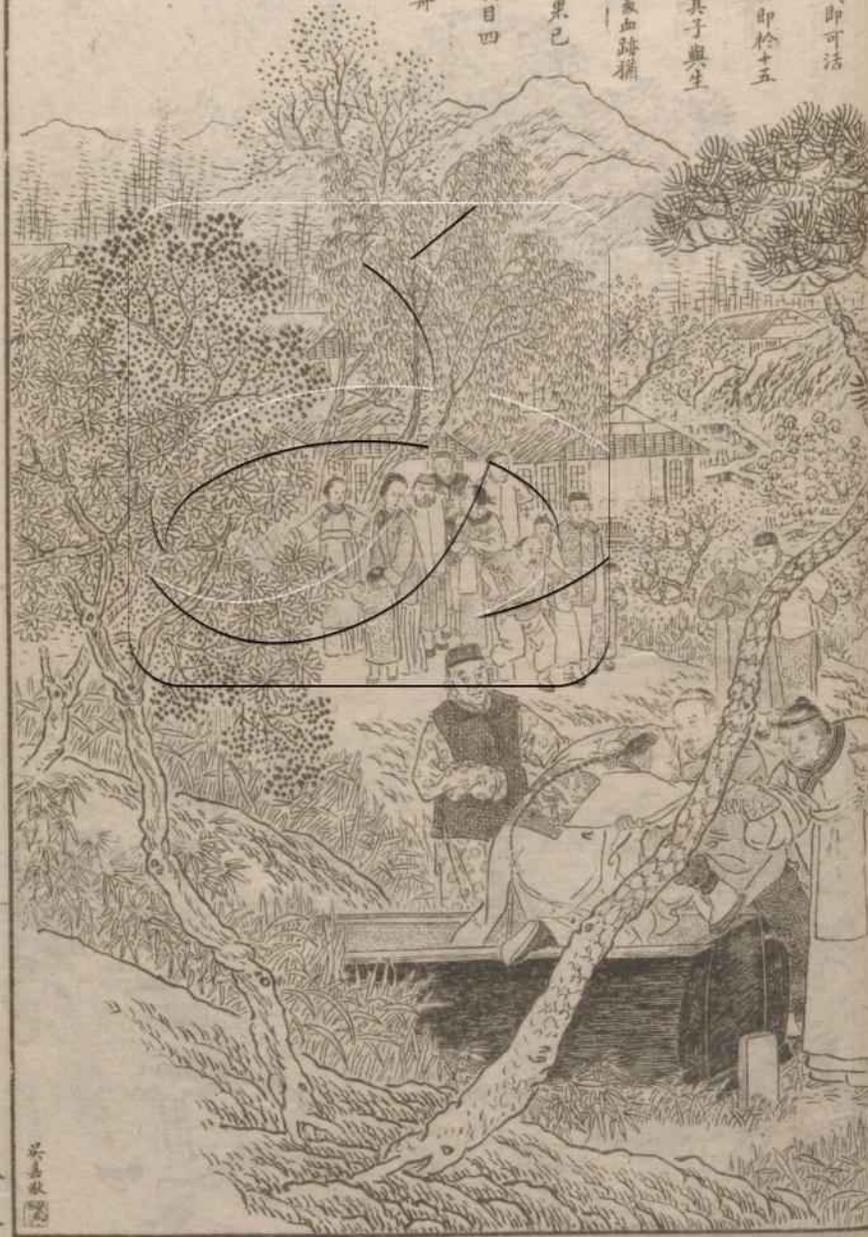


復生述奇

死者不可復生古之人痛言之矣即小說家偶載死而復生之事亦未有死已數年猶能返魂者乃昭興西門外東浦市地方農民某甲生二子長子出外住染坊生理前年因與同儕口角致被刃傷殞命某甲聞信趕往欲控官治於抵僕之罪經人勸解今兇手從豐棺殮並給洋銀若干元事始寢中運柩旋里權厝於前乃匪地方迄今將及三載前月十三夜某甲夫婦熟枕忽夢其子至曰兒命不該絕本應奪還陽世因傷歿於外溯河阻隔游魂飄泊無依今始得歸准於此月十九日午時還魂復生翌日父母將兒柩先三日暫蓋茅候至期祀取心頭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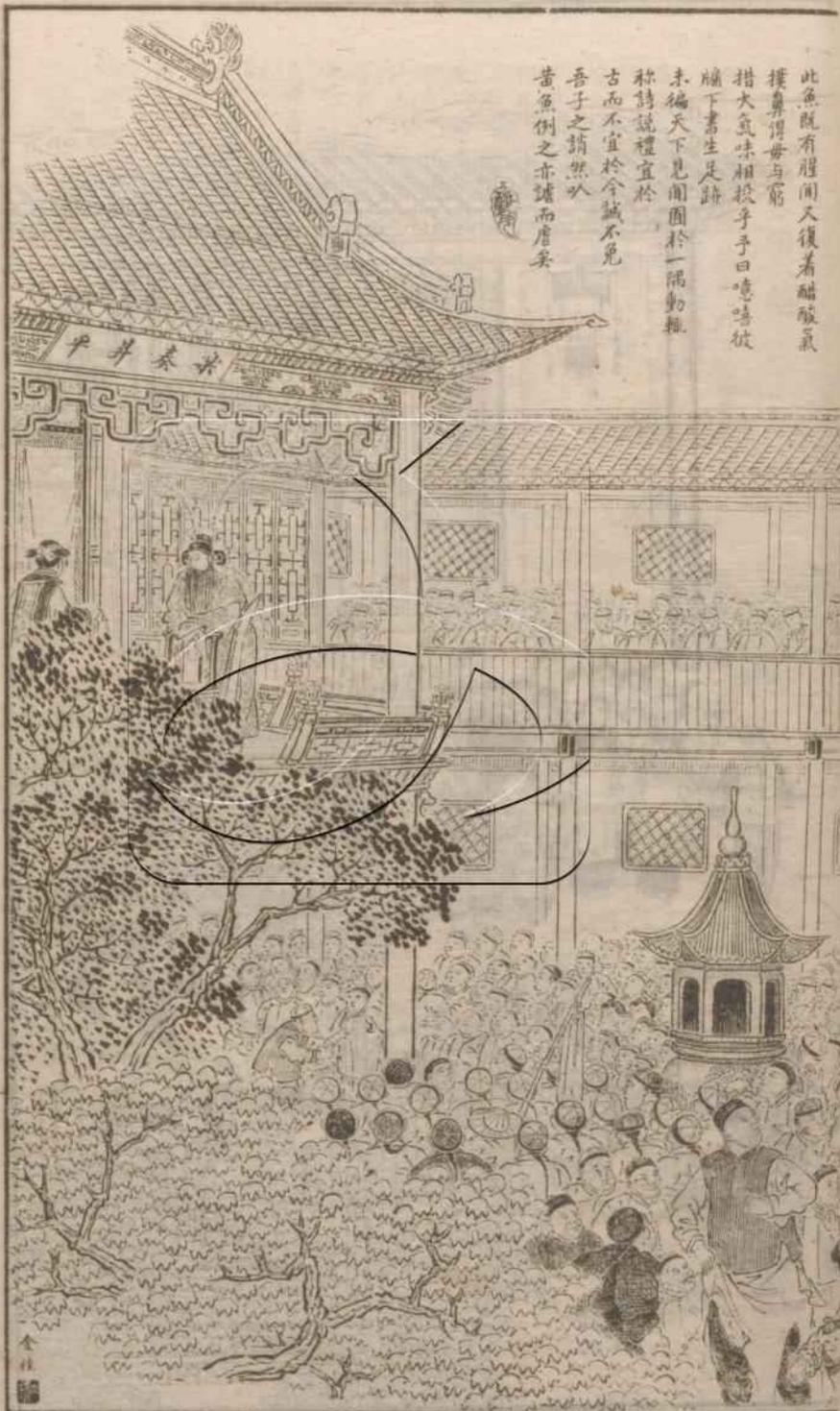
溫色八種屢喃我即可活矣夫婿亦夢皆同甲望子情切即於十五日至屠地持斧臂開棺蓋視其子與生無異惟面目作青黑色刃傷處血跡猶紅待至十九日旁午撫其心頭果已溫暖遂如法而行旋即蘇醒開目四顧悲喜交集其父扶之出棺用舟載回家中不知厥後作何景象是誠異聞快事也不可以不誌



醋拌黃魚

鎮江俗語稱土妓之
大脚者謂之黃
魚曰者城外德星宮
濱湖湖神廟人
某甲攜黃魚往觀兩情
款洽不料有
某乙者與該黃魚
有舊怨
某地老兒
大興醋
海風沈謂魚
細之設豆
宜遇則離之扭甲使
毆打成一團黃
魚不敢為左右袒幸有
某丙者與甲乙
皆夙好始得勸散家有
善談諧者謂予
口彼一魚也兩人爭之弱肉強食其
將果推之狀况

此魚既有腥聞又復着醋酸氣
撲鼻得毋與窮
措大氣味相投予予曰噫嘻彼
願下書生足跡
未徧天下見聞固於一隅物類
稱詩說禮宜於
古而不宜於今誠不免
吾子之謂然以
黃魚例之亦謂而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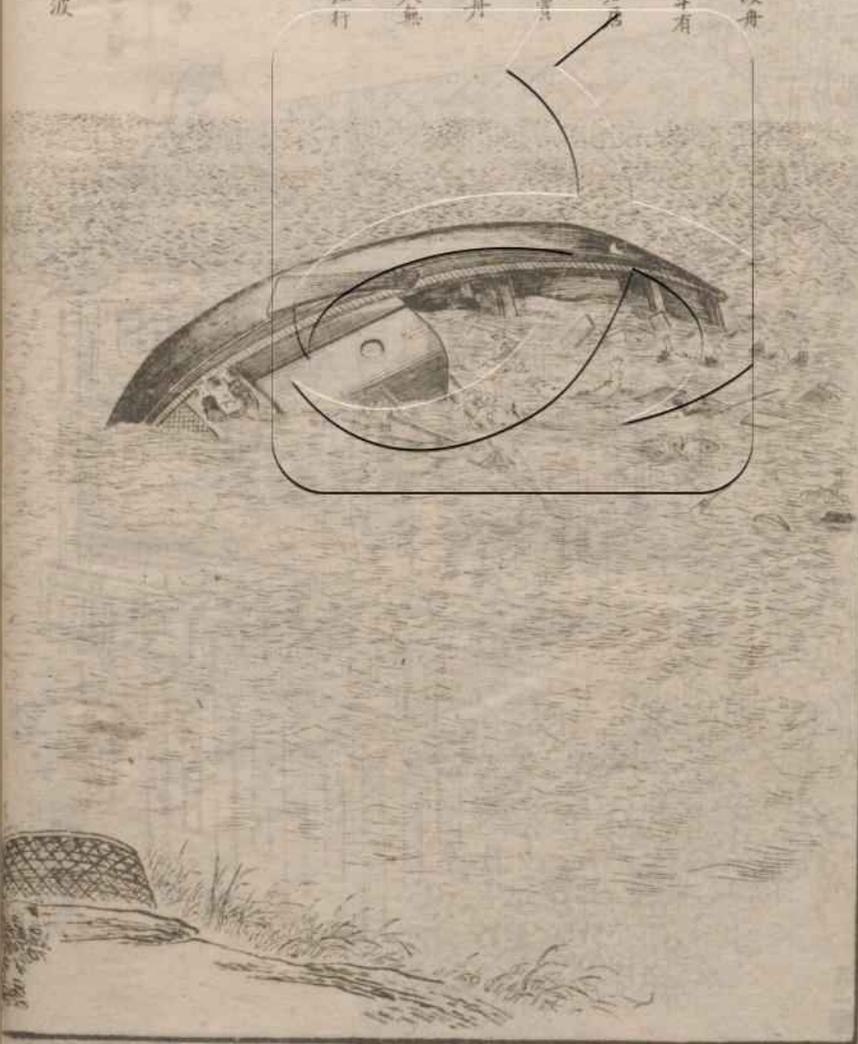
和尚胡鬧

本邑人某甲僑居某城西門外近以嫡母冥誕
特延僧道於廳事喇廊設經壇禮
懺連篇風搖雲散無殊貝洞珠宮法鼓梵
鐘如入琳堂紺宇而無聲與步履
聲自相應和觀者皆稱羨不置至夜
間則大作法事科士復使香工飛
錢以及拋舞火球炫異於奇變化不測
正在興高采烈之際忽有大星連
射燒破其僧之袈裟於是先奴之頂發出
無名之火聲如鼎沸或說世千之
能舌或同歸宗之舉拳清淨戒壇幾
等戰場而道家者汲則以正在作
法恪守教規不與計較而旁觀之人均不
直僧辱起而攻之并毀其法器
先奴輩始抱頭鼠竄而去論者謂生公
說法頑石且可點頭法顯編經
獅子自能降伏今該僧等小忿之不
忍如未不幾為老君所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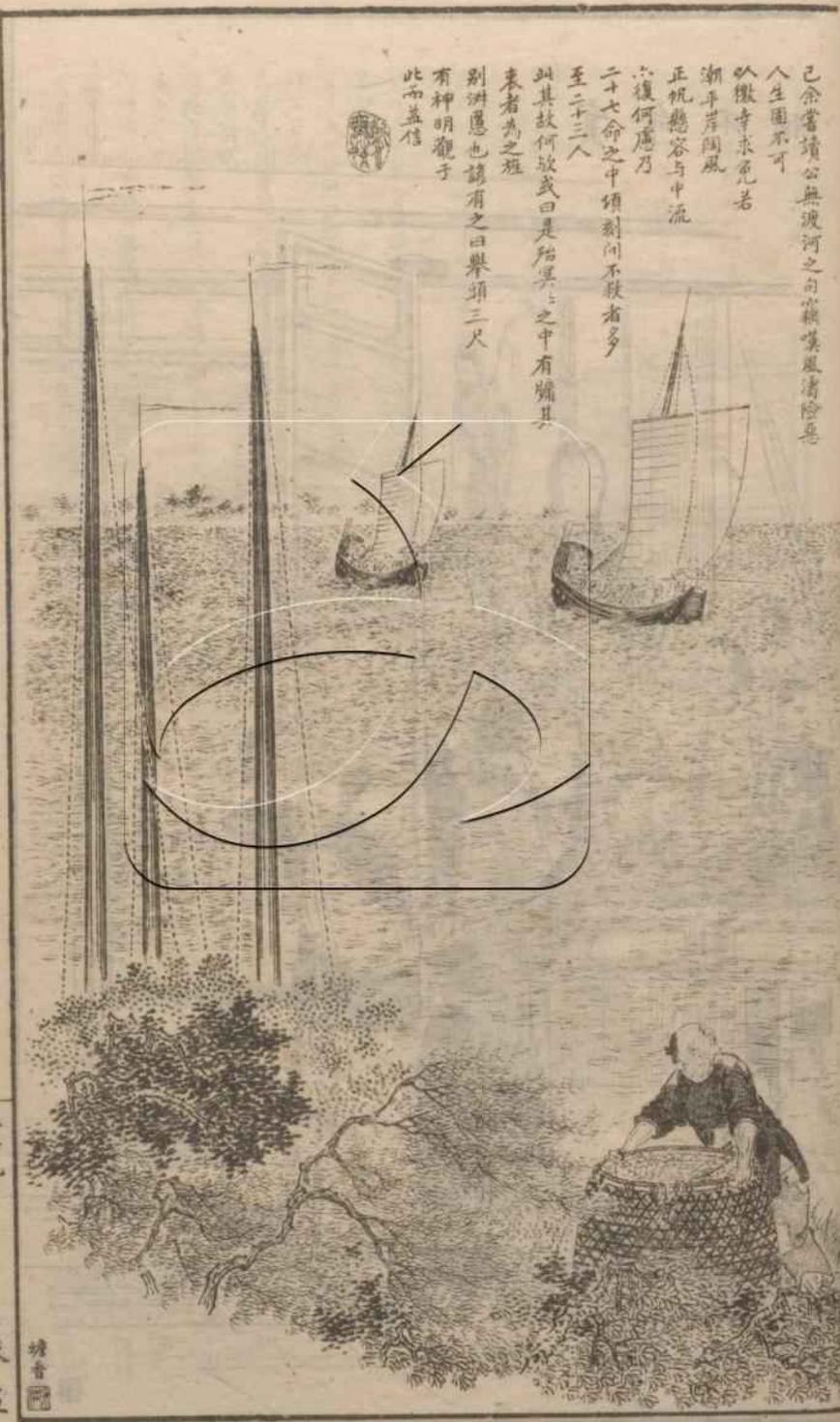


江心覆舟

秣陵之下關江流深，水勢迅急，設有渡舟多艘，以便載客。過江，八月下旬某日，風平浪靜，日方午，有考生多人欲過江。舟計同舟共二十七人，而考者其二三。解維通船頭，有雞一擔，一雄雞飛上岸去，考者之而舟已離岸數丈，貴雞人軟語，洗舟子擢岸，高工欲方便，而眾考生共咆哮，不保貴雞人無奈，祇得從水中將雞擔拖上岸去。該舟遂從此崩，江行至江心，廢地。未風一律既，且暴寒，時同舟中航棹摧折，船遂傾覆。是日天氣晴朗，無風，信陵生船側不出江，忽見江心波船失事，急挂帆駛救，則已無及。僅救起三人，一舟子二搭客，其餘則皆與波臣為伍矣。慘。



已余嘗讀公無渡河之句，竊嘆風濤險惡，人生固不可。以撒寺求免，若潮平岸固，風正帆懸，容與中流，亦復何慮。乃二十七命之中，頃刻間不救者多，至二十三人。以其故何故，或曰是船冥之中，有彌其表者為之，旌別洪恩也。諺有之曰：舉頭三尺，有神明。觀于此，而益信。



實命不猶



張志遠

蔡蓮雲者流北句開

中翹楚也

頗著艷名預年而積賣

笑實不下

數千金押客吳某心為點

之納為小

星已三年矣迨日吳久與

林黛玉睡

盟山誓海願共白頭蔡知之

急往勸歸

吳大怒謂小娘子于尔底事敢

然乃公風

景叱之去蔡含淚訴于吳友某之

妻慰以好

言吳反以捷進誣控于官同官廉得其情斷給

洋三百元

為蔡養贖費而所有衣飾悉被吳吞沒蔡返

母家鬱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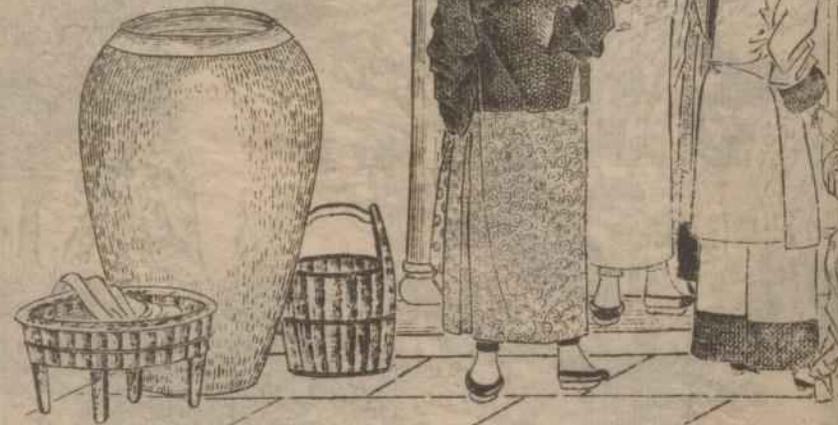
狂疾常披髮數坐地似啖經狀知其事者大

為不平世

向薄倖之事何可勝道慧眼如炬十媒猶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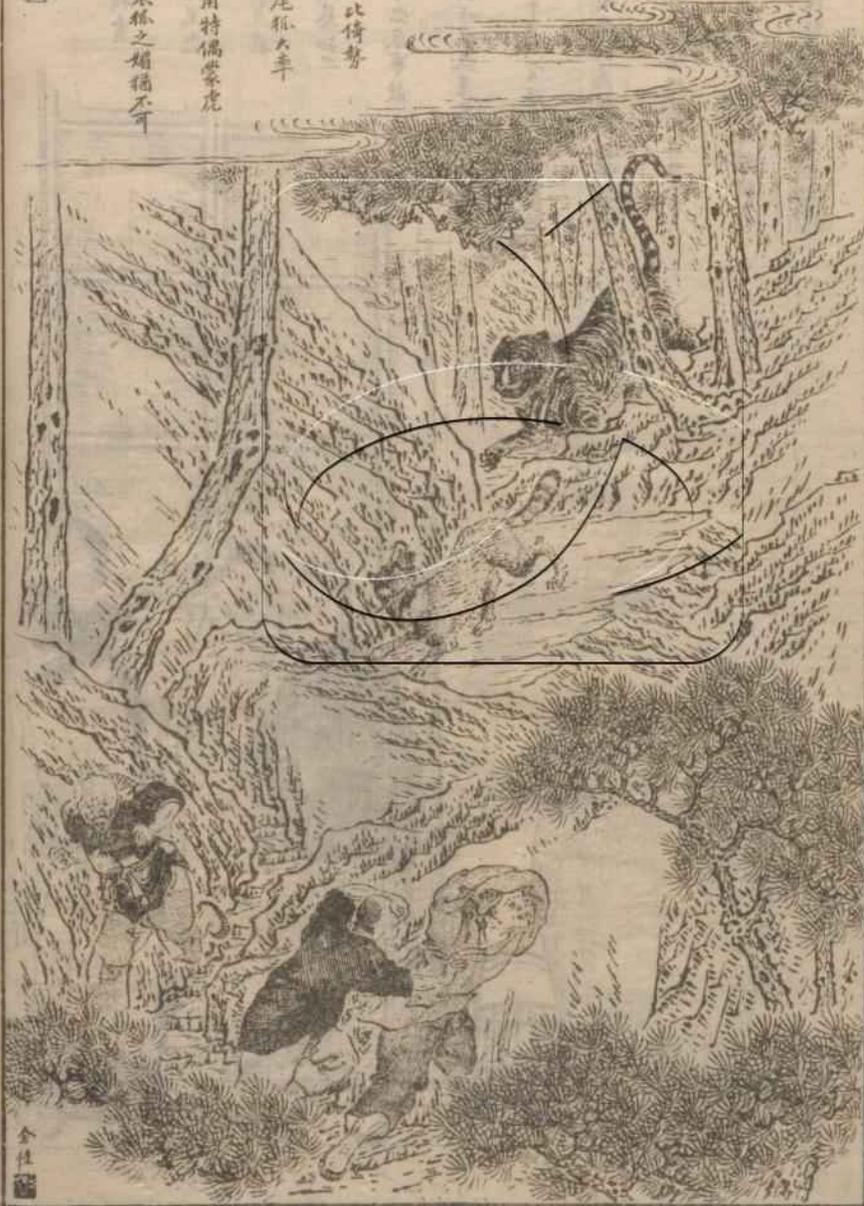
識才生况

其下者于嗚呼我懷紅拂真不可及矣



點 狐 假 威

史記江乙謂楚之王曰虎得一狐狐曰子毋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不信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獸皆畏虎而走怪此說世人以比倚勢為惡者宋陳彭年封邪人號為九尾狐大率類此今之人操尺寸之權威福自用恃備蒙虎皮片猶不思焉占據几筵冰為表狐之類福不可持況類于狐者乎錄之以警世



碩鼠誌異

鼠之見於經傳者多矣詩賦穿窬書言兩穴易占貞厲禮儀化鴛鴦傳諫立伏山海經記耳鼠可禦百毒余反言鼯鼠之大似豹鼯鼠之狀如狐自世人少見多怪則唐鼠易腸鼯鼠食角鼠能思而泣血鼠父母而為妖鼯鼠呼於江東鼯鼠見於南越而不知碩鼠雖有五能不成一技拔之忌器時人自適慮耳日報載朝鮮慶尚道有鼠大如狸時出為患有華人商於此見而怪之欲以手權為舞巽而誑其神人竭乃阻正謂為村中之神吁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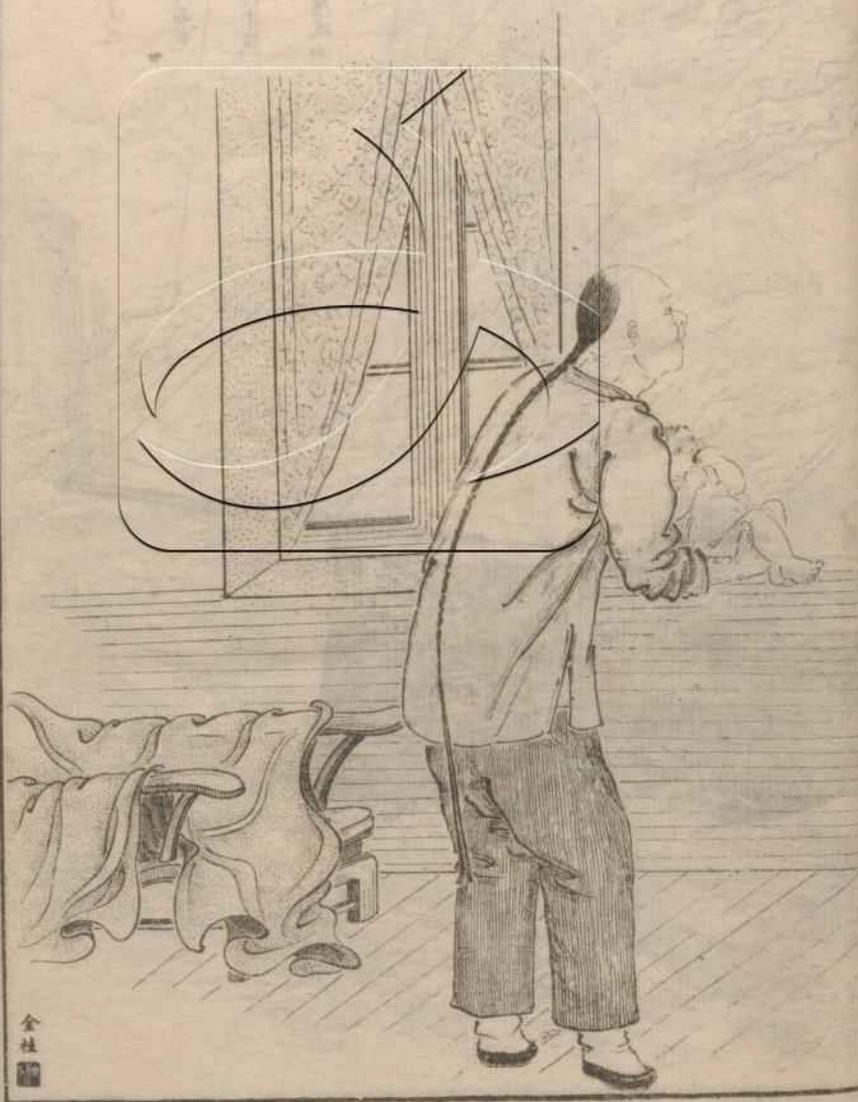


人魚雙生一

前年有粵人某甲商於南洋之吉靈埠漸興該處人情淡洽娶王婦伉儷甚篤茲即懷孕及臨產一男一物形若經魚日約如語人性甲欲奇之婦不忍呼為怪與子某乙並乳之魚飽食後踣伏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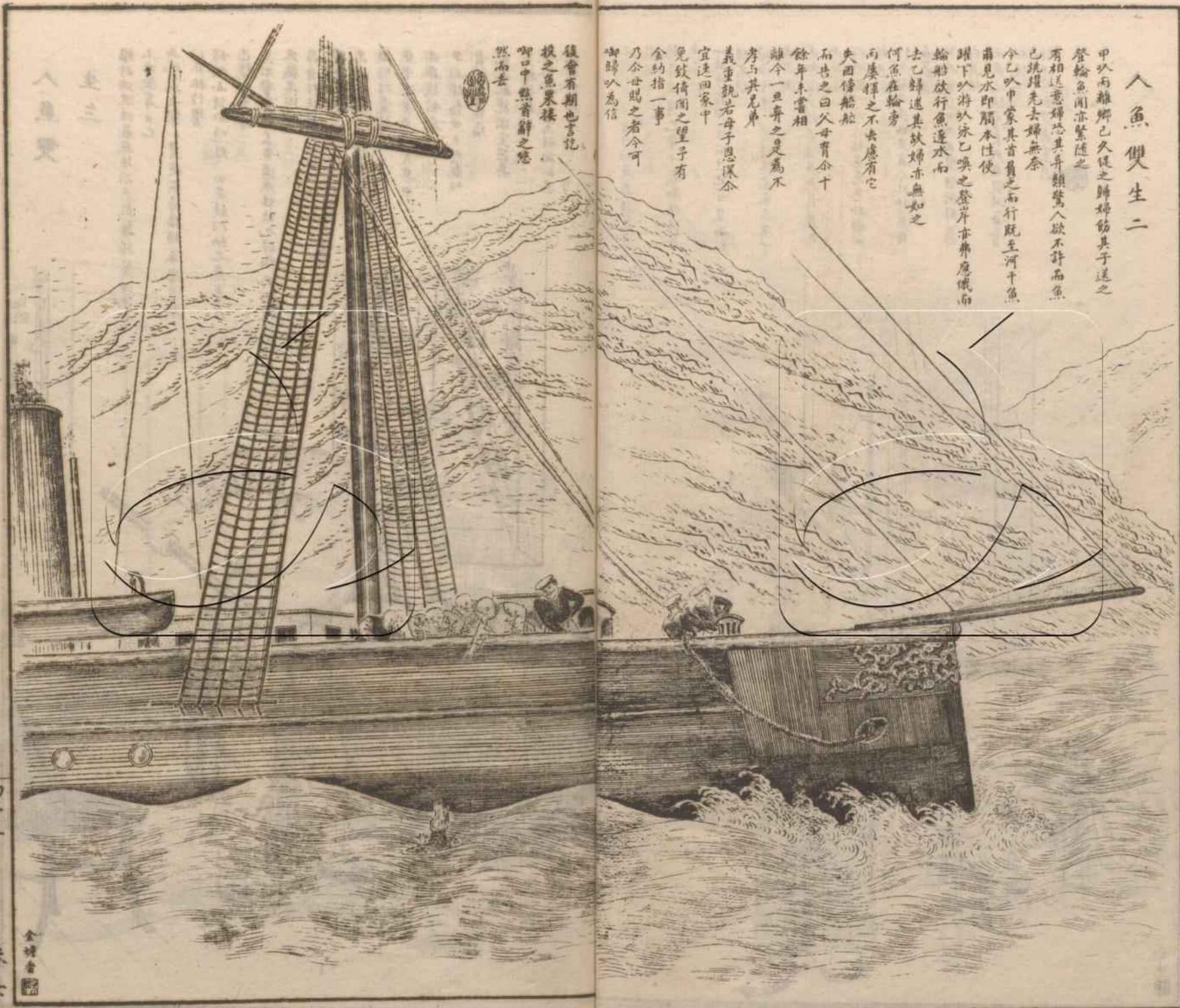
不與人並宿若自如為異類也者
 荏苒十餘年魚身已重十數觔依父母無異致
 一日甲在粵中所生之子某丙到埠省視
 婦命子某乙出拜其兄魚在床下亦出向
 丙起首為禮若儀其為昆弟也丙見而
 愕然默討唐代羅魚為惠於潮州賴昌黎
 作文驅之民始安寤今此物美自而求備
 然在家庭之內正驚訝同鄉悉白其故
 丙為之撫摩良久魚從此每會相隨依
 依不舍如是者累月



八魚 雙生二

甲以兩難辨已久促之歸婦飭其子送之
登輪魚聞亦驚隨之
有相送意婦恐其舟顛驚入欲不許而魚
已跳躍先去婦無奈
今已以巾蒙其首負之而行既至河干魚
甫見水即觸本性使
躍下以游以泳已喚之登岸亦弗應俄而
輪船欲行魚逐水而
去已歸速其故婦亦無如之
何魚在輪旁
丙虞揮之不去慮有它
失因停船船
而告之曰父母育余十
餘年未嘗相
離今一旦弃之是為不
孝與其兄弟
義重孰若母子恩深介
宜速回家中
免致倚闥之望子有
全約指一事
乃令世賜之者今可
御歸以為信

後會無期也言訖
投之魚果接
御口中點首辭之怒
然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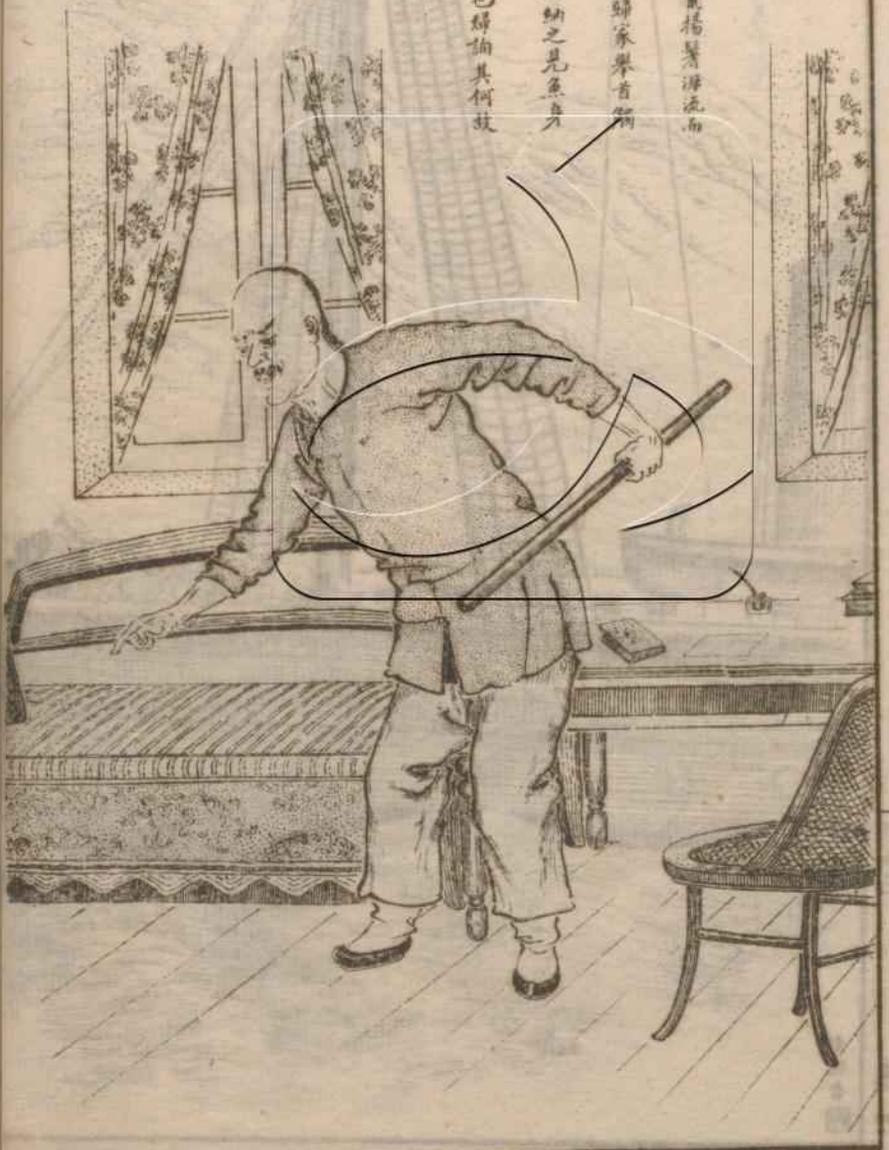


八魚雙生

八魚雙

生三

離時烟波浩蕩風浪滔天鼓鼙揚揚驚濤洶湧而
 上北登岸日已
 西沉蓋去家一晝夜矣舟路歸家舉首獨
 門爪爪作響
 婦聞而訝曰噫姓曰矣啟門納之見魚身
 已驟巨至弄
 文不覺大駭蓋魚通水性故也婦詢其何故
 久戲不回魚
 昂首作吐狀納指於地
 意以為因也
 兄之故藉此見信婦乍
 觀約指竟疑
 魚中途害兄其大某甲
 尚在疑信參
 半而婦勃然大怒執棍
 責之魚負痛
 亂跳亂滾圍室器具
 多被撞翻破
 碎已夢中驚為醒詢知其
 故亦以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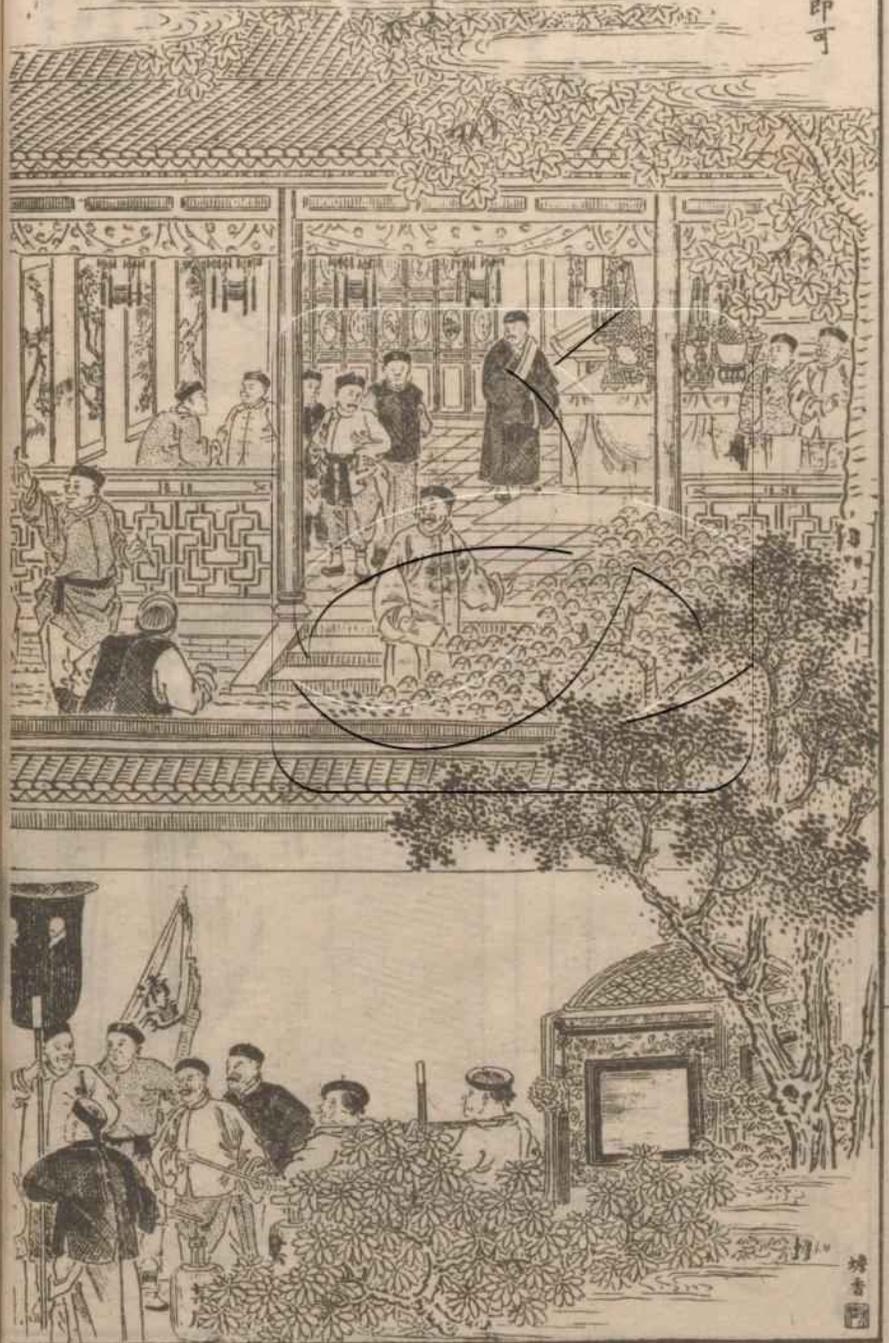


相與毆傷不已魚被重
 傷而死後
 究絕不敢來母與乙
 幾致病不起
 於是方知其誤許立魚
 位而奉祀之
 乃各無恙自是以後凡
 吉靈瑞內華
 商生有男子皆須崇
 奉姓為神
 即以其名稱之始復平
 安否則不能
 長養也語雖荒誕不
 然姑錄之以
 見遠邦風俗之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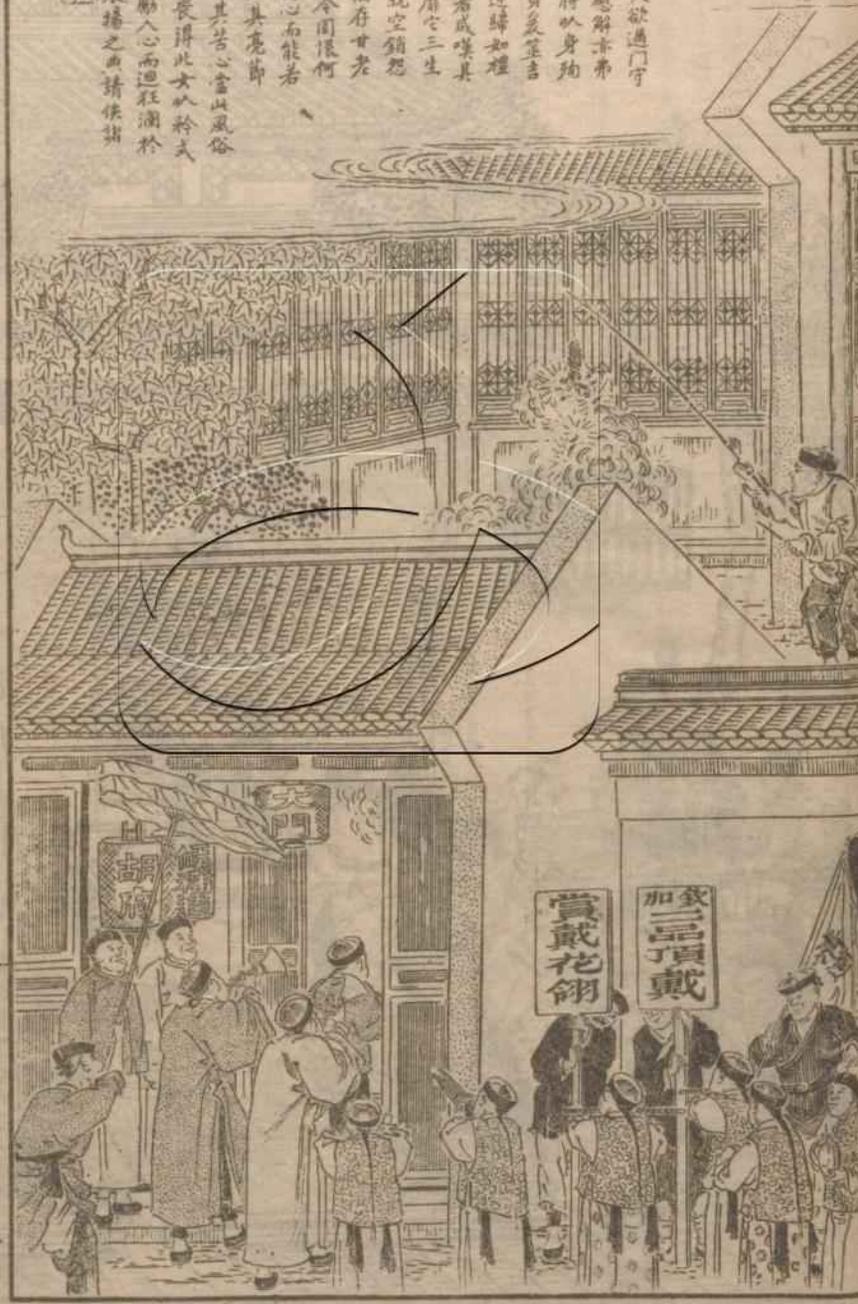
貞節可

風 先達 何廉 瞻觀 察致 政後 卜居 蕪城 與江 蘇侯 補道 胡芸 臺觀 察比 廬而 居里 巷過 往深 相次 洽因 以次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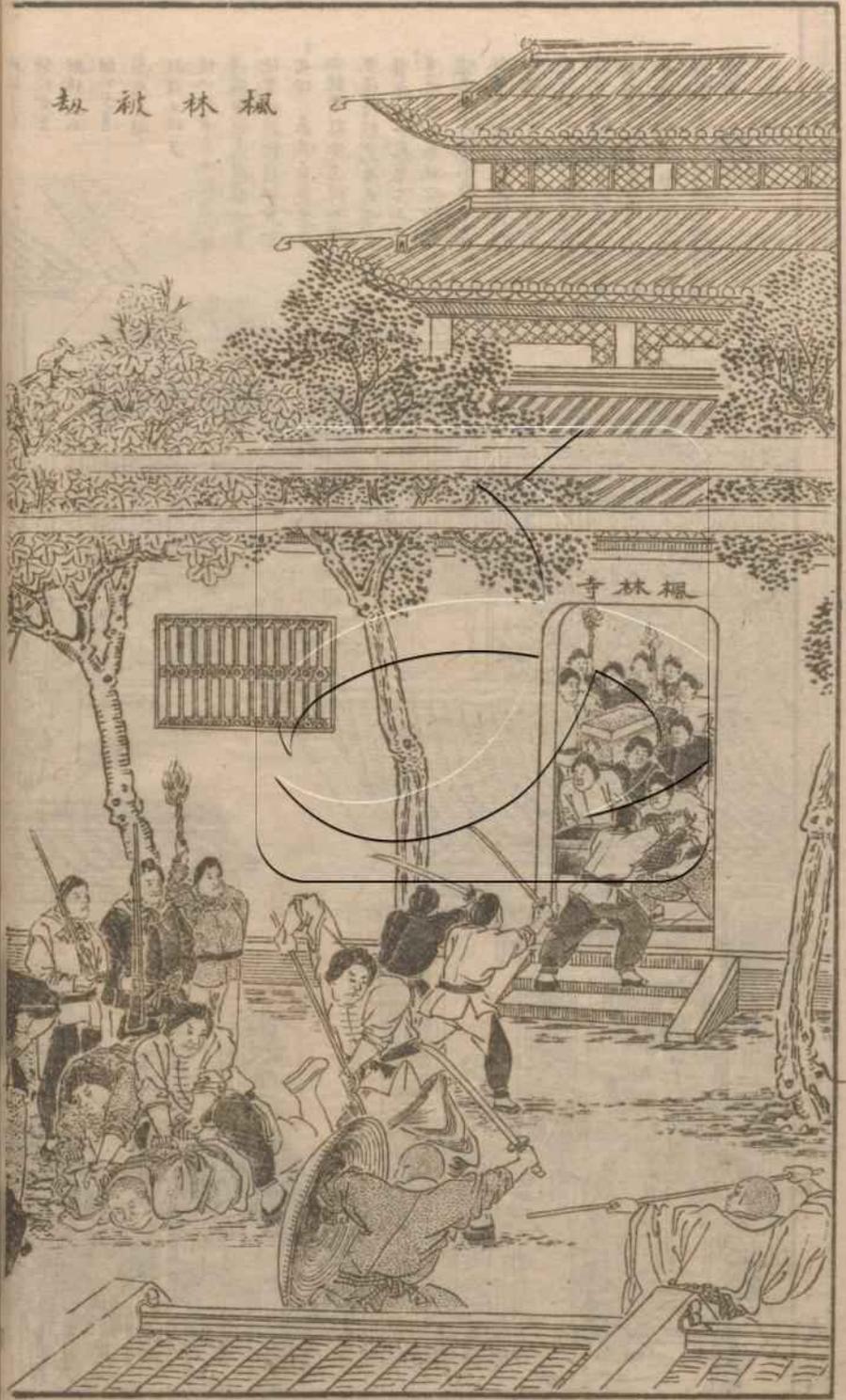
繪者

於胡于名 鍾侯者吉 期將屆而 胡公子遠 疾卒其間 耗痛不欲生 使以袖舟自天欲過門守 志或寧而為慰解亦弗 從竟絕粒欲將以身殉 焉胡公嘉其貞愛遂言 以鼓樂彩輿迎歸如禮 然後持服見者咸嘆其 賢嗚呼一死庸令三生 遺恨嫁衣未就空銷怨 魂之魂王鏡猶存甘老 孤孀之影古今同恨何 可勝言大福何心而能若 此此均不足以其亮節 外莫莫能喻其苦心當此風俗 沈淪廉恥道衰得此女以終夫 之誠足以矯勸人心而迴狂瀾於 既倒矣至表揚之由請俟謝 補軒



加三頂戴 賞戴花翎

楓林劫



海之大石脚有楓林寺焉
 影鐘聲頗稱鼎盛見
 者皆疑為布金之地一日住持僧
 此得和銀數百兩被盜
 偵知糾集黨與多人至夜半明
 大執械攻入山門寺僧
 均有拳勇出與持門相持良久幸
 以僧用刀解盜殺大器
 利鈍既利抵禦為難遂被成禽悉
 數繫縛庫盜一掃入
 內將頻年積蓄搜括一二呼清而
 去翌日該僧赴縣報
 經官勘驗未知能否入獄弋獲也
 傳燈詳云廣額屠兒
 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該盜何心乃敢掠及清
 淨之區古之高僧伏卧制虎祇在
 談經說法之間迨則鉢
 玉生涯大都守佛戒無惑于盜
 之見而垂涎也不然佛
 法亦豈有窮時耶嗚呼哉



通 達 其 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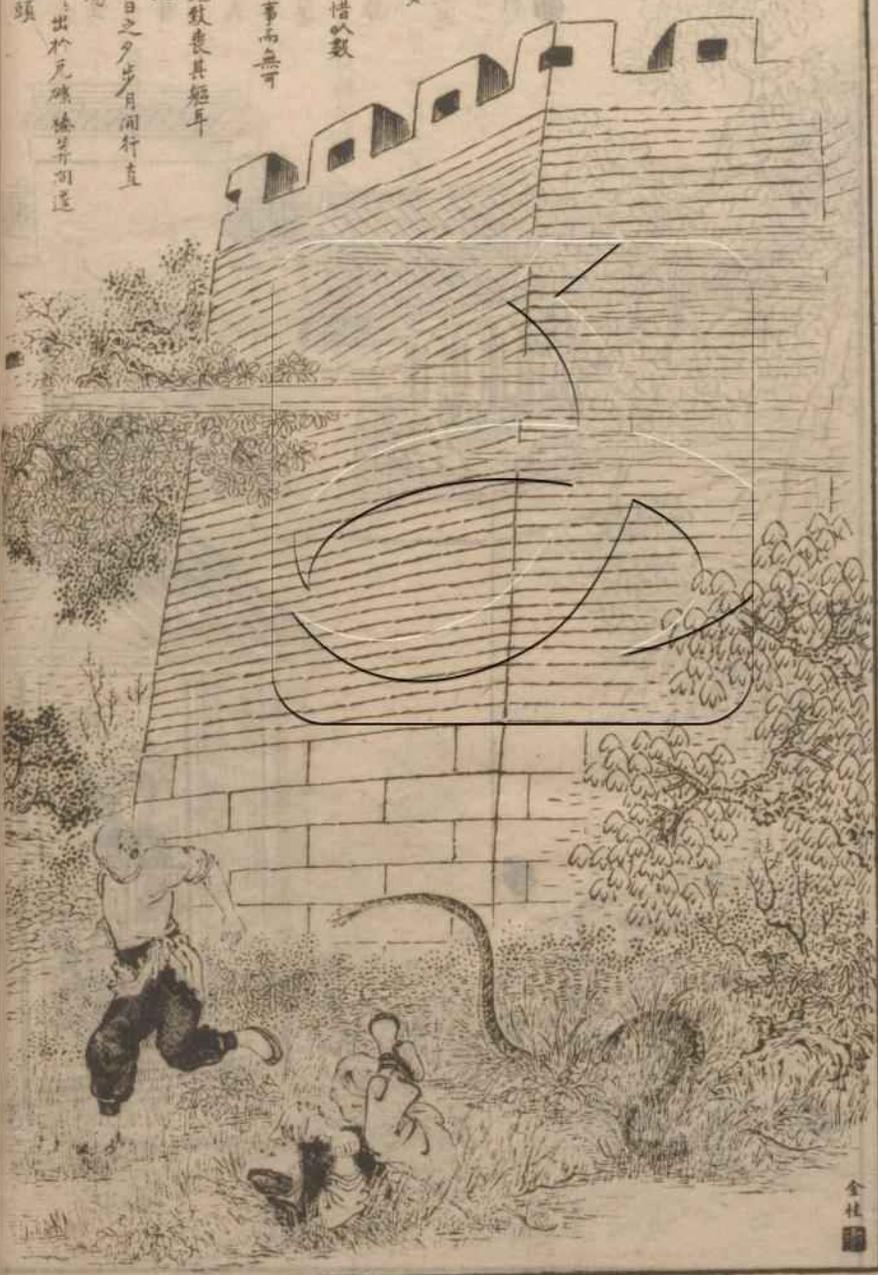
兩上為樓閣時有強盜者小唐
之家一日漏三下有
鼠竊之徒穿窬入室家人尚未
睡熟旋即覺高
聲喊捕時有場土裝人留寓在家庫
起圍捕賊迫進堆
谷無計脫身倉皇中從樓窺躍
至小屋不料該屋
年久失修為吳姓孀
婦所居婦不甘岑
寂素與柳姓有私正
在光霽雨之際
忽喜然一聲樓折人墜恍如亞夫
將軍從天而下由
是打鴿驚鴛火賊一池春水柳洪
搗婦之衰衣藉掩

下體赤身而逃不暇
防跌入窰窬之
中婦亦為斷條上
之釘頭刺傷血
流如注而賊則兩臂
受傷捨命狂
奔是役也為甚為
盜通然相值
設律以王章宜若
何能懲辦乃
注綱傳述天誅難
違爾時受刑
誰曰不宜化工真惡
作劇哉聞竟
為之浮一大白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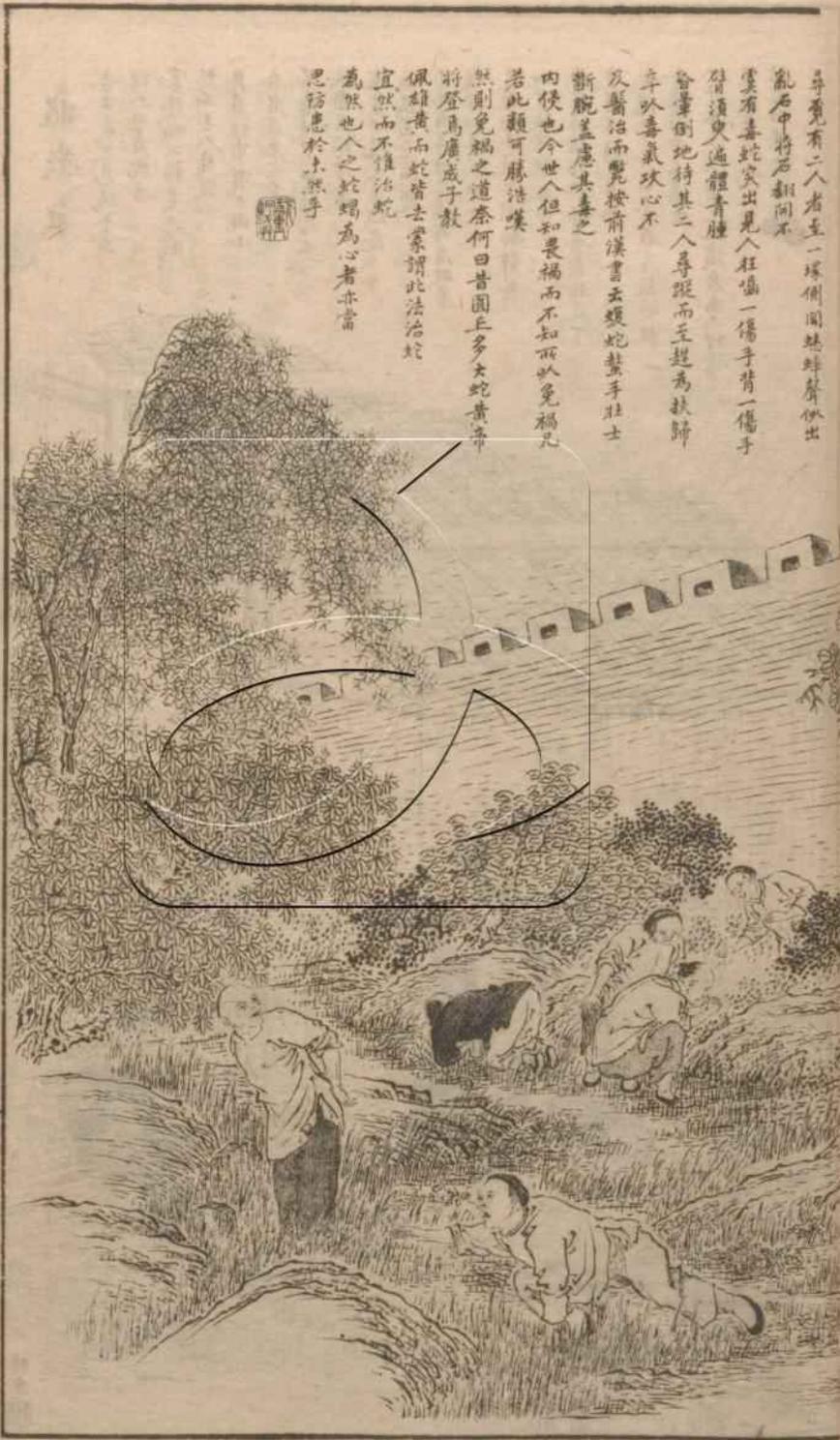


毒蛇傷人

霜月淒涼
之候寒
砒斷續之中
容有賈
秋登之向者讀
促織之聲
訪王孫之跡不惜以數
十百金付
之一嘆此固常事而無可
異也亦異者
以兩登之戲竟致喪其短耳
給郡有統轄兒
四入於秋間某日之夕步月同行直
至城根忽聞蛇
聲聲秋之呼出於瓦礫處非尋常可逆
動捕捉之典分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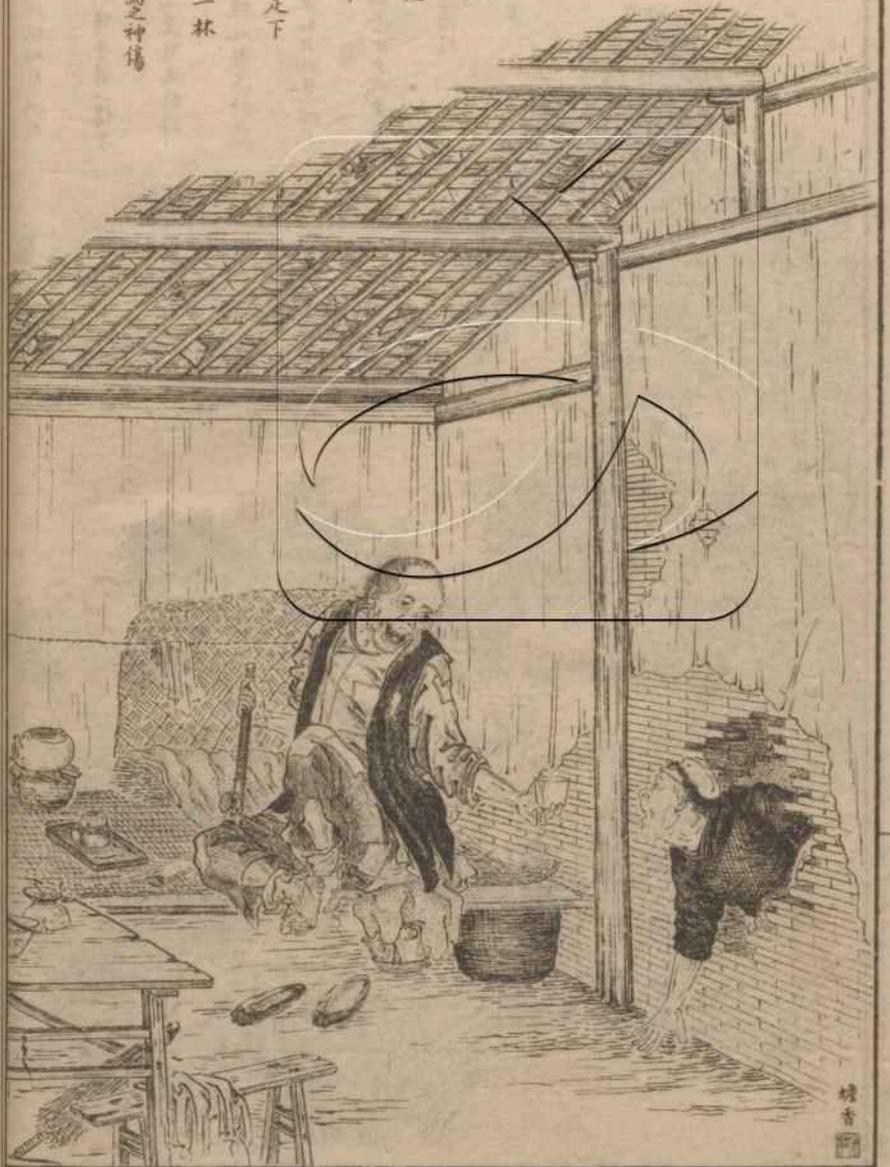


尋覓有二人者至一塚側聞蛇聲似出
亂石中將石翻開不
意有毒蛇突出見人狂嚇一傷手背一傷手
臂頃刻通體青腫
昏暈倒地待其三人尋蹤而至趕為扶歸
幸以毒氣吹心不
及醫治而斃按前漢書云蝮蛇螫手壯士
斷腕蓋慮其毒之
凶候也今世人但知畏禍而不知所以免禍况
若此類可勝浩嘆
然則免禍之道奈何曰昔園上多女蛇黃帝
將登馬廐成子教
佩雄黃而蛇皆去家謂此法治蛇
宜然而不惟治蛇
為然也人之蛇蝎為心者亦當
思防患於未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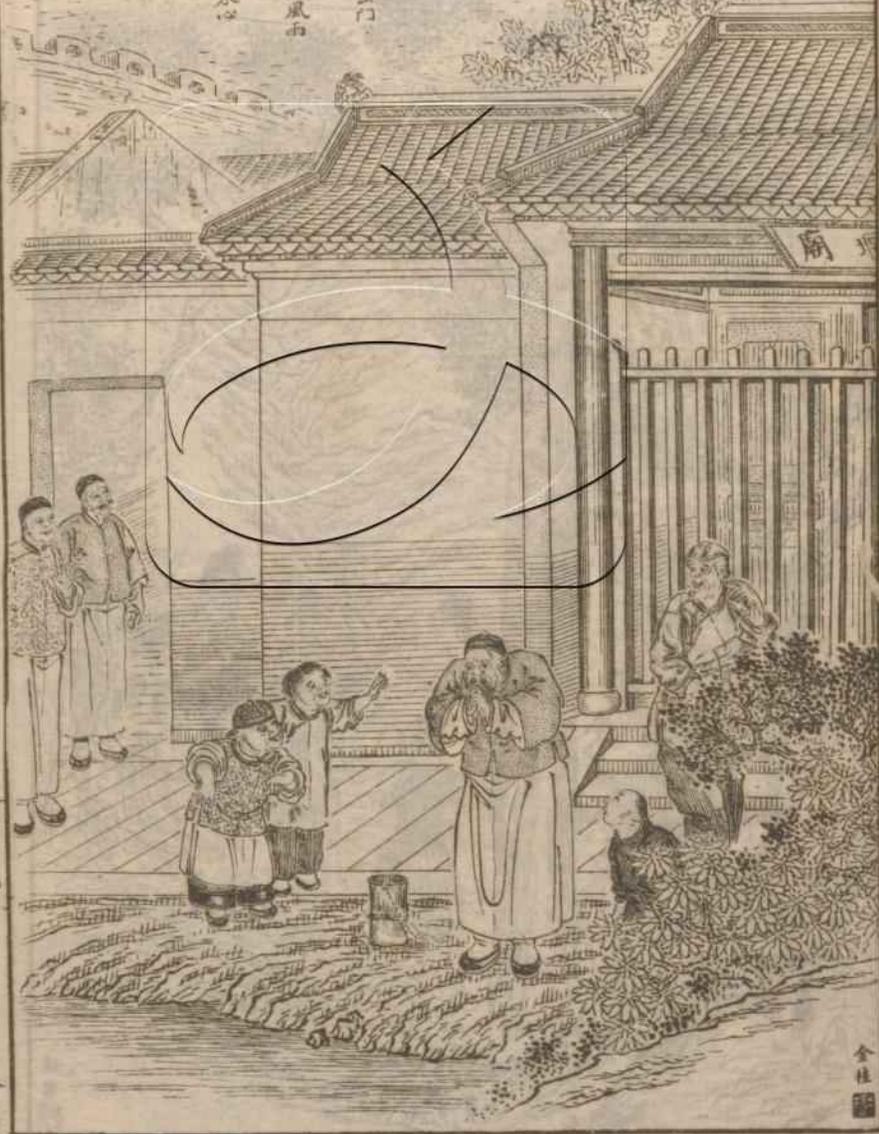
賊歎氣

昔王戎之見賊入室
謂之曰青龍吾
家舊物可移置之賊
然而去人皆服
其量恒事有大同小
異者而東尚書
第房姓界世替櫻其
家業中落又染烟霞
遂致高堂崩廈
不免有易姓之傷所居破屋
數椽即蔽風雨一
夕屠由未寇忽聞折鋒聲
如有賊徐謂之曰
吾家棧被在典餘長物足下
辛苦多時實為
慙愧幸有熱茶在可飲一杯
去賊聞而遠噫居
於世家子凌夷至此識者為之神傷
聞之而浩歎乎



文章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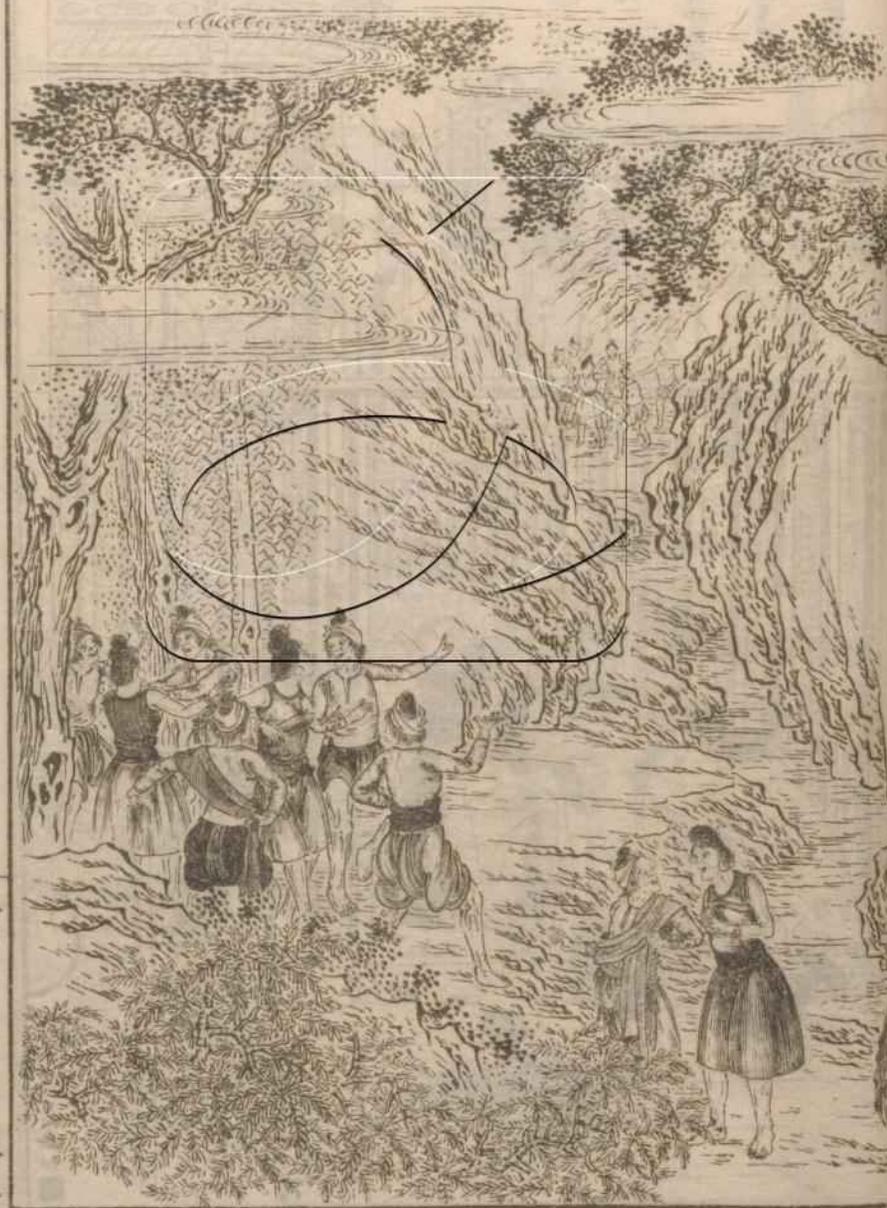
紹興府學堂生
俞其年逾知
命品學兼優而
不利於場屋
嘗以羅隱無名
歌與龍乾唐
并科與其徒回楚秋開
揭曉徒已名列賢書
而俞則依然庸丁從此鬱成心疾
或效阮籍之狂笑或似殷浩
之書空近則賦狀更甚每日步出門
外至中樞廟前携一竹筒安
置河畔對河一揖汲水而歸無風而
寒者有詢之者則曰此鑑湖
心之水清徹異常可以沁心能使冰
之常在可以洗眼庶免兩眼
之相識世無陸師誰復品泉及
此吁溟涓不分治皆是先
生于水其不同慨也夫



山猿合婚

猿子深居八排者好弄性上俗異制為禮教之所不及達之有猿如瓊之有生黎峯之有生番也其俗無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夫婦之好然其為婚也不用媒妁不事嫁娶選年以未以十月十日為大會男女之期名為唱歌堂一時猿男猿女年當婚配者皆出而會於山野鼓聲角聲相應男女跳舞而歌抑揚徐疾相為節奏或有數男而耦一女者或有一男一女互相酬和者大抵河歌之曲也

為同谷男獸女愛則自成婚配野合於山林巖穴之間自是以後猿男遂携農具就種女同謀耕作以成家室其男其女俱不知有父母也即父母亦不能留故種子女眾多至老仍勤勞耕作自食其力亦聞有享受子孫奉養者噫是無異牛馬之游北於牧也安得有八馬化其猿猴之俗哉



城獲喬妝

之江巡檢某
君因缺
齊苦了身
赴任其
春屬留居
省垣為
日已久寓中
有一大
夫俗呼為大脚婆者幼
年穿耳近因
太之等欲出外括香遂令該大
夫易弁而叙
四人同坐一車無有知者至呂祖
祠給行車資
以如假事執事夫窺破禮
畢復知前赴



吳友如

萬壽宮車夫揀揆前忽
漏次春光旁
八徑而察之見該大夫叩
首起伏頭儀
髮短頭前頓起即行抽往交保
甲局委員升
坐訊問據稱其婿係太上所
拔其衣則小
姐所給局員怒其衣履
張釋讀亂典
常飭令裝入站籠以憑
重辦說者謂
此事蓋蛇添足自取
其咎其中暗
味固不得而知特某君
治家不正恐
難免大府之上白簡也甚
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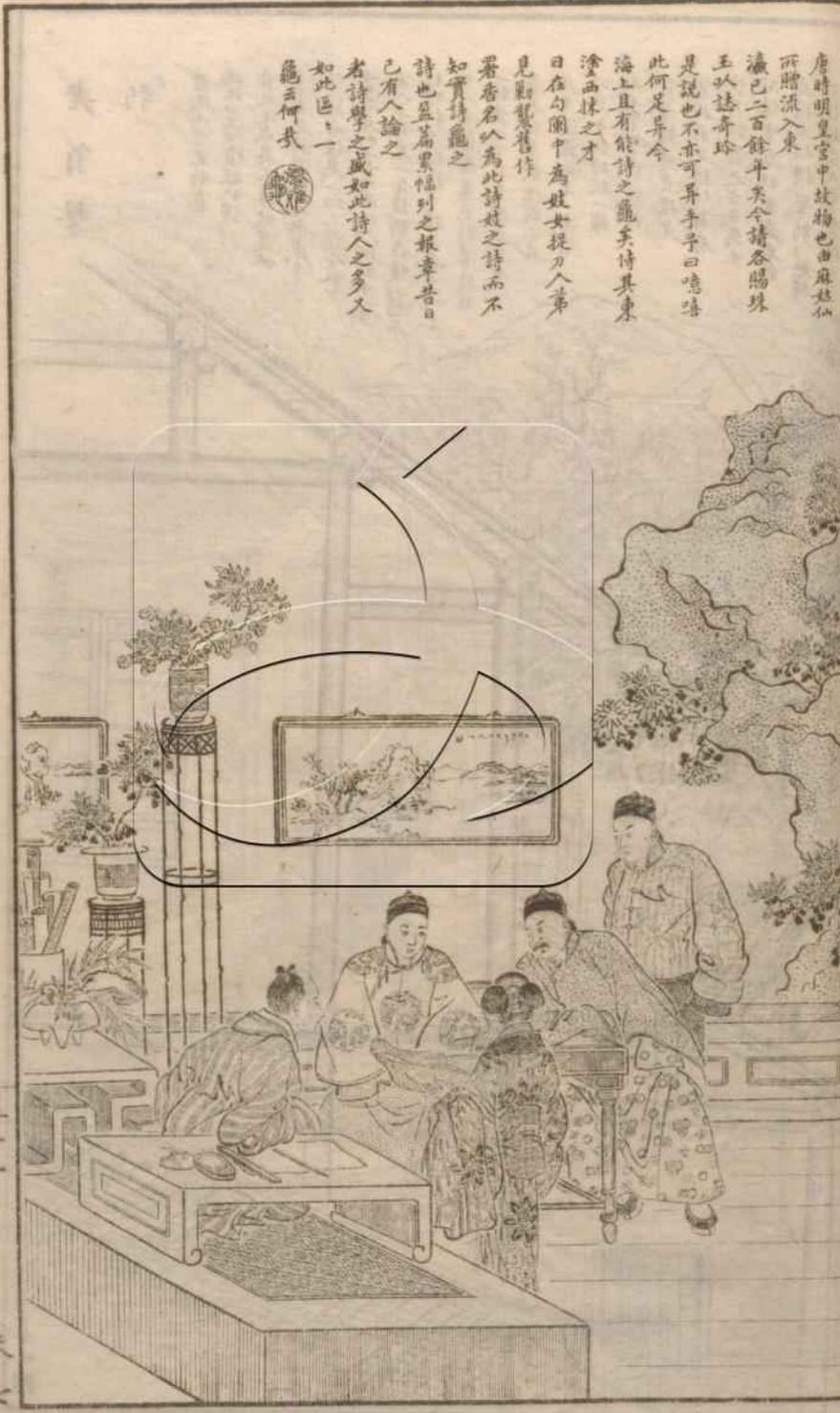


龜亦耽詩

瘦日烘窗焚香默坐讀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之句竊嘆奴婢之風雅為不可多得矣曰者有濯足扶藜在客願予曰子母少見多怪近則龜六賦詩矣不信吾與子談瀛洲之事長崎之元山町有花月樓者能名最著其龜數性喜文翰每於花晨月夕招集騷人墨客鵬於樓中復令隨筆數筆捧硯搦管以似吟詠較其術院中亦多解語花一日問錢菊宴該樓龜主出一枕長計二尺許形似白龜周圍雕鏤精工工下有細孔按之可得五音舉以示客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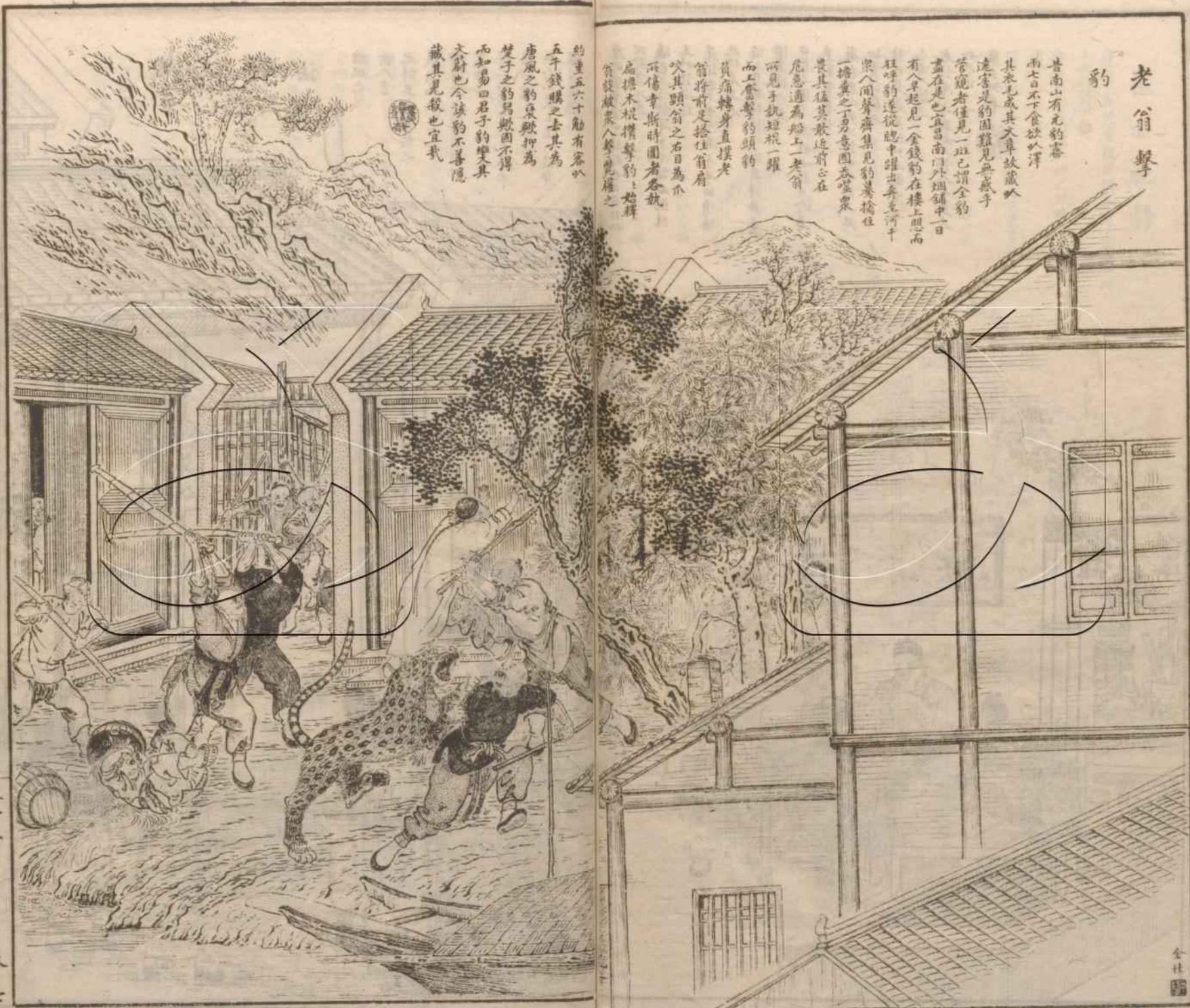
唐時明皇宮中故物也由麻姑仙所贈流入東瀛已二百餘年矣今請各賜珠玉以誌奇珍是說也不亦可异乎予曰噫嘻此何足异乎今海上且有能詩之龜矣詩其東瀛西林之才日在勺圃中為妓女捉刀八弟見則製舊作署者名以為此詩妓之詩而不知實詩龜之詩也蓋篇累幅列之報章昔日已有八論之者詩學之盛如此詩人之多又如此區一龜三何哉



豹
老翁擊

昔南山有老翁蓄
兩七日不食飲以洋
其衣毛或其文章故或以
違害是豹固難見無感乎
管窺者僅見一斑已謂全豹
盡在是也宜昌南門外烟舖中一日
有人早起見一金錢豹在樓上想而
狂呼豹遂從牕中躍出奔至河十
衆人聞聲齊集見豹甚擒住
一擔其之乃意圖吞噬衆
畏其猛其敢近前心在
危急適為船上一老翁
所見手執短棍一躍
而上奮擊豹頭豹
負痛轉身直撲老
翁將前足搭住翁肩
吹其頭翁之石目為爪
所傷幸斯時圍者各執
扁擔木棍攔擊豹始解
翁被救衆人擊斃之

豹重五六十觔有客以
五千錢購之去其為
唐風之豹東歐押為
雙子之豹身嫩固不得
而知易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今談豹不善隱
藏其見報也宜哉



賭徒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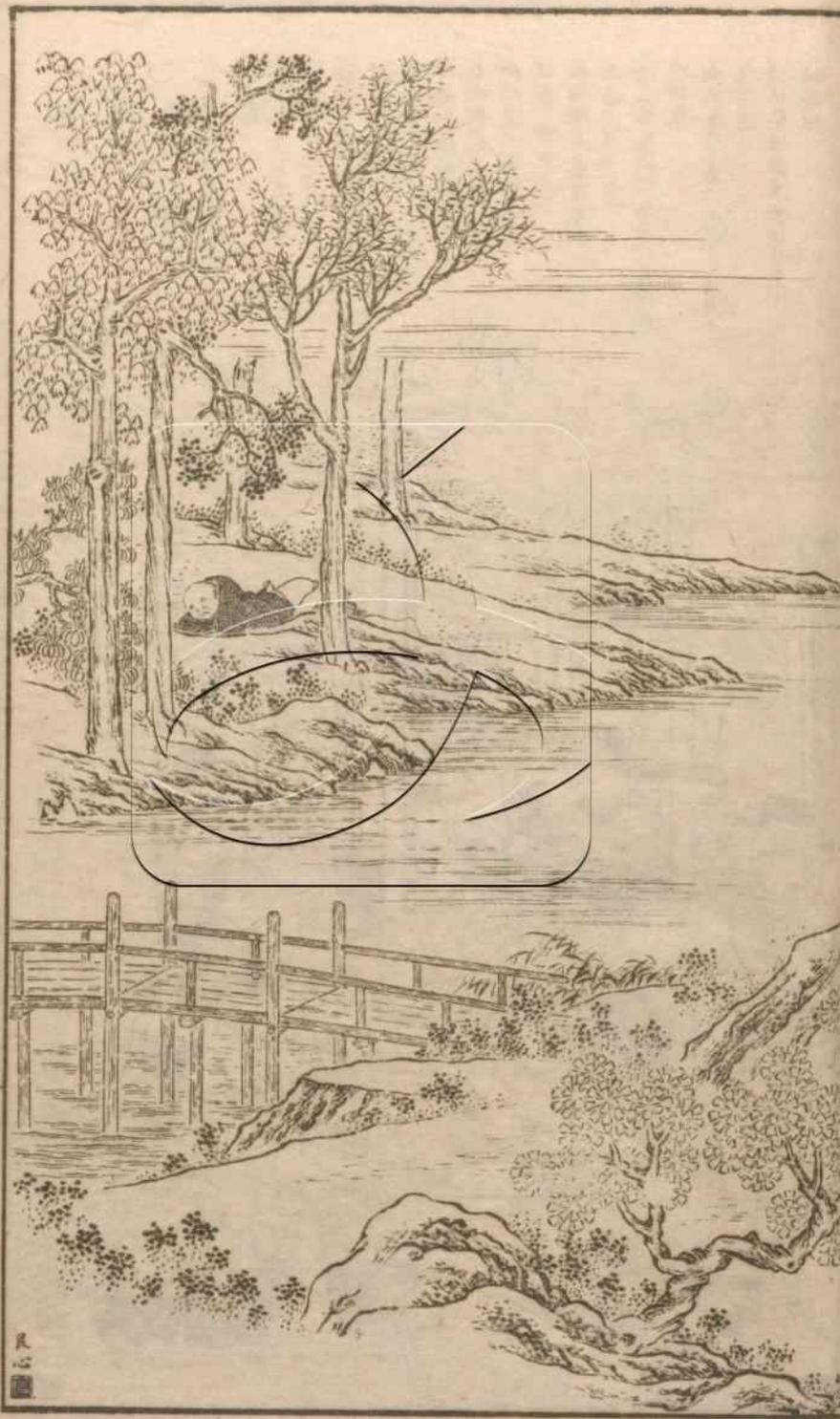
賭禍之烈
前八言
之詳矣官憲禁之
嚴矣而
賭風卒未稍戢者非
盡由差
保之得規也庶也王若
輩肆行
無忌不畏王法不顧身
家逆使德

若自懲犯者自
犯如廈門
海防局前設有賭
攤數起乘
憲於暇日之中呼盧喝雉
引誘鄉愚
入其彀者無不腰囊空罄日者
為道憲訪
聞諭令保甲局委員帶勇查辦旋即
拘獲二人
當街管責忽有惡棍藐視官長狂升
煙窩屋頂
拾取鴉片丸向委員頭上飛來幸一擊
不中誤傷
旁人委員隨向該煙窩查問者今交出
行兇之人
未知能弋獲否也嘗謂該棍徒始而犯
賭繼而犯
上其目無法紀可謂極矣謂不獲將成
江河防微
杜漸是在世之父母



智婦拒女奴

粵之潮表地方有某甲者娶黃江漫某乙之女為
 婦已居年所一日婦攜而生子女各一極珍
 蓮步欲返母家行至曠野無人之處時當薄暮
 突遇一瘋人妻於路前通延相遇通我無言
 對面許露之詩何必不自我而作婦心急足遠又
 子女常累無可脫身身幸同生一計遂急
 允從陽為僕僕之狀瘋人不虞其詐以為獲
 之蟹雀底之魚當亦無處可逃欣然相就
 證三生石上一段因緣詎婦出其不意狠命般
 緊握臂不致瘋人負痛苦不堪脫
 遽仆於地氣息奄奄不能掙起婦逃
 攜女負子疾趨而逃聞其事者皆許
 該婦之智能全員勇能保
 較之樂羊妻之遇賊劍頭
 婦過妻之登臺殞身
 能全節而不能保
 其身者其相去
 蓋何乎遠矣



賊謀狡誦

蘇湖有妙手空兒
探囊取物
筐囊積如山一日經
官人拿
獲施以鞭撻荷以
巨枷交
地保某甲看守該
保家居
大開後是處房屋購
次辨此
而該賊情極計生急於某夜乘
人睡熟
縱火屋中霎時間勢若燎原不
可驚通
泊保驚睡倉皇無措趕將
難物搬

移正在于忙脚亂之際該
賊大呼
曰速開我如當代為移取
否則同
其火窟悔莫能追
也保墮
其術中將相而去
該賊挖
移物件即倉步逃
遂不知
所之說者謂該保既遭火
劫而又
失犯尚恐難免官刑然吾
謂此賊
以竊物而得罪又以放火
而脫逃
卒致無辜被累其天良
喪盡也
可知是真罪不容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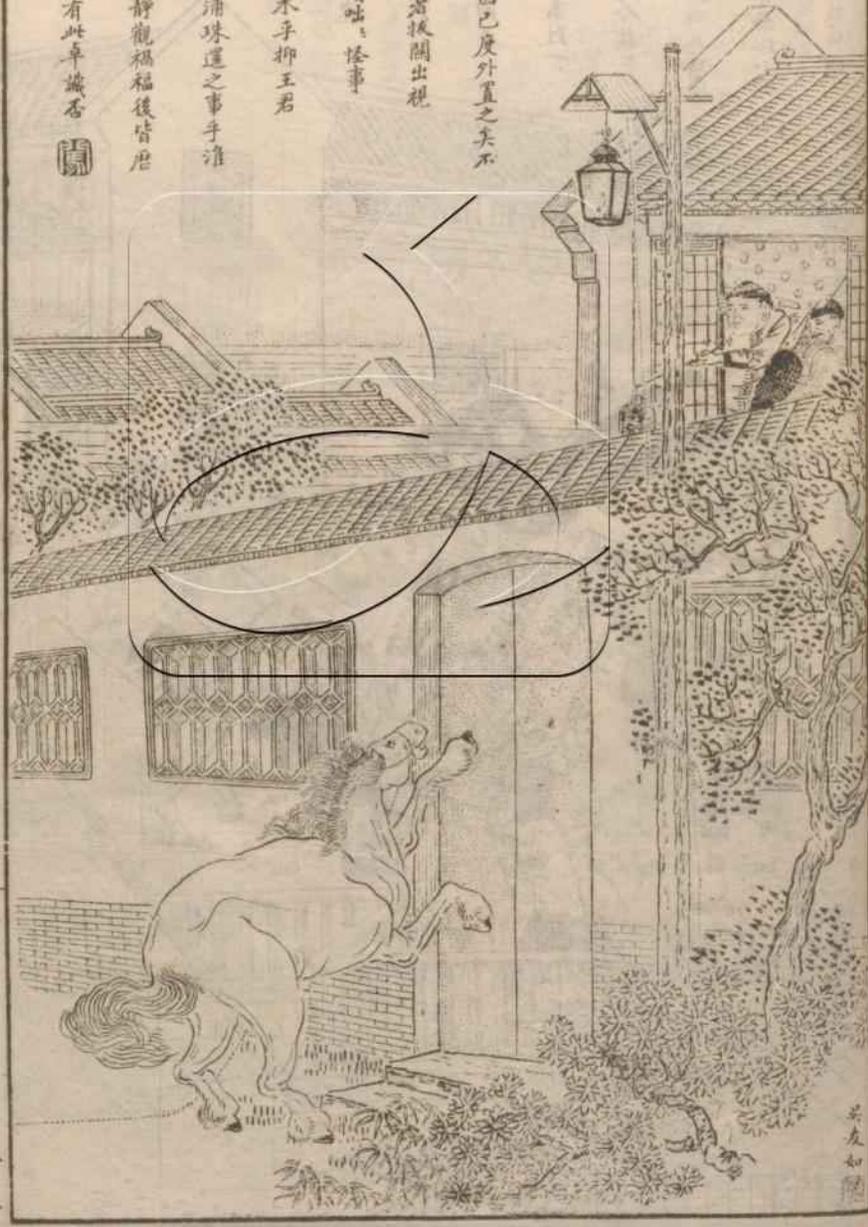
姑媳相爭

娶婦而計叔世卷之厚薄庸俗之見非有志者之所為梁鴻眉案相莊鮑宣庶事共挽載之史冊傳為美譚自俗情多鄙貪念難忘于是夫也不良弄精練者有之室人交謫成覆水者有之相死而不復相好蓋皆有自取之道焉温州有陳姓于娶某姓女為室過門之後其姑以婦奩具不豐噴有頗言婦亦反唇相稽答以合家聘金不多遂致拮据罵桃刺刺不休有識者而非之而歎其戾氣之華於一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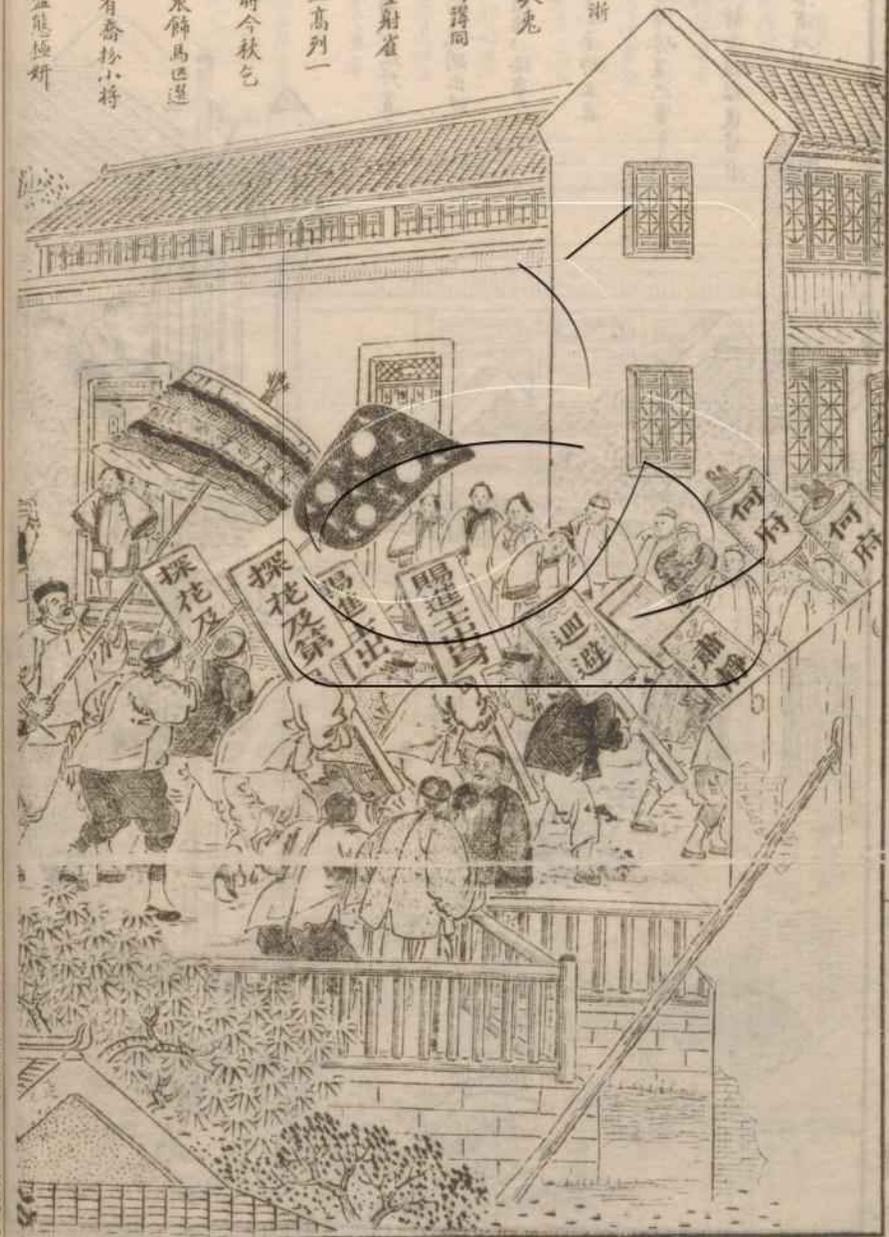
驢歸廐

京都其侍衛家失馬一匹偵騎四出杳無影響因已度外置之矣不意某日之夕忽聞撞門聲司閽者披闥出視見係所失之馬不勝驚喜咸謂咄怪事是豈老馬識途竟得來向歸來乎抑王君癖之流哉咸主人德惠故效念浦珠還之事手淮南子載塞翁一事於得失之間靜觀禍福後皆庶幾有驗不知今之得馬者果亦有此卓識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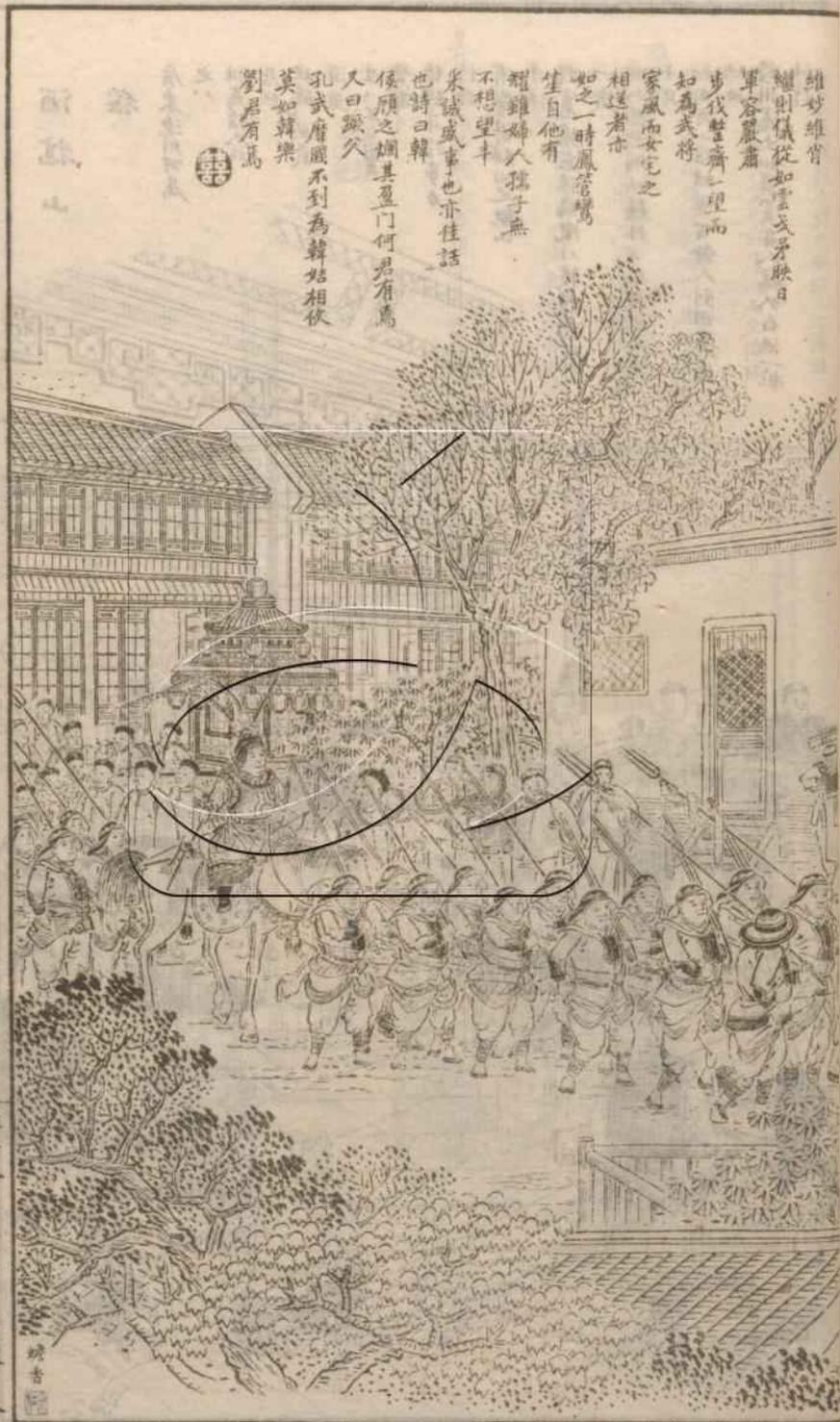


催妝佳話

香山何君乃試前兩浙
總督何小
宋制軍之族姪也吹羌
置之奇才
備鷹揚之妙選詳蔣同
鄉劉姓武
大員之女公子為室射雀
乘龍入林
佳耦前科公舉北上高列一
甲第三名
供職日下已歷歲時今秋乞
假榮旋滬
吉親迎先是租有赤錦馬匹選
柳中龍婢
裝扮春色故事中有喬抄小將
軍游獵者
用優童三十六人並能極妍



維妙維肖
繼則儀從如雲戈牙映日
軍容嚴肅
步伐整齊一望而
知為武將
家風而女宅之
相送者亦
如之一時風管鸞
笙自他而
雅雖婦人孩子無
不想望中
朱誠感事也亦佳話
也詩曰韓
侯願之姻其盈門何君有焉
又曰厥久
孔武膚圖不到為韓姑相仗
莫如韓樂
劉君有焉



閩秀騙局

粵之西關輝華坊
有嚴姓
者素稱殷富家
有一女
年已及笄秋間有
某紳到
其家姑玉求售女向
購玉器
約百餘金即如數
交楚入
向紳稱出閩
期近浪
再購珠玉首
飾手釧
以為妝奩但不可告
知父母



願自解私囊婦如其言取物復未
遂與成
交價約五百金訂日收銀婦不之
疑至期
向收女匿不見函次日復然婦
急告其
父母向之索償而父母以無字據可憑
反大聲
呵斥婦無奈姑置之而潛賂婦人之往未於
該宅者
使之窺探一日見女在即借同玉店夥
數人掩
入執之蓋婦之玉器固向玉店中取以
販售者
也婦在旁指證鑿鑿鄰里聞之咸
責其父
母與女串謀行騙勒令賠償始得
了事吁
金剛弱質續聞名姝乃亦為此騙
詐之術
世風尚可同乎



仁心獲報

乾隆癸亥河間大饑畜牛

者不能易科

多寓於屠肆有二牛至屠

者門來鳴伏

地不肯前適有農夫于某

者家小童見

而心開解衣質錢贖之忍

凍而歸一夕

于因事外出知盜數人從屋

簷躍下揮巨



全桂

斧破扉聲丁。黑家惟婦女弱

小伏抗戰東

聽其為而已忽而畜之二牛

怒吼躍入倉

角與盜鬥棍刃交下門愈力盜

竟受傷狼狽

而適此紀文達公筆記所述也蒙

謂于以不忍

殺賊之一念卒得牛之效死劫

人之靈於物

者乎僅救二牛且得其報方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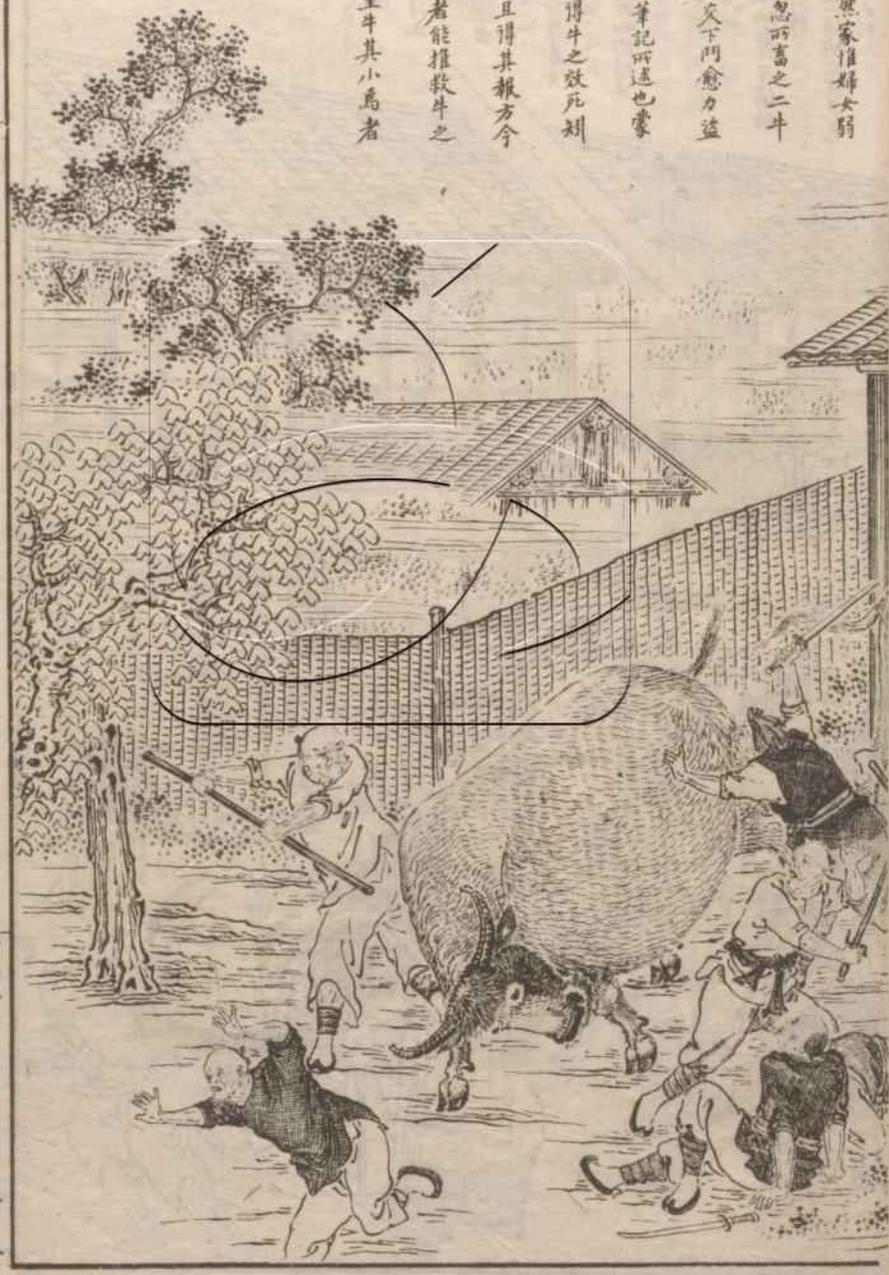
災荒進苦待

振孔殷有大力者能摧救牛之

心以救人其

金報當更無量牛其小焉者

也



二人同桌

上年有妖僧寶貞年約二十歲偽作比丘尼在外騙借洋元經法界數員查辦立予刑責驅逐出境詎該僧今又未滬改名李惠貞着女衣帶耳環蓄髮抵警足穿花鞋如嫖婦然與羅髮匠沈雲廷認識連中避匿沈認爲居已運俗同至小東門外客棧借宿迨至初更爭鬧拘押捕房經督同轉研詰數堂各執一詞總之沈見色而動李無耻之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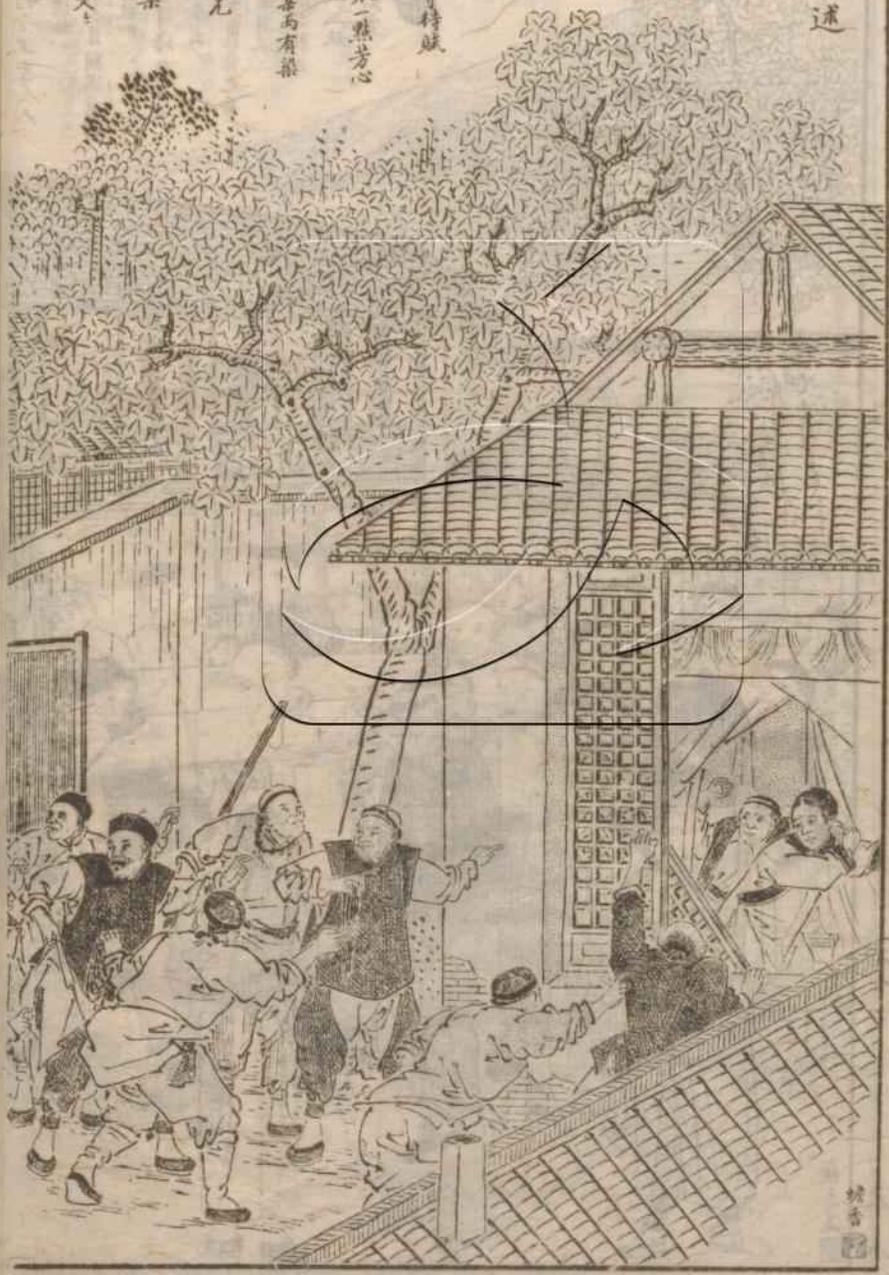
轉明鏡萬懸判令沈李二人各管二百板用迷枷荷之遍游法界二日期滿還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嗚呼十里洋場無奇不有然變而加厲愈出愈奇未有若李惠貞之甚者乃僅予如黃與沈同科其亦幸逢同轉之寬厚否則律以人妖從嚴懲治誰不宜



搶親述

奇

會稽人某
甲梓
魯班之
枝住
居白雲
巷前
有一妹多字
鄉人
某乙春園靜守待賦
桃夭
迨來年屆政本一點芳心
不耐
岑寂與同業甚而有藉
匪伊
朝夕一日為乃兄
所見
深以為羞及某
多人
將交頸鴛鴦雙
相尋



正擬投符官乘去已為
縣中
差叔偵知越乘索許終經搜
據之
際適值某乙以家計維艱無力迎
娶亦
於是時搶親而至門見人已蜂屯蟻集
疑已
爾風催備探諸鄰右始悉頭末已自村
筆貧
安能再娶完璧不若收拾殘花聊免
春風
抱怨故擬仍將該女娶歸而內與女
反守
白頭之約堅不允從是誠無恥
之光
矣此事一波三折殊駭
聽聞
未知操風化之權者
有以
挽回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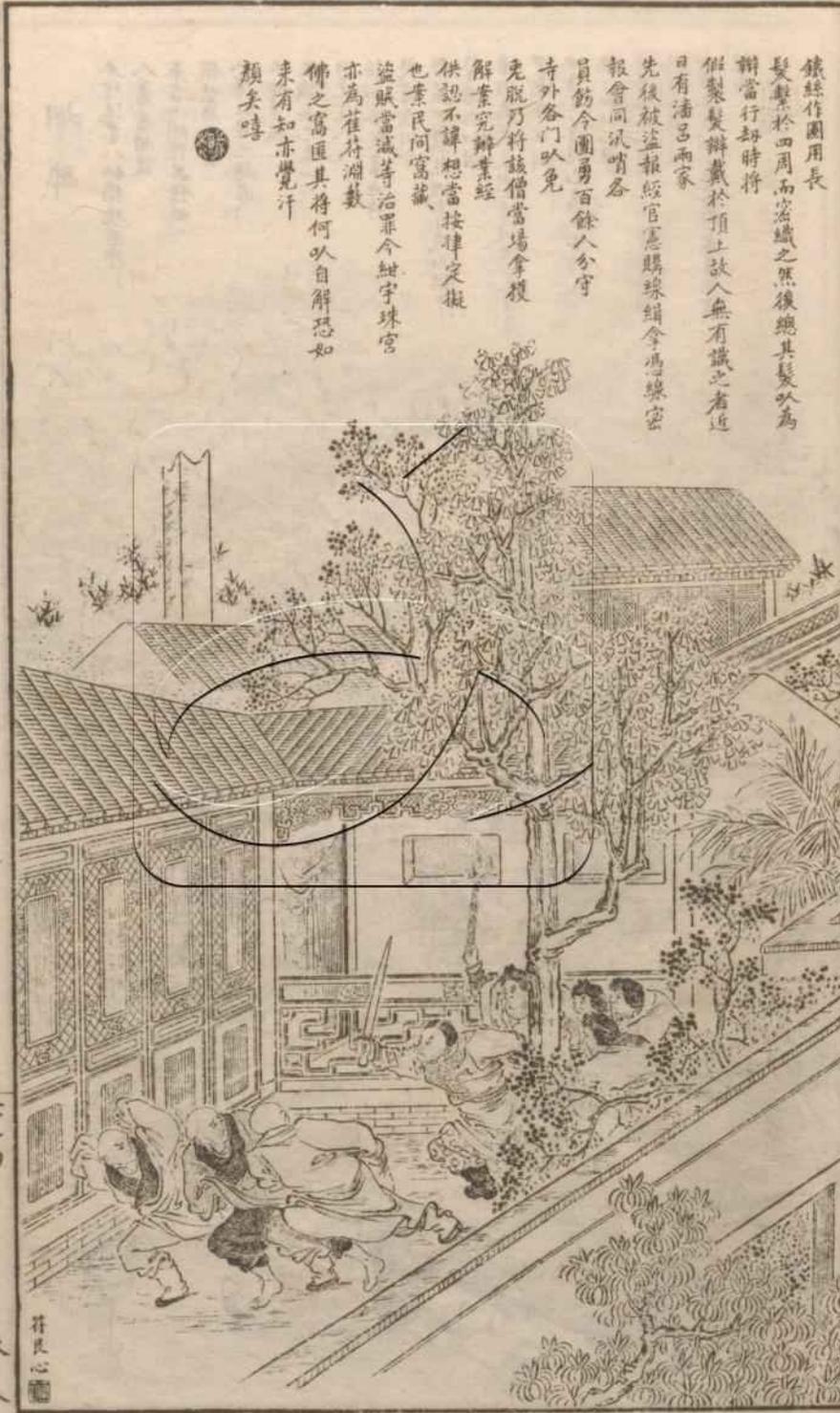


禪門不法

僧人犯戒罄竹難書本齋有
聞必錄者非不
知數見不鮮也亦以見佛法渺
茫皈依無益使
惡夫愚婦或如猛省不照何頭陀
之究得不能化
為我佛之慈悲耶羊城西禪寺有住持
僧號心海者善
少林術交結群林臺某同夥行劫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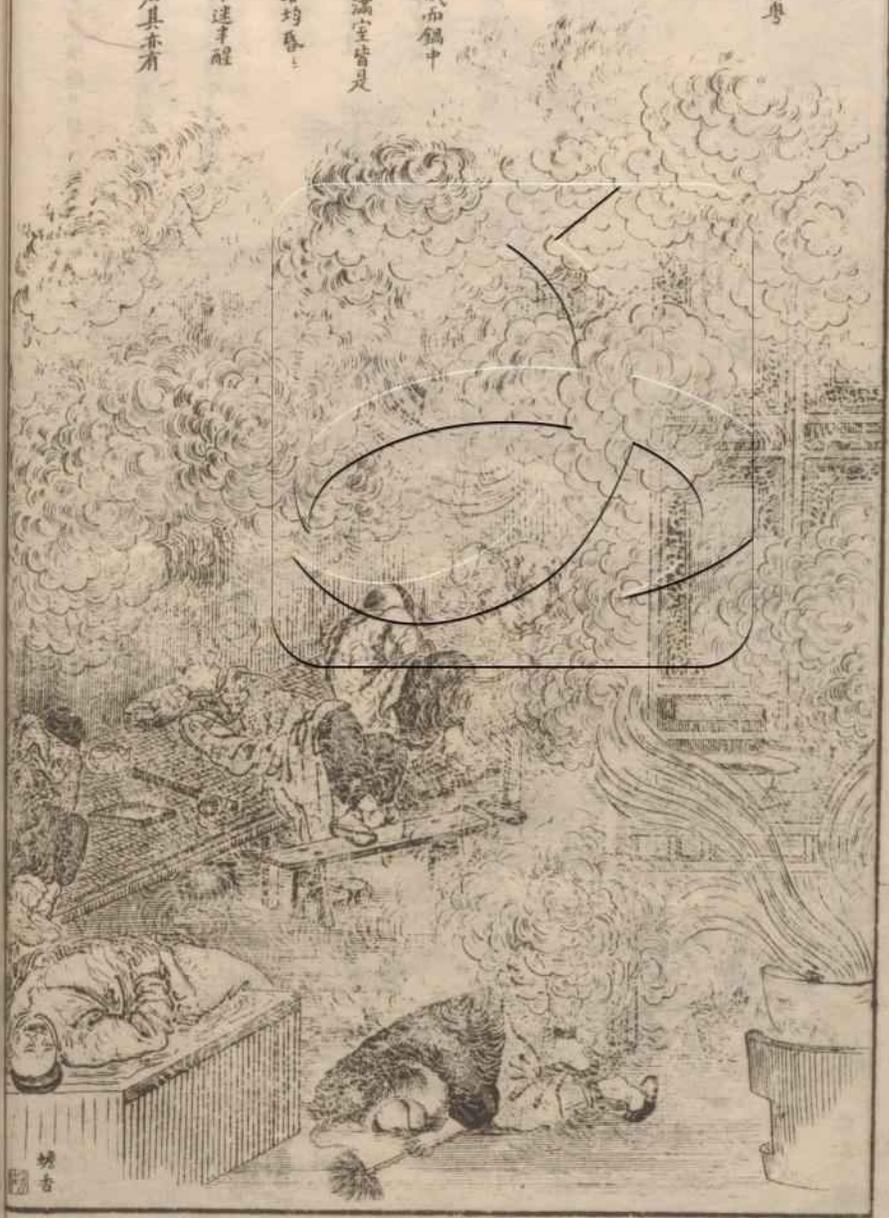


鐵絲作圈用長
髮繫於四周而密織之然後總其髮以為
辦當行却時將
假製髮辮戴於頂上故人無有識之者近
日有潘呂兩家
先後被盜報經官憲購線緝拿馮線密
報會同汛哨各
員飭令團勇百餘人分守
寺外各門以免
免脫乃將該僧當場拿獲
解案究辦業經
供認不諱想當按律定擬
也案民間窩藏
盜賊當減等治罪今緝字珠宮
亦為荏苒湖數
佛之富匪其待何以自解恐如
未有知亦覺汗
顏矣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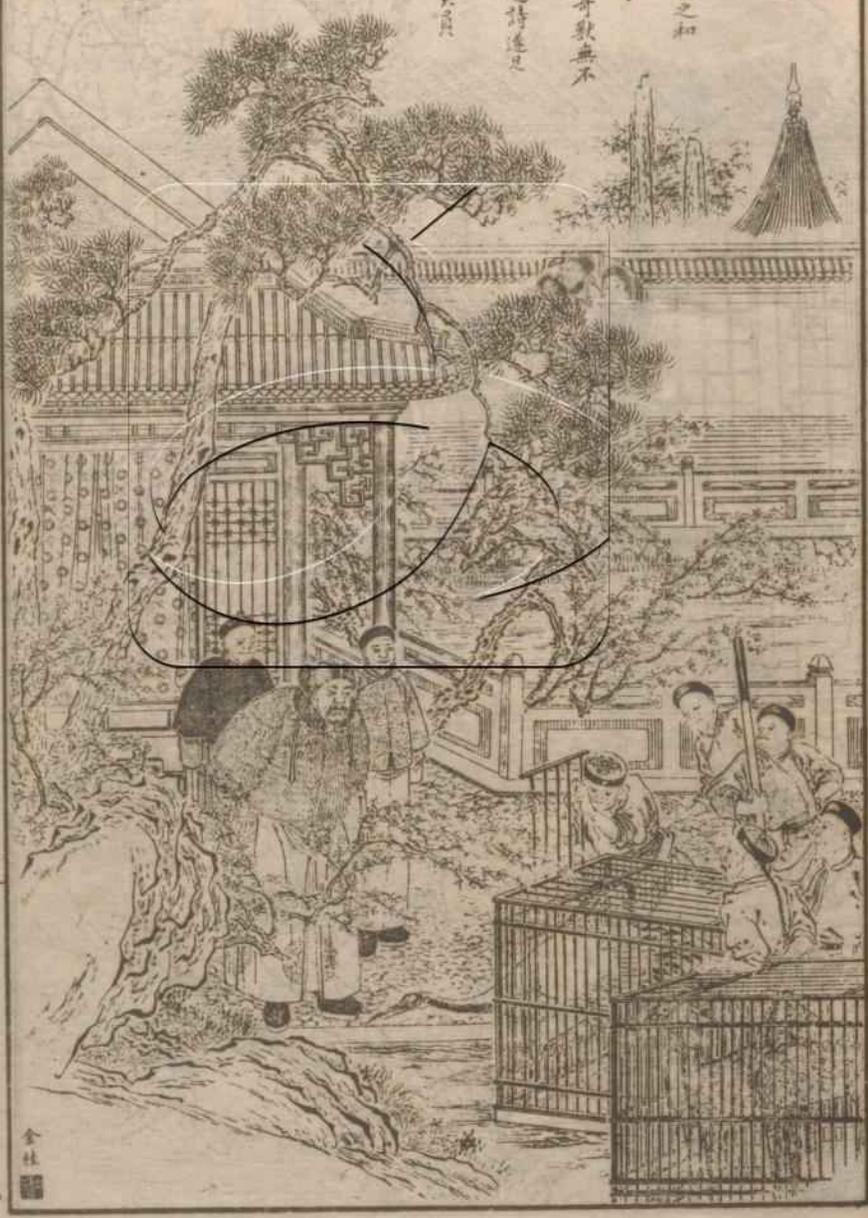
烟醉

本坡法界八仙橋境有專
人蕭某開設
春呂小烟館其館短
榻以霧吞雲
以博取遊之趣者
大都皆親
永熱山之流一
日更深人
靜烟容散盡地將
雙扉扁閉今
野某甲煎熟烟膏儀而鍋中
聲沸泡如潮
湯烟氣氤氳雲時間滿室皆是
甲遂昏暈倒
地店主等時已高臥亦均昏
沈之如醉如夢
至翌日午刻店主等半迷半醒
而甲則骨騰
如故也有烟霞之癖者其亦有
說否



鶴鹿同春

鳳儀歌舞樂虞陛之和
聲瑞貢裝
陳仰周廷之雅化我
朝德隆上古極之珍禽奇獸無不
應運而興
蓮鏡屏湖難離社之詩遠足
宜王化而
秋我開歲京有某六月
以梅花鹿
兩隻白鶴一對
送入某邸
園中想頭養之
餘聊供玩
好從此梅花有伴
無煩對竹
幽思莫夢非迷定
與食羊共
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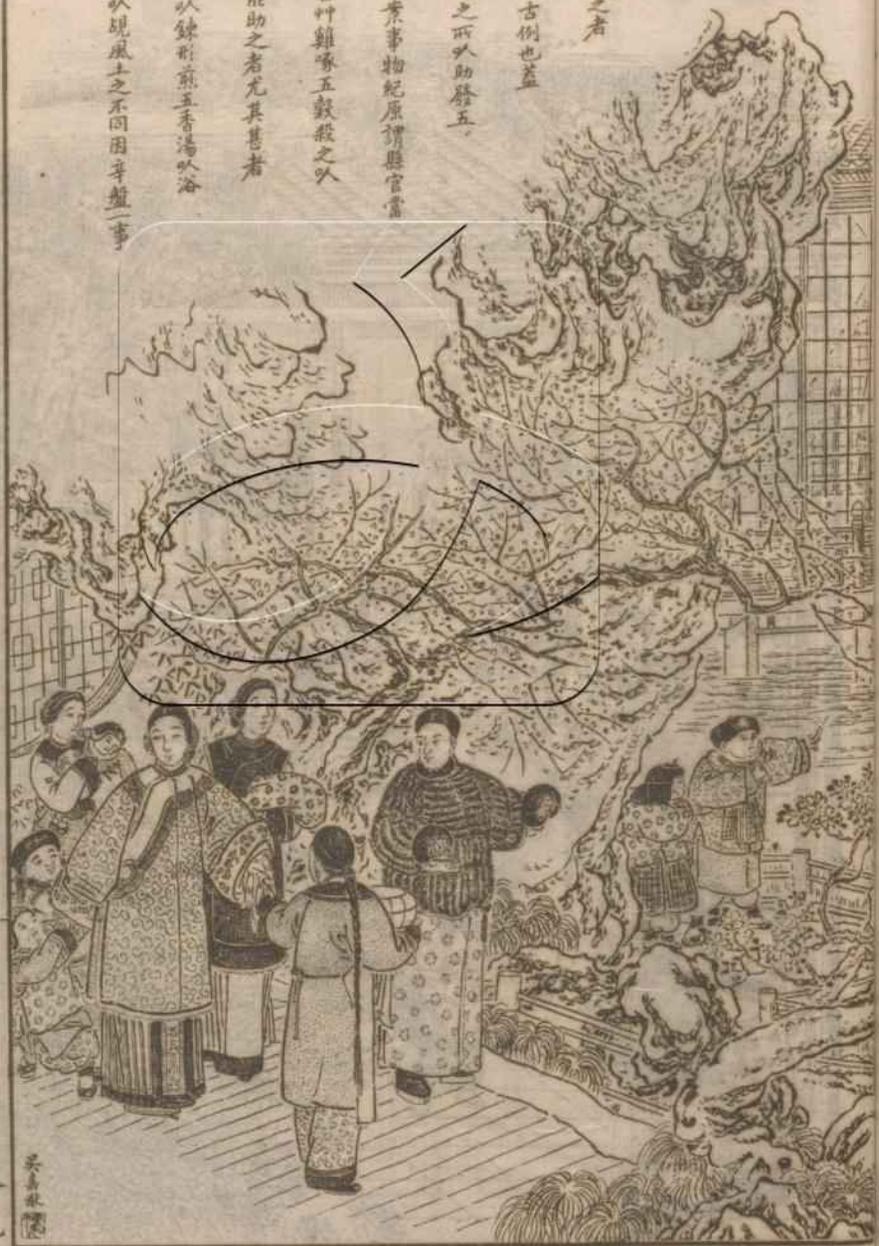
去冬有燕趙客旅
 次吳地值元
 旦日來冠清楚往
 某姻家賀年
 其款待殷勤留之
 午膳此往園
 中閒眺見其家

辛 盤 薦 瑞



中幼華
 林鋼盤中
 置五味
 幸物敬其
 壽長家
 大舟之歸而
 舉以同人
 人亦莫解有識之者
 刺渠而笑曰
 此即薦辛盤之古例也蓋
 取辛味能通
 神明去穢惡敬之而助發五
 臟之氣何子
 之少兒多怪也某事物紀原謂縣官嘗
 於是日懸羊
 磔雞以羊豕百十雞啄五穀殺之以
 助生氣一似
 氣之生發真能助之者尤其甚者
 謂正旦當生
 吞雞子一枚可以鍊形煎玉香湯以浴
 可以黑髮語
 雖不經事亦可以規風土之不同因辛盤一事
 而附誌之

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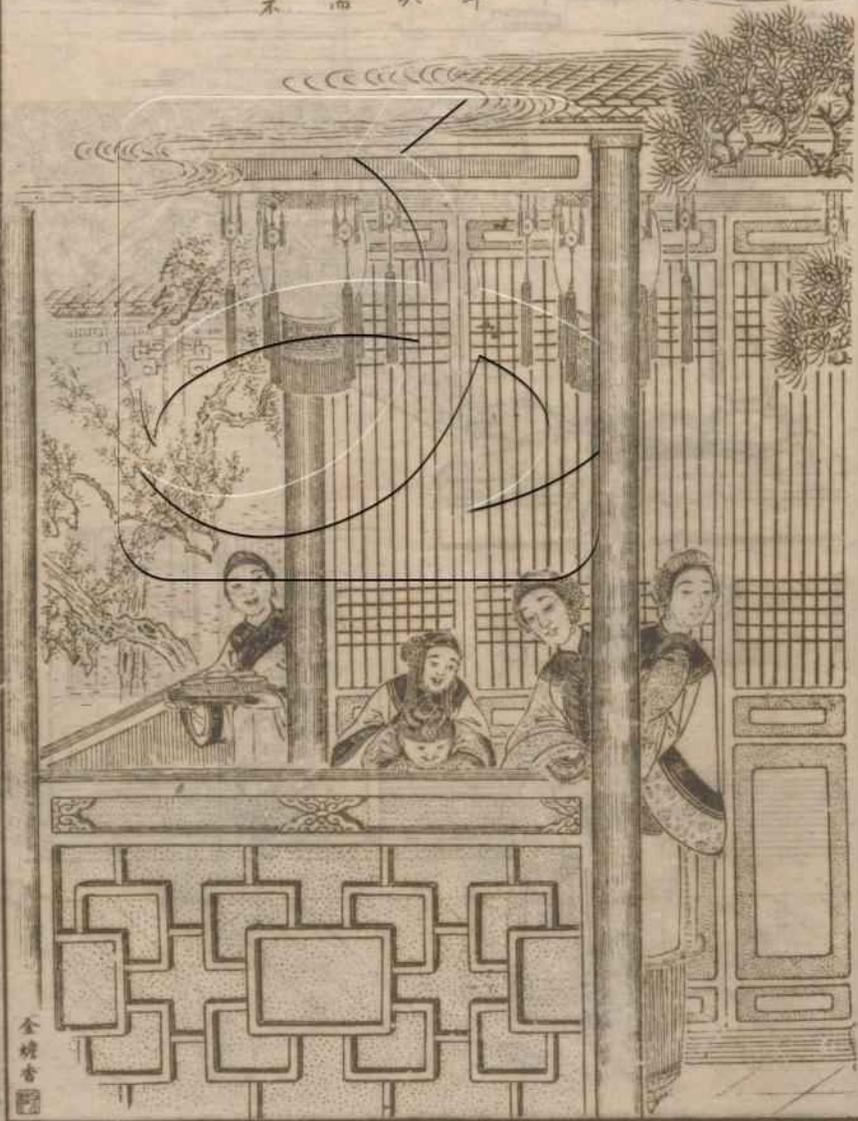


椒 花 晉 酒

楊玉如申左人也
性耿介有古
人風而不拘於
俗年居古稱
喜飲酒食肉去
朋有客寓其
家至元巨見其
家祀祖禮神
畢子孫各將椒
酒進於家長
之前神福祝壽
然後魚肉雜
鴨翎列於陳聚
而暢飲極盡
和樂客心訝之謂
之曰吾子古



虞獨敦力婦未俗
尚已願獨不
知食肉者鄙乎稽
曰今之人內
行未修平日肆行
無忌欲飲不
食葷腥謂足避神明之
鑒信是真鄙
而可笑若吾家請如朕
如無或遺禮
即此樹花晉酒老夫飲之數年
來如一日而
子乃欲以愚夫愚婦之見漫以
例我耶家漸
而退以告予曰飲屠蘇酒而
除我服梅花
酒而却老令人猶有行之者無不
若此事之可
以規禮也固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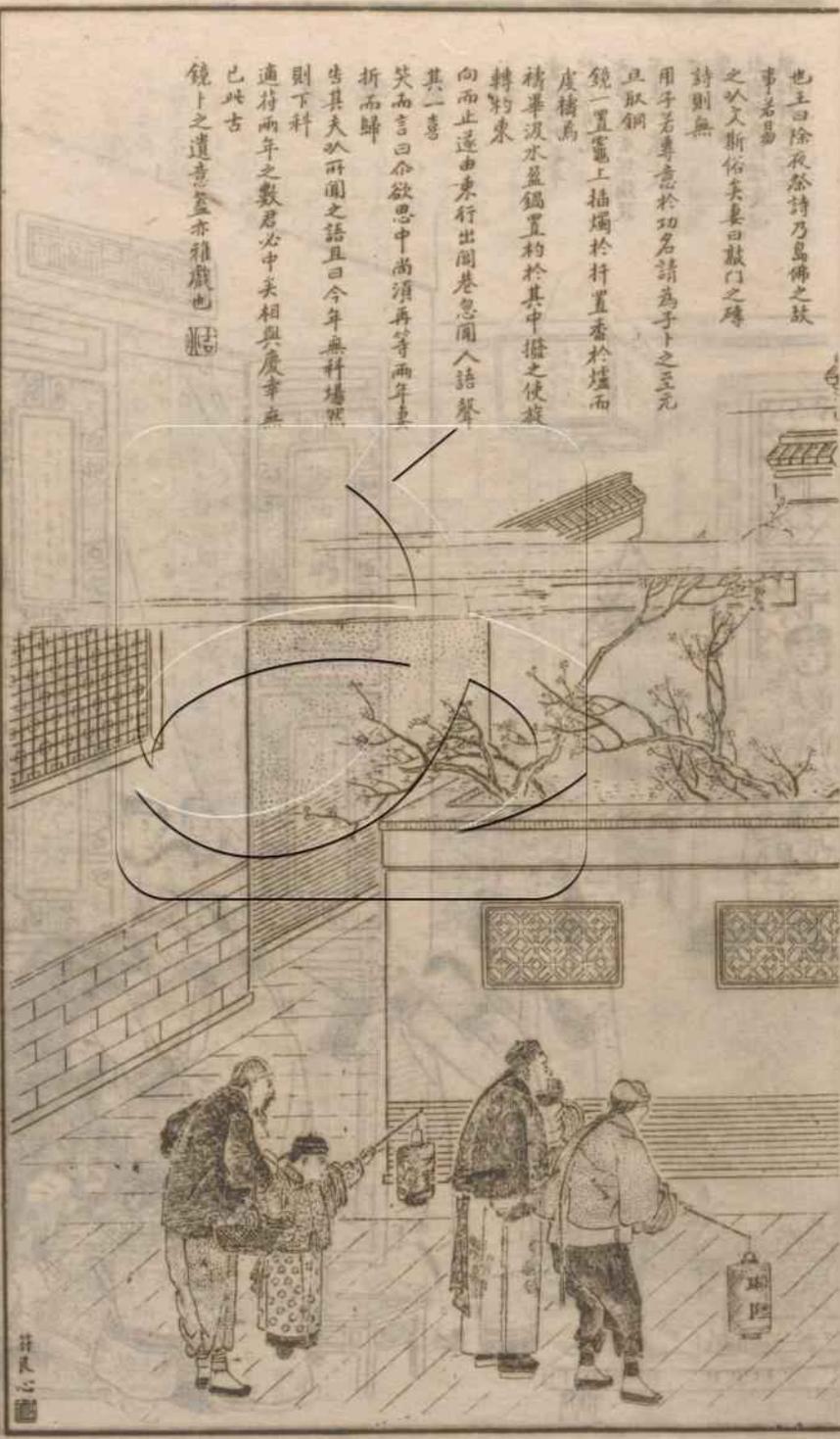


鏡 聽 卜 吉

常熟王聽仙者弱冠娶楊氏女為室伉儷甚篤去歲就童子試冠其軍妻喜甚望其飛黃心且切及秋風鐵羽王甚志然除夜祀祖畢點燈以照虛耗王取詩福以祭妻謂之曰公敬以一矜老耶何不祭文福而祭詩福



也王曰除夜祭詩乃為佛之故事若易之以文斯俗矣妻曰敬門之磚詩則無用子若專意於功名請為子卜之三元且取銅鏡一置室上插燭於杆置香於爐而積華汲水盈鍋置杓於其中搯之使旋轉物來向而止遂由東行出問巷忽聞人語聲其一喜笑而言曰公欲思中尚須再等兩年重折而歸告其夫以所聞之語且曰今年無科場則下科通符兩年之數君必中矣相與慶幸甚已此古鏡卜之遺意蓋亦雜戲也



喜 迎 紫 姑

雲岡俗例每年
於元宵兒
女輩焚香燃燭設
茶果於桌上以
祝金作婦人刑用飯
簪履之或
赴廟同或於牆角迎
紫姑神祝之曰子



香不在香姑亦歸小姑
可出迎神來指者
覺重能跳躍不在以
占行年吉凶信之
者宋曆年未必於
正月上旬舉行
相傳神是人家
之妻為大婦
兩姨投以機事子
正月三言懷激而死者
香者蓋其夫名
曹即大婦也余去年
家居時鄰人嘗
迎之真若有神指附
依非人所偽作者
惟神祇一神何以隨
處迎之而皆理
豈亦如聰明正直
之神無所
往而不存耶
吁異矣



永鉢傳家

聽觀古今未
文人學士
前負雅名
元度六都
絕後
而
空
前
未
有
香
拜
聯
拜
竟得冠冕
身安如出一轍者乃江右有庚午
解元鼎君
明景者其哲嗣諱吉於己丑科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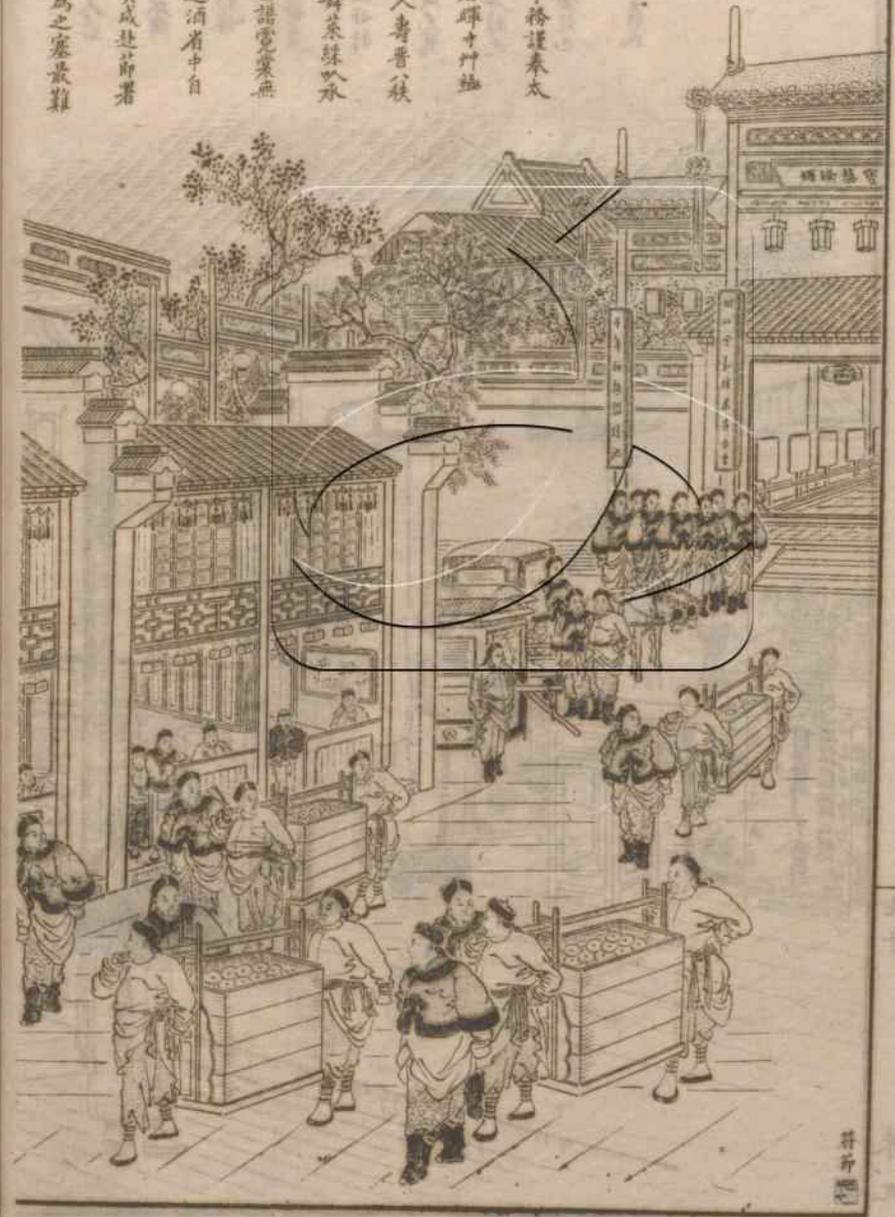


試又作第
一八文章聲價未衣人若
鍾情獨厚
者說者謂家學相承淵
源有自起
起元著亦同衣鉢相傳
而不知其
祖德留貽食報正未可量
也先是鼎
姓累世式微自其祖好行
其德樂善
不倦而於凶年饑歲尤篤
意於振濟
盡力捐輸無稍吝吝積之
厚者流自
光宜乎其子孫之崛起也
一門兩世
同此不作第二人想鼎氏
之福其未
有艾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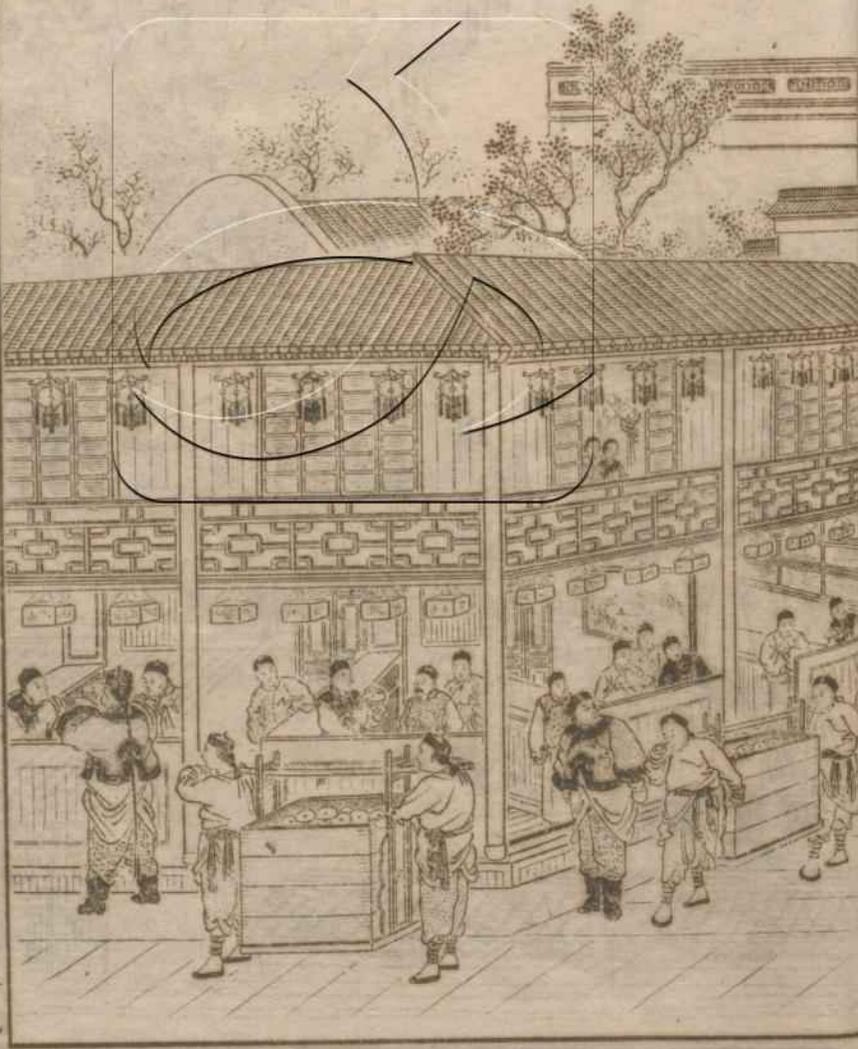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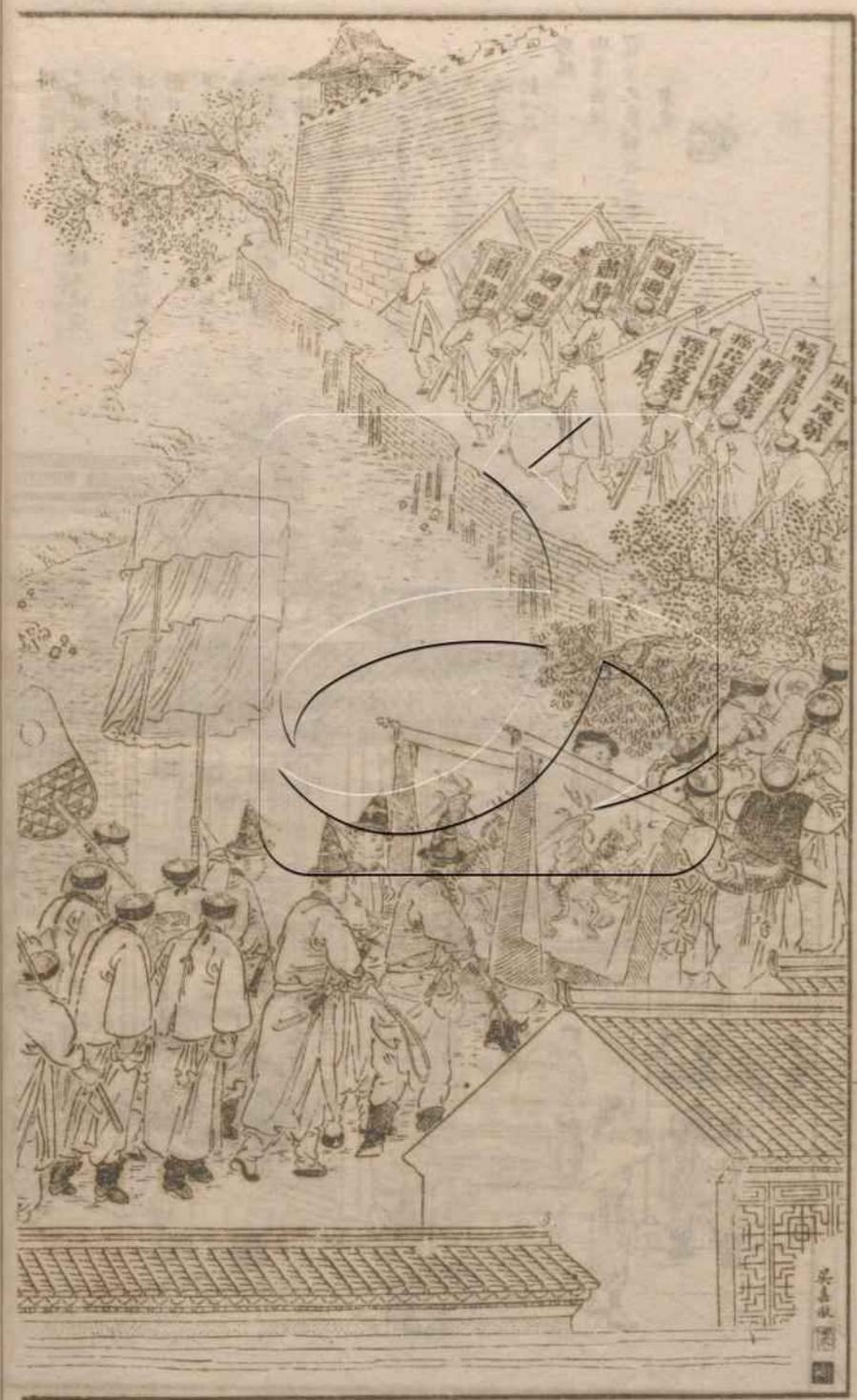
林 壬 祝 嘏

林神甫呈使自奉
 吳命督辦全臺德聖事務謹奉太
 夫人壽儀
 願養於前著中春輝十州地
 盡孝思
 年十月既望太夫人壽普儀
 願眉瞻齒
 福履康寧呈使每茶錄以承
 歡格梨園
 而祝嘏堂開畫錦曲諧霓裳無
 不樂瞻地
 杖之儀願進兕觥之酒省中自
 劉省三爵
 餅以下及印委各員成赴節署
 恭祝坤齡
 一時車馬喧闐巷為之塞最難



得者節署
 之前既高搭五色彩棚而城廂
 內外鋪戶
 亦皆張燈結彩通伸慶祝是
 則非呈使
 平日之能得民心也易克臻此
 而太夫人
 之喜悅更可知矣次日太夫人
 飭發下兵
 弁扛出壽餅數百擔每鋪戶
 致送二枚
 以答歡意云洪範詳五福之徵
 天保晉元
 如之頌矣星輝耀庶幾享文
 無窮至累
 封一品
 恩賜
 御書匾額
 寵榮之盛曠世罕觀尤豈可伴得
 者哉





吳嘉祿

廣揚誌盛

己丑科武會試撤圍後十月初五日卯正

皇上升

大和殿

欽點武殿試進士經傳臚紀堪榮 金殿唱名狀元李

夢說等引

見畢由順天府飭員派差預備執事人等

與夫清道龍虎標狀元榜眼探花及

第等碑在前引導狀元李夢說榜

眼徐海波探花傅德凱等披甲頂

盔跨馬遊行一時揚眉吐氣不啻春

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

花光景至正陽門觀城內

武聖廟拈香回至山左會館

肆筵設席共賀登科味

免置之三章竊歡我

國家千城之守固不乏地



古鼎躍水

秦不離周鼎，泗水漢乃得寶。鼎于沙陸，神物之顯助。固自有時也，漢門漁人某甲一日，舉網獲一古鼎，其足三，其腹鑄有大甲，其聲猶如洪鐘之重，而斤有奇，甲不知寶貴，持向某骨董店求售。店主聞以賤值重為濯磨，寶光煥發，惟其刻則奇語重，喻者甚少，後值金工，鎔化盡，係真金，換得銀錢二千數百枚，或曰此必富室所鑄，不知何年失落水中者。若清廟明堂之器，則非金質，然無否歟，以俟博物君子。



東瀛孝子

樺官野史云：記日本風俗有孝女而無孝子，余竊嘗疑之。近有仁太郎者，富岡町漁婦森田衣西之婿也。少有志事，母以孝聞宗族鄉黨，咸無間言。今年年已老，患沈疴，仁太郎侍奉湯藥，日夜無倦容。一日，母已垂危，仁太郎伏地額天，一榻欲絕。有頃，母忽復甦，人皆謂為孝感所致。以龍城下播為美談，由鎮西日報記其事，介報特為采錄，以風薄俗而補小說家所不及云。



歌 舞 昇 平

上元佳節江州居民鼓
 舞賽燈之
 舉往與高米烈自本
 歲災民過
 告物力維艱於是共惜浮
 費非穰穰
 前之門簾爭妍欲同茲陋紅塵
 燈明如畫
 蓋已寥落如晨星矣奉天某軒落
 五穀豐登
 人民和樂真象磁寶製成各色玲瓏
 彩燈八山
 八海與圓不夜之城屏行於鴻龐
 魚勝之畔
 節專竹屋之間一時鐘鼓爭鳴
 聲震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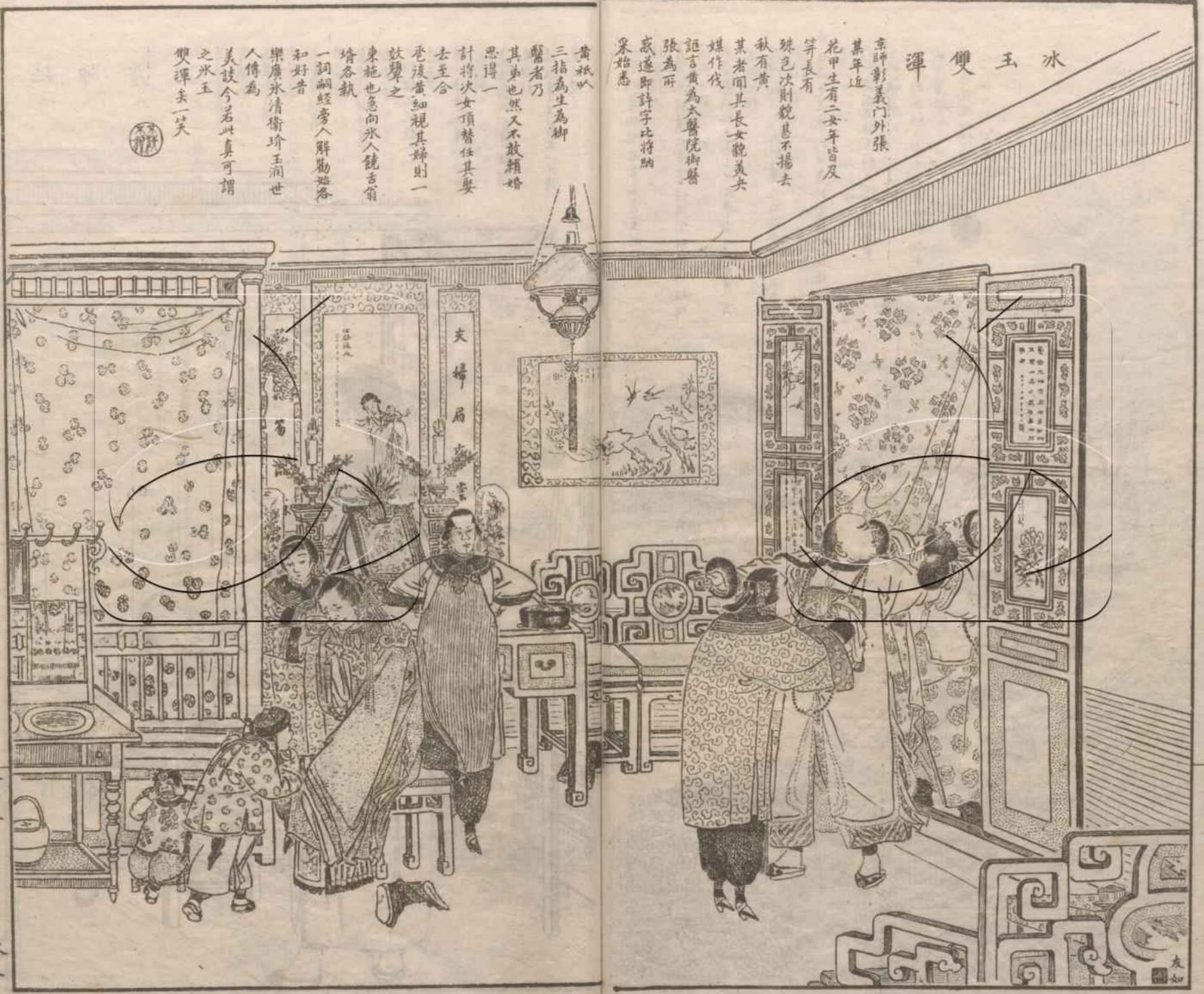
此歌彼舞熱鬧非常而富室則施
 捨金錢入
 蘇立木桿高出雲霄仿浮圖形無琉璃
 諸燈上放
 無量光明如南山上之九華燈可以照見百
 里沐光陌
 連燈對千門遍月華之句恰合此時風景
 是誠
 盛世昇平之象也該處於饋饗之後繼以
 豐年民情
 之歡樂固不待言特天道無私安見
 不以福奉
 天者轉而福江州之民乎竹野微臣
 故樂得耳
 筆而記之以誌欣幸云



冰 玉 雙 潭

京師彰義門外張
某年近
花甲生有二女年皆及
笄長有
珠色次則貌甚不揚去
秋有黃
某者聞其長女貌美共
媒作伐
詎言黃為大醫院御醫
張為所
惑遂即許字比將納
采始志

黃祇以
三指為生為脚
醫者乃
其弟也然又不敢賴婚
思得一
計將次女頂替任其娶
去至合
老後黃細視其婦則一
效顰之
東施也急向冰人說古翁
培各執
一詞嗣經旁人解勸始各
和好音
樂廣冰清衛玠玉潤世
人傳為
美談今若此真可謂
之冰玉
雙潭矣一笑



延 師 虐 政

尊師重道古
有明訓
而要不可語
於豪暴
之家厦門有
黃金條
者饒於財性甚
鄙吝平
日錙銖必較故人
皆惡之
生一子年尚幼稚延一
石井鄉
童生鄭姓到家課讀
先與約
法數章其畧云一不許
先生夜

一不許先生夜間出門
二不許先生暑天裸體
三不許先生有朋友往
來
四不許先生請家住宿
五不許先生與主人共
六不許先生在主人之
前笑言戲語



間出門二不許先生暑天裸體三
不許有
朋友往來四不許回家住宿五不許
與主人
共坐五主人年逾知命而先生則僅
弱冠故
先生之見主人當執弟子禮呼主人為
叔伯六
不許先生在主人之前笑言戲語其
約如此
鄭因貧窘隱忍就之一日有友過訪
主人噴
有煩言為友所聞輒以微詞鄭大慙
遂斗館
去嗚呼師道日非而待師之道亦日
薄凌夷
至此誠非韓昌黎所及料者吾是
以請師
說而神往也



職官不謹

昔杜牧為分司御史幕時聞之貳雲
元稹當廉
訪潮東戀鏡湖之春色古來迷香
洞裏銷金
帳中名士風流鍾情獨厚馬去年
聞京師有
某官在前門外額雲妓寮春一名
林焚兩亞
雲時尋好夢一日天寒薄莫某官
悄然而至
筵間玳瑁低唱淺斟正在酒酣耳
熱微聞香
澤之際忽敲門聲甚厲突有杜漢
數人橫冲
直入龜奴攔阻不住問曰君非某寺
之少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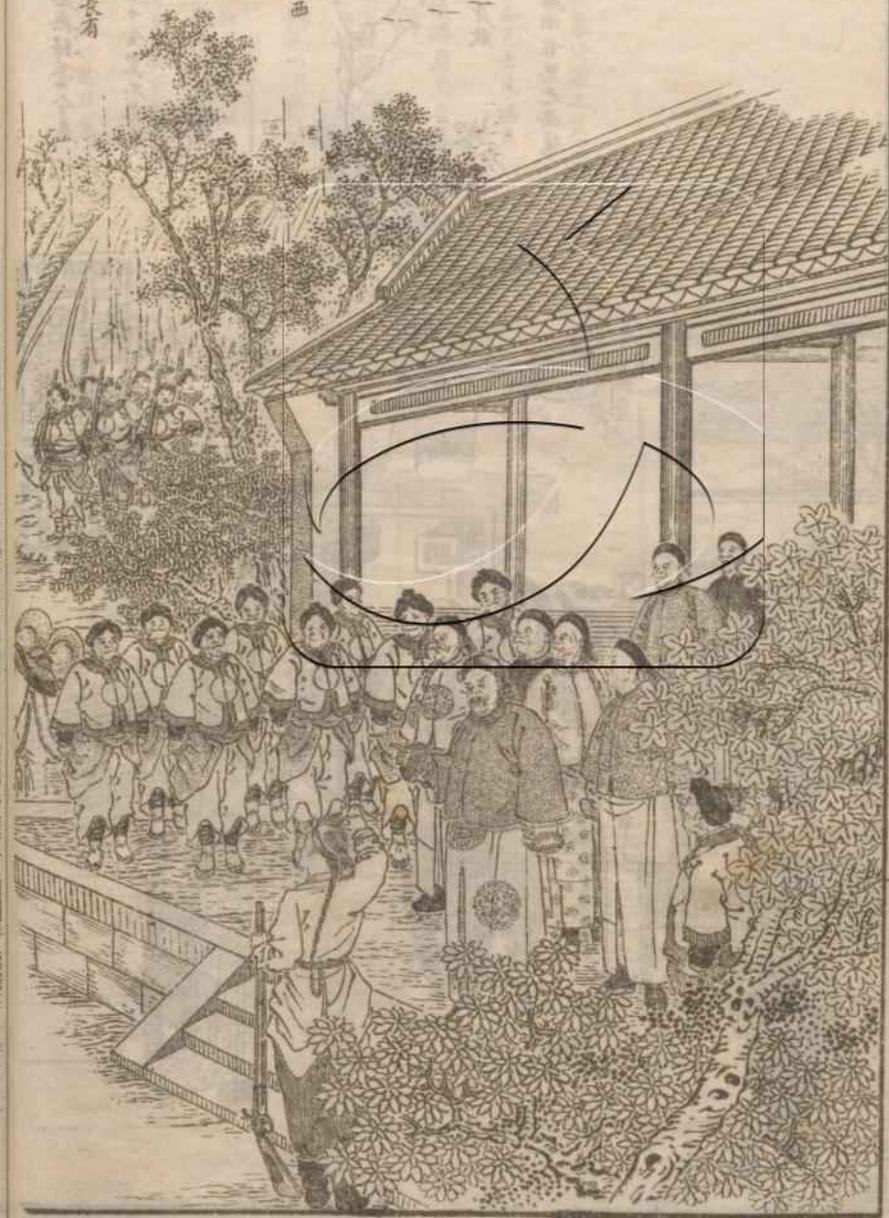
良心

此何地而可輕入請必無歸當令看
遍長安花
也某官大官許給五十金衆不允又
添五十金
始各星散或謂堂上京師偶欲領略
箇中風味
乃偏遇若輩之惡
作劇亦
太不情矣
獨不思
輕身而出
鍾情于
浴柳墻花一經覺身欺
名翠即
伴而獲免已遭窘辱回首思之尚復
成何體
統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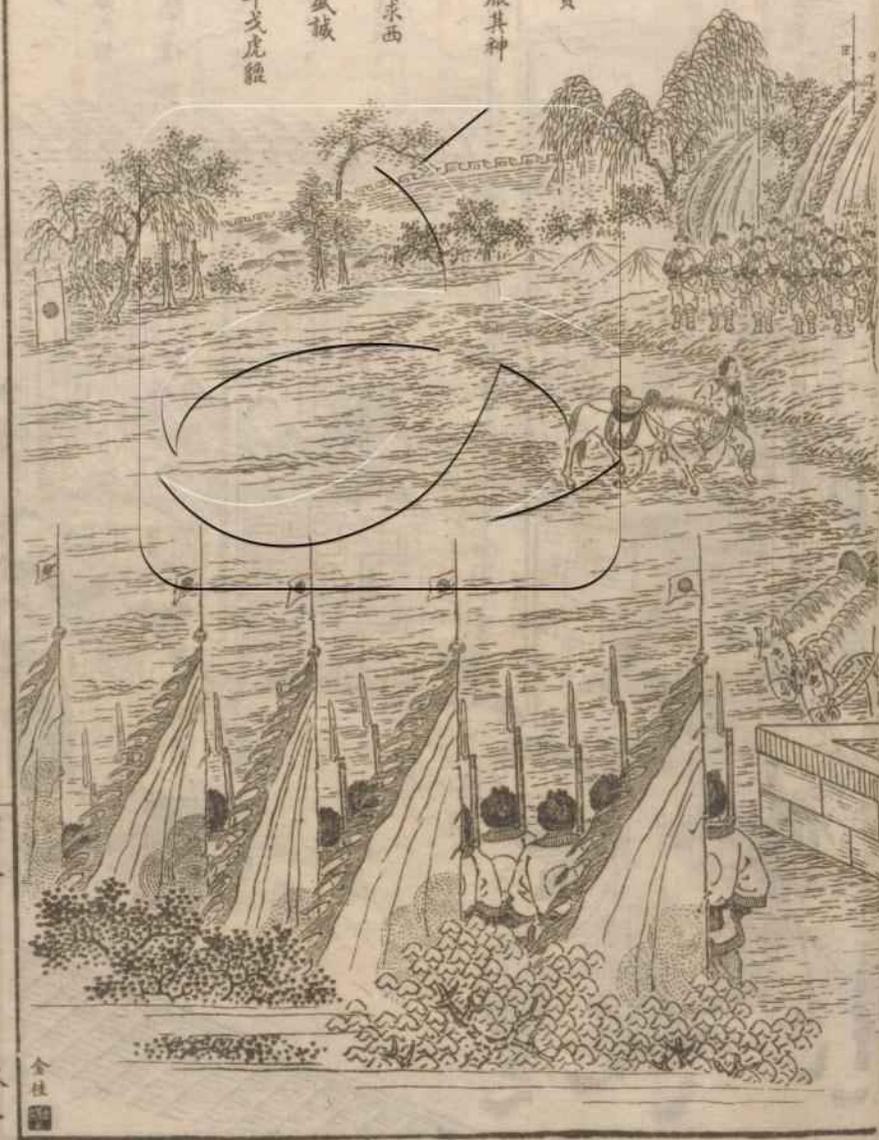


技進于神

去冬某日
為京師
神機營操
演各陣
之期禮部慶節
撰貝子
慈管營各大臣齊集西
教場會
同校閱三令五申
軍容嚴
肅起極之士踴躍
用命靡
不其能獻技各盡其長有
其委員



者精習西人測量之法指
揮各機砲
板機而發無不中的或有疑
其預將演
放地步量度明白故能臨
時有準委
員因請別指一地經某大臣親
步至三里
之遙植立一鶴令其再測該員
試之如前
依然不差果奉於是王大臣服其神
妙相與嘆
賞我
朝歷幣千百萬金塔有人材講求西
法而技統
之精卒能駕而上之武備之盛誠
可謂起較
前古又豈止將語語略士習于戈虎經
熊羅為足
備千城之選也哉



甲午

枯楊生梯

某甲在白門某著作蓮花幕友館
 數所入積於願豐性
 喜風流而有季常之懼故雖雲情
 而意春與未來入不
 敢公然左抱右擁乃置空室一兩欲
 忙阿嬌窺得某顯者
 有使令婢女玉質冰肌丰姿楚
 央媒撮合擬納為小
 星媒貪重利掉其生花之舌妮
 動聽遂逃顯者應
 先甲甚喜擇吉娶婦將
 詠賦蕊嬌香雙恣
 採之向不料好事多
 磨為顯者訪知其
 人稱髮難皮龍鍾殊
 甚謂一樹梨花壁
 海棠何物老奴乃堪
 消受此豔福不禁
 勃然大怒急飭家
 丁多人立刻至
 某甲家將婢搶回
 為時尚早幸



張志法

得完壁或曰甲
 誠幸去我設
 竟納為蓮室青
 地秀嫩恐它
 日疲于奔命不
 免有左右做
 人難之請即不
 然春光滿
 漢何以息河
 東獅吼
 之聲子呵

追其吉兮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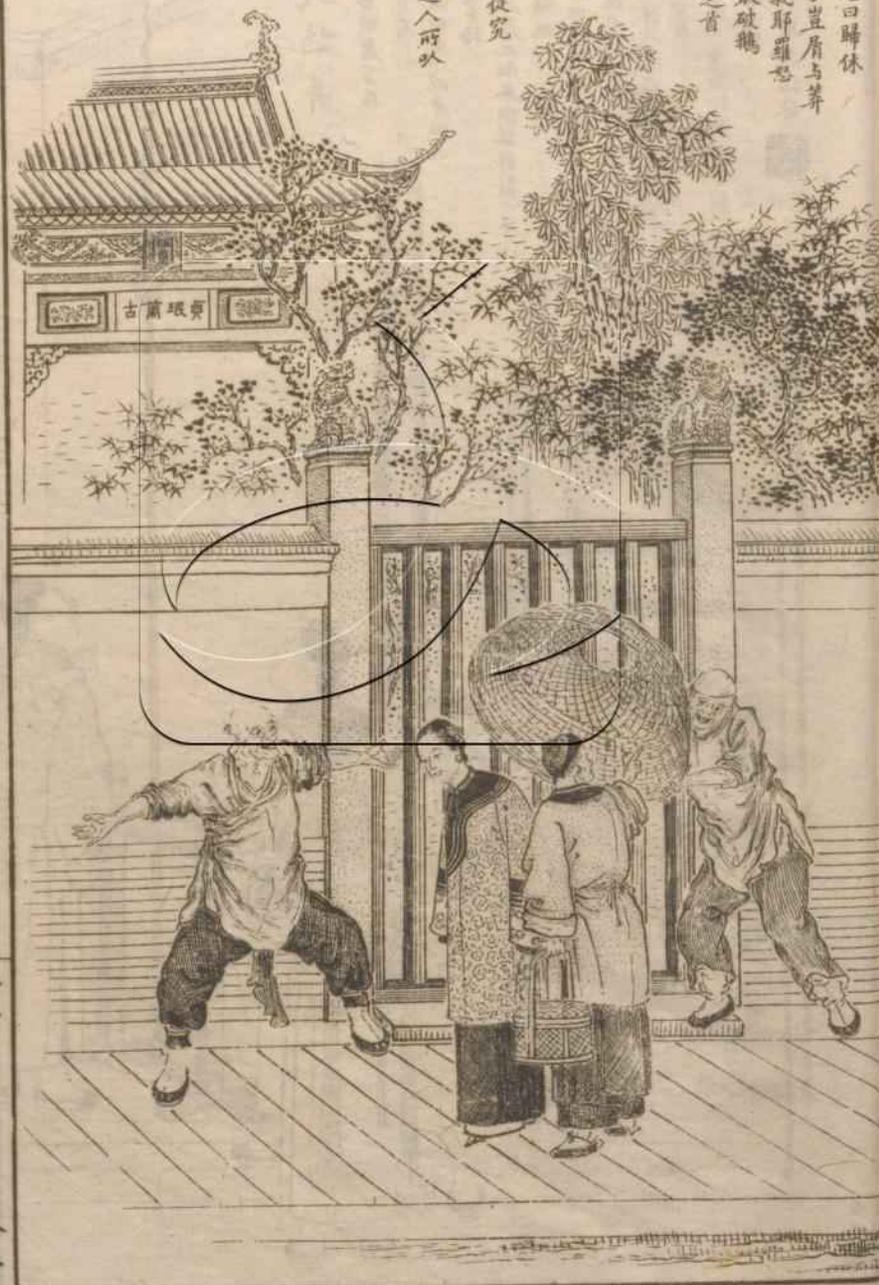


狂徒宜懲

温州某氏女適某姓為室
 姿容靚麗而性格端莊
 莊蓋雖習三小案實具名
 門風範為一日歸母家
 魚更而雖始狀言被逐遇羅阿
 鴻等數人目送之餘驚
 為絕艷豈是為角神女赴東
 王陽臺之約者遂動
 感慨驚死之興尾隨其後
 入以將詞女頓首微紅
 低垂於頸伴姍素與羅相識
 正告之曰是為某家羅
 數因自有夫莫誤作烟花
 隊中人請勿相固羅
 聞言更詳頭品足百計



擲拾女叱她曰歸休
 人家好女子豈屑与莽
 兒郎同氣耶羅忍
 甚就地拾取破鞋
 籠罩撲女之首
 女大遭窘
 辱歸
 告其兄
 控之
 琴堂有
 司准調飭提究
 辨誦行露
 之三章古之人所以
 有多露之
 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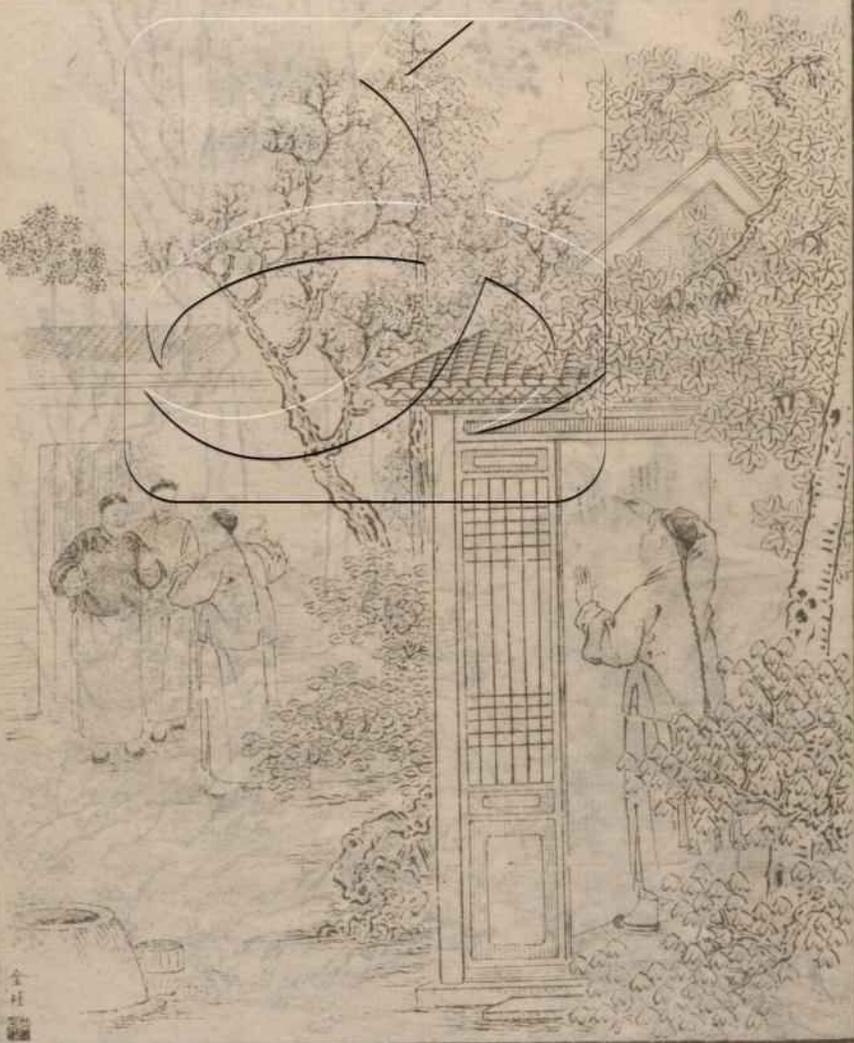
巨戈誌异

客有來自惠州者言在
廣府會館見有
長檣一丈儼如丈八蛇牙斑
駁陸離洵為奇物
問之則曰唐人容此向無聯絡前數十年
創建會館掘地
得此旁有石碑經濯磨後細為考驗則
宋將楊延昭之物
也夫延昭為宋代名將出鎮三關未悉
何故瘞其遺器
於鷺湖耶唐人詩云折戟沈沙鐵
未消自將磨洗認
前朝洵堪為斯器借味



題詩卷潮

世間俗尚之信報喜又八款筆留
題忠節本
未畫日八笑其地我猶得其惠聞
剛看去年
秋試時有黃生者舟過滙輪詳讀
而忽詩興
勃發遂題壁云激骨涼風不寐
寒四山青
山日色含三日過而無人走思見舟
人在大杉
迤邐防口驛久題壁三為應恩科
上福州山
老水色兩悠小要公茂在室孤
守空房淚
直浪未若海生黃生黃生黃生
人過此見
詩安不絕詞情若黃生者信手塗
題數語笑
柄亦本不自量矣寧路題詩卷五
慎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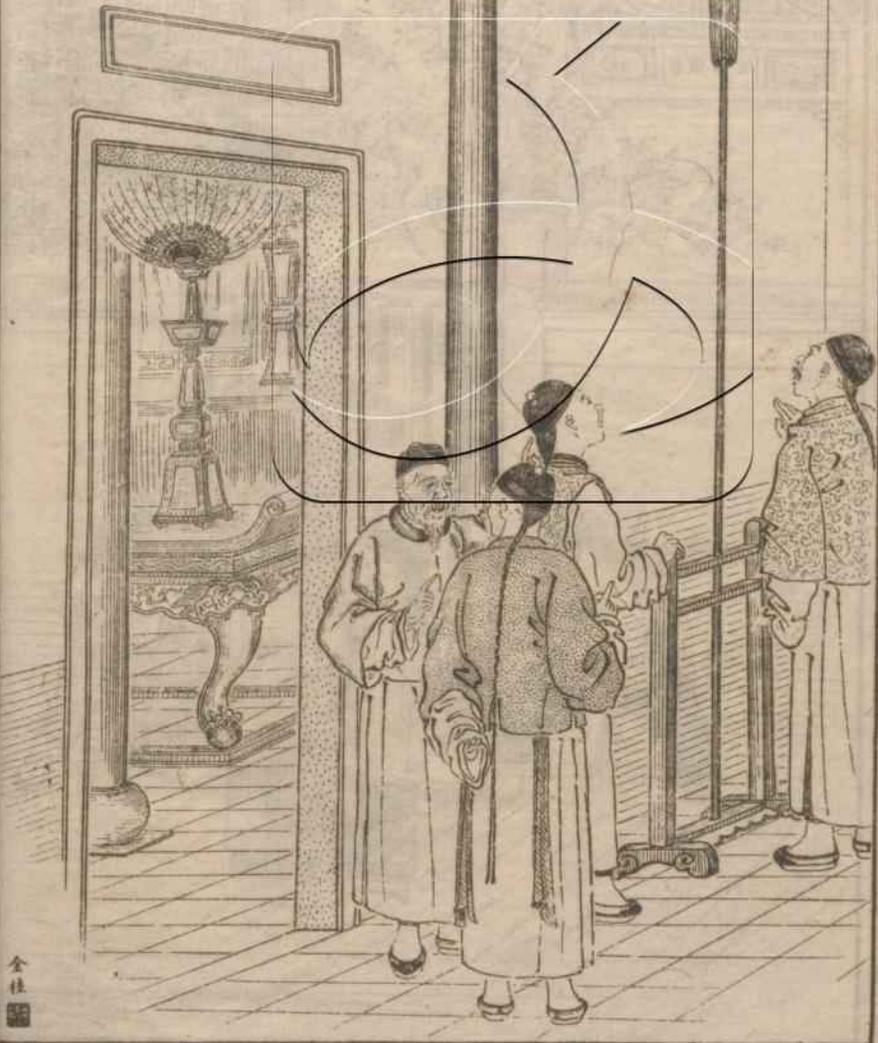
巨戈誌异

客有來自惠州者言在
廣府會館見有
長檣一丈儼如丈八蛇牙斑
駁陸離洵為奇物
問之則曰唐人容此向無聯絡前數十年
創建會館掘地
得此旁有石碑經濯磨後細為考驗則
宋將楊延昭之物
也夫延昭為宋代名將出鎮三關未悉
何故瘞其遺器
於鷺湖耶唐人詩云折戟沈沙鐵
未消自將磨洗認
前朝洵堪為斯器借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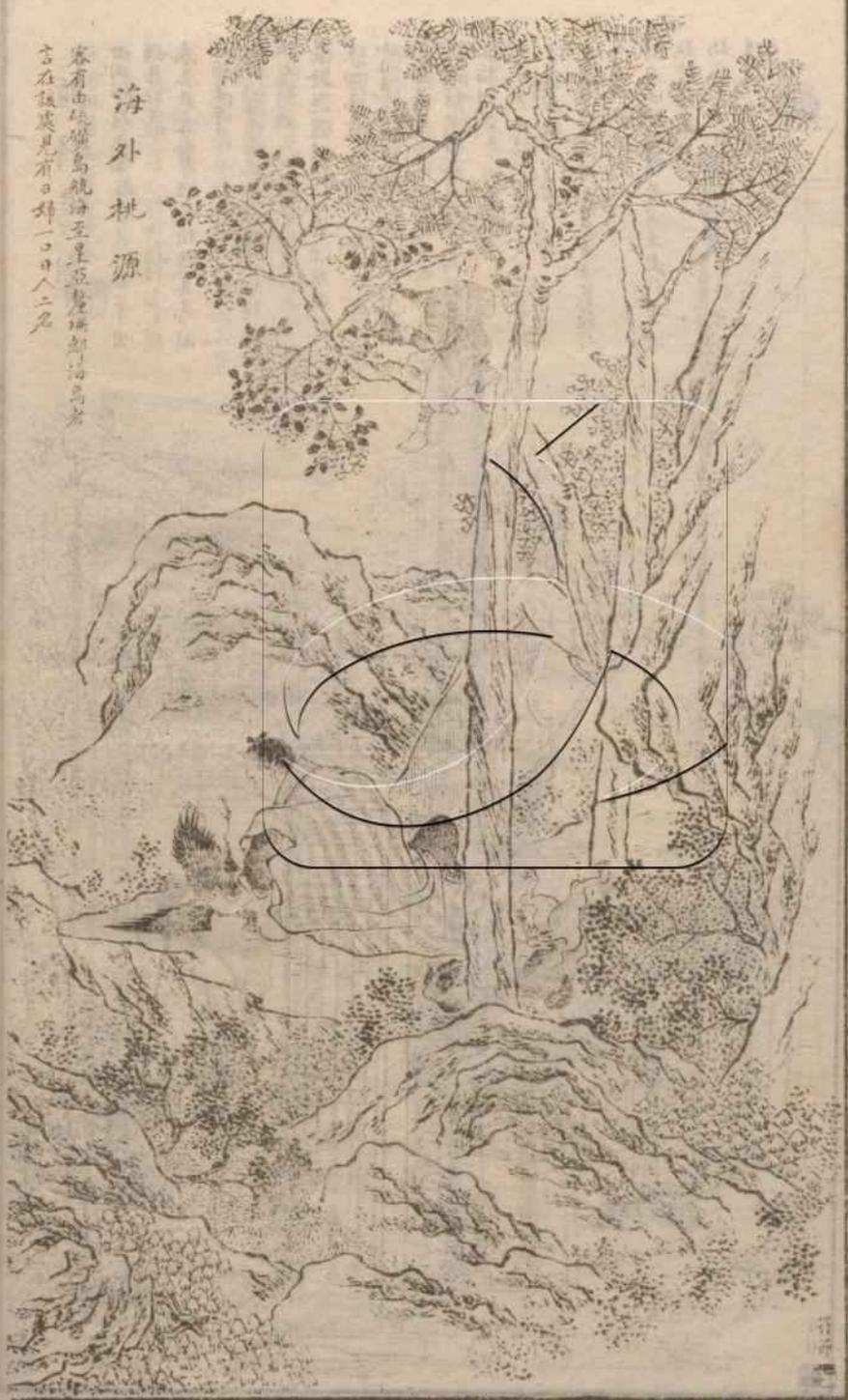
題詩卷潮

世間俗尚之信報喜又八款筆留
題忠節本
未畫日八笑其地我猶得其惠聞
剛看去年
秋試時有黃生者舟過滙輪詳讀
而忽詩興
勃發遂題壁云激骨涼風不寐
寒四山青
山日色含三日過而無人走思見舟
人在大杉
迤邐防口驛久題壁三為應恩科
上福州山
老水色兩悠小要公茂在室孤
守空房淚
直浪未若海生黃生黃生黃生
人過此見
詩安不絕詞情若黃生者信手塗
題數語笑
柄亦本不自量矣寧路題詩卷五
慎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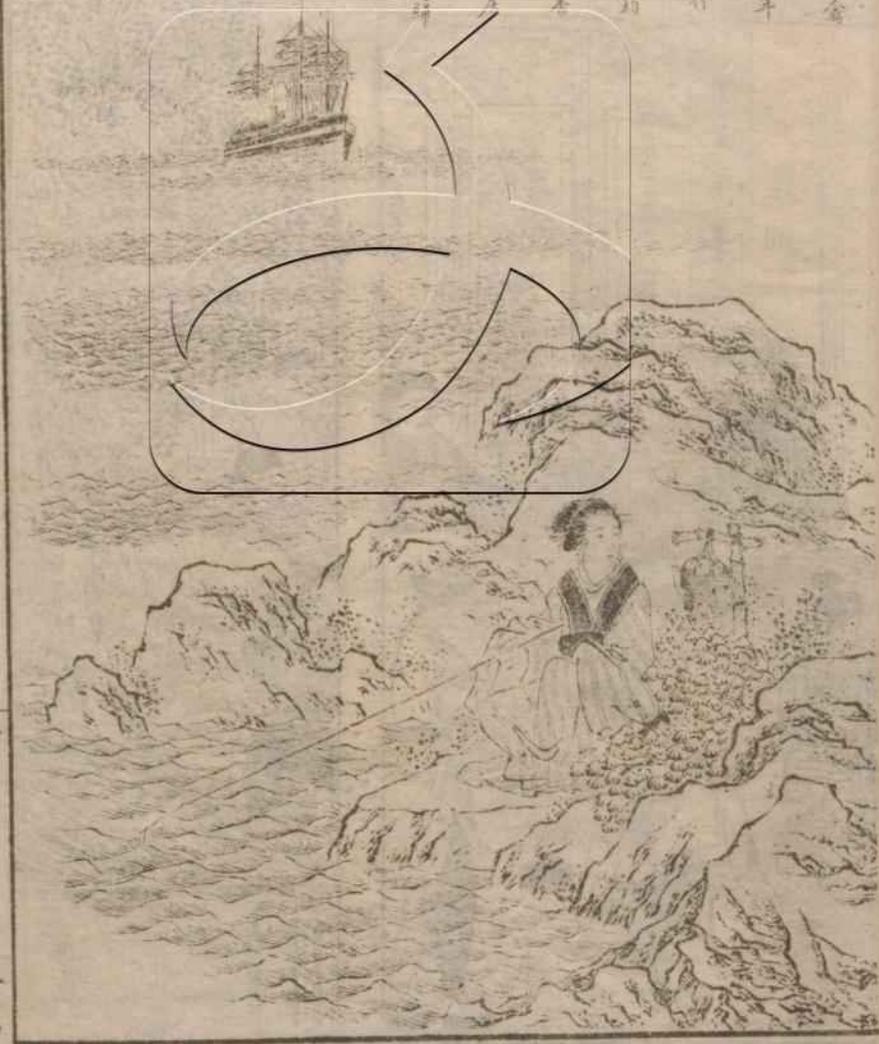


家有由琉球島航海至星亞歷地部海島者
言在該處見有日輝二日八二名

海外桃源



交惟棲於山下或峰末取果或研石投金
或敲鐵釘或或拘泉而飲生計
甚極儂然則有洞天并而皆之則三前平
由夏高得輝寫為解凡小輪
舟欲往亞和原地理州舟者尚有七八行
至中途忽遇颶風大作巨浪
滔天舟不能主任風輒至此島舟中人均
登岸但見古木参天蓬蒿
茂隳野花遍地鳥獸驚心田望平原
無人跡其七八想有他處過舟
徑去不知所往余幸休於風濤之際留居
此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至
不知人世幾易寒暑天破曉之有人勸之許
亦弗肯其始有聲於桃花嶺
東無處問津故遂致此問世不思
蜀那海外神仙境界令人可望
而不可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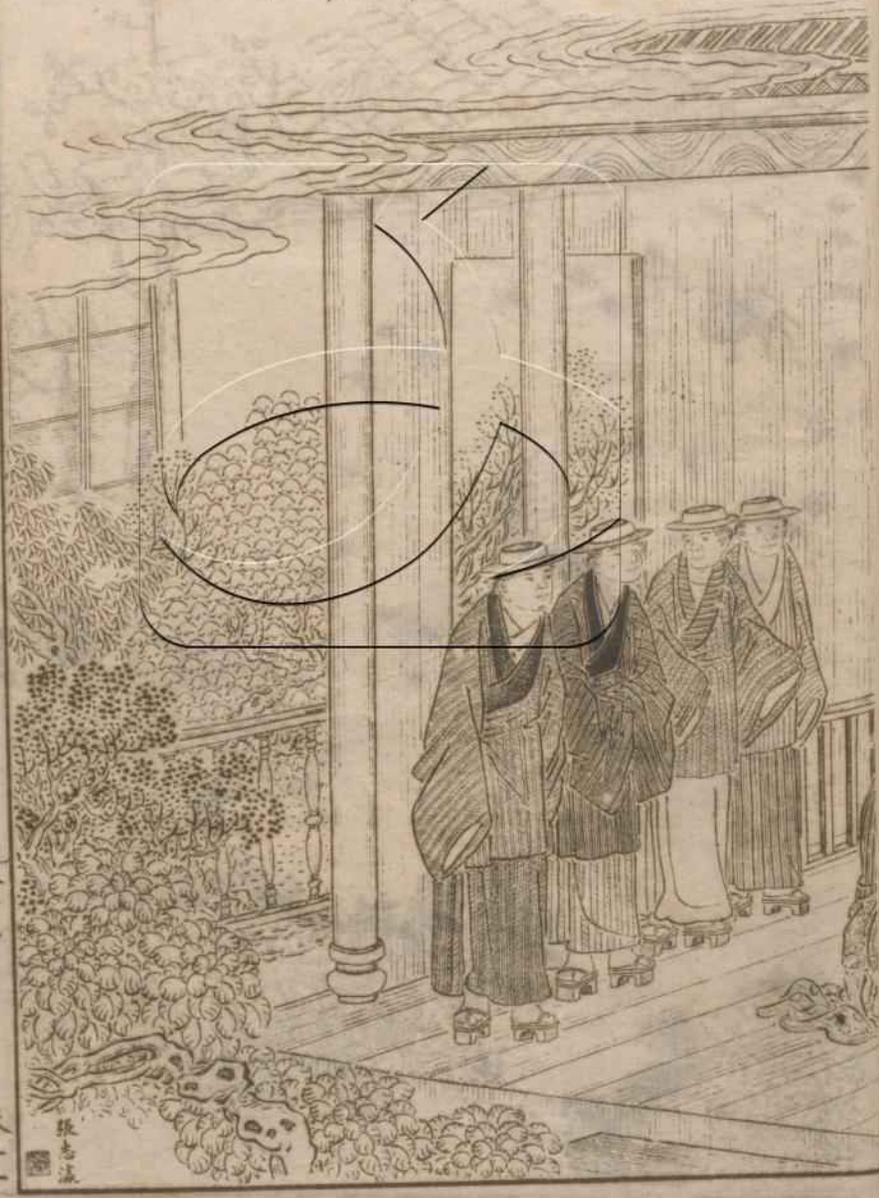


燒餅雜奇

兩男因一女而始
 森華人謂之
 吃餅日人謂之燒
 餅去年某日
 日春租界順興號
 店主王茂生
 至警署控告
 兩度使女名
 酒諾者忽然私奔
 出外被竊洋
 五十元時辰表一
 隻請為查究
 署中人即派巡捕
 尋獲該女訊
 得姓無竊物事因
 與英六船上



之司厄某省白頭
 約故假相從
 被王偵知狂追不及
 遂行誣極次
 日王以女已回宿
 請究究巡捕
 將情照會華理事
 楊星垣都轉
 立即提王至署責以
 誣害之罪王
 一再求恩判罰洋款
 十翼寄充振
 濟院者謂日本女子本
 類野雞大都
 無情無義所調婿者
 錢耳王不之
 悟而溺愛若是豈亦
 僕夫



劫妓迷新

劫界中救妓之事時有共聞要皆暗約可歡借坐馬車為名中途借過此等伎倆固已司空見慣然未聞有糾人擄劫者去冬有西馬路同安里妓女王文寶者一日乘野雞馬車至靜安寺西欲歸突有八人蜂擁上前乘勢將該妓攸縛連之昇我而去迨獲獲得知已者如黃鶴徒嘆奈何傳說於或謂是妓之本夫或謂是妓之神客姑置不論特白畫劫人如此明目張膽果何恃而不恐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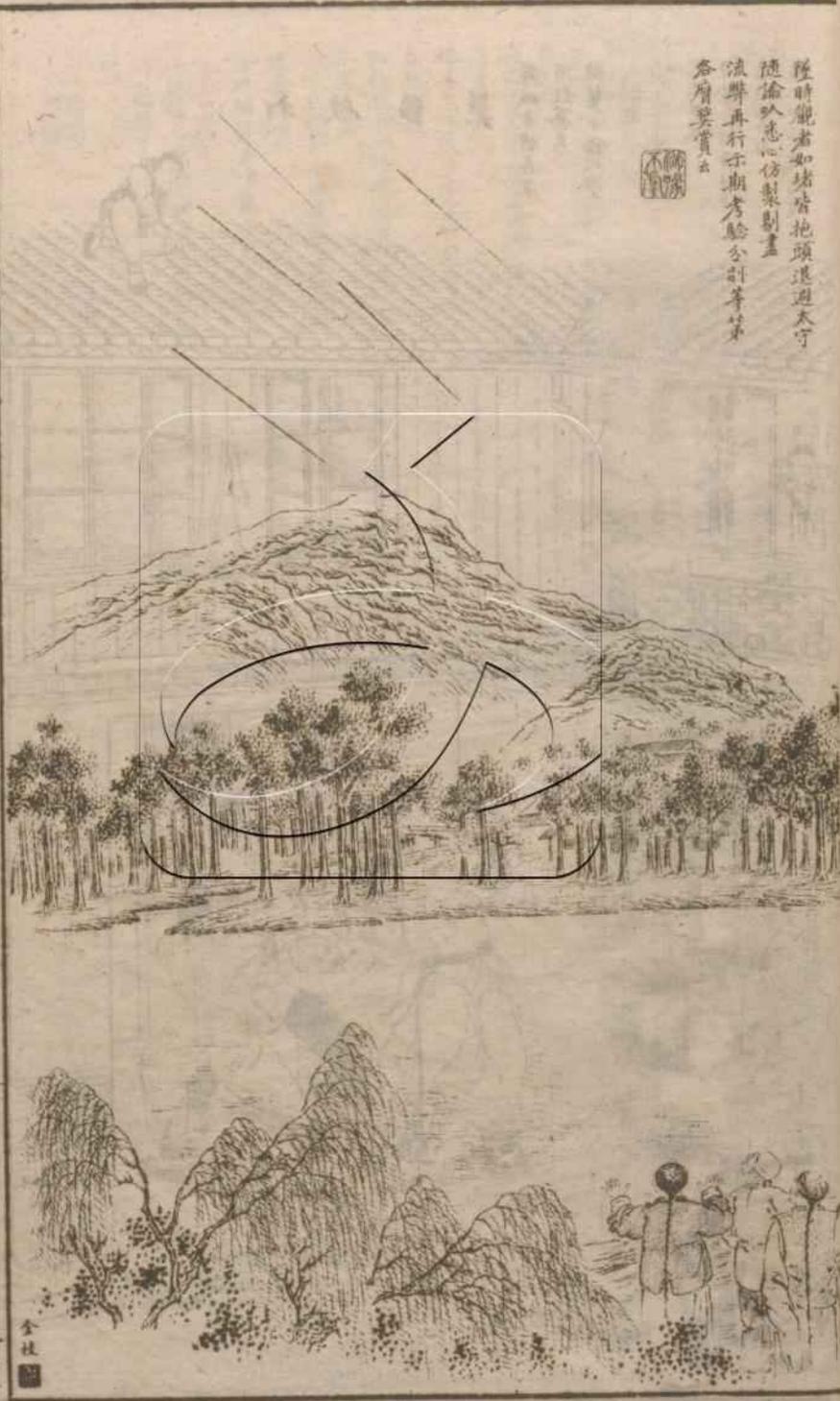


驗放火箭

臺北機器製造局自張璠所太守
 得所以未精心學畫圖
 舉日張大廠小廠各專一門有條不紊
 工匠入等三百餘名
 或一月考驗一次或數月考驗一次
 觀其技之成否以定賞
 罰故人皆思奮志心攻苦各獻所
 長其日有工匠數人
 其自製新式火箭就大稻埕河
 干向上安置而不請驗放
 太守命如法燃試第一發即如
 萬道金蛇沖霄而去頃
 刻間不知何之數驗皆然太守環賞
 不已惟末發一矢功行未
 滿不能放稱福白是荒昇而如天女
 散花或大或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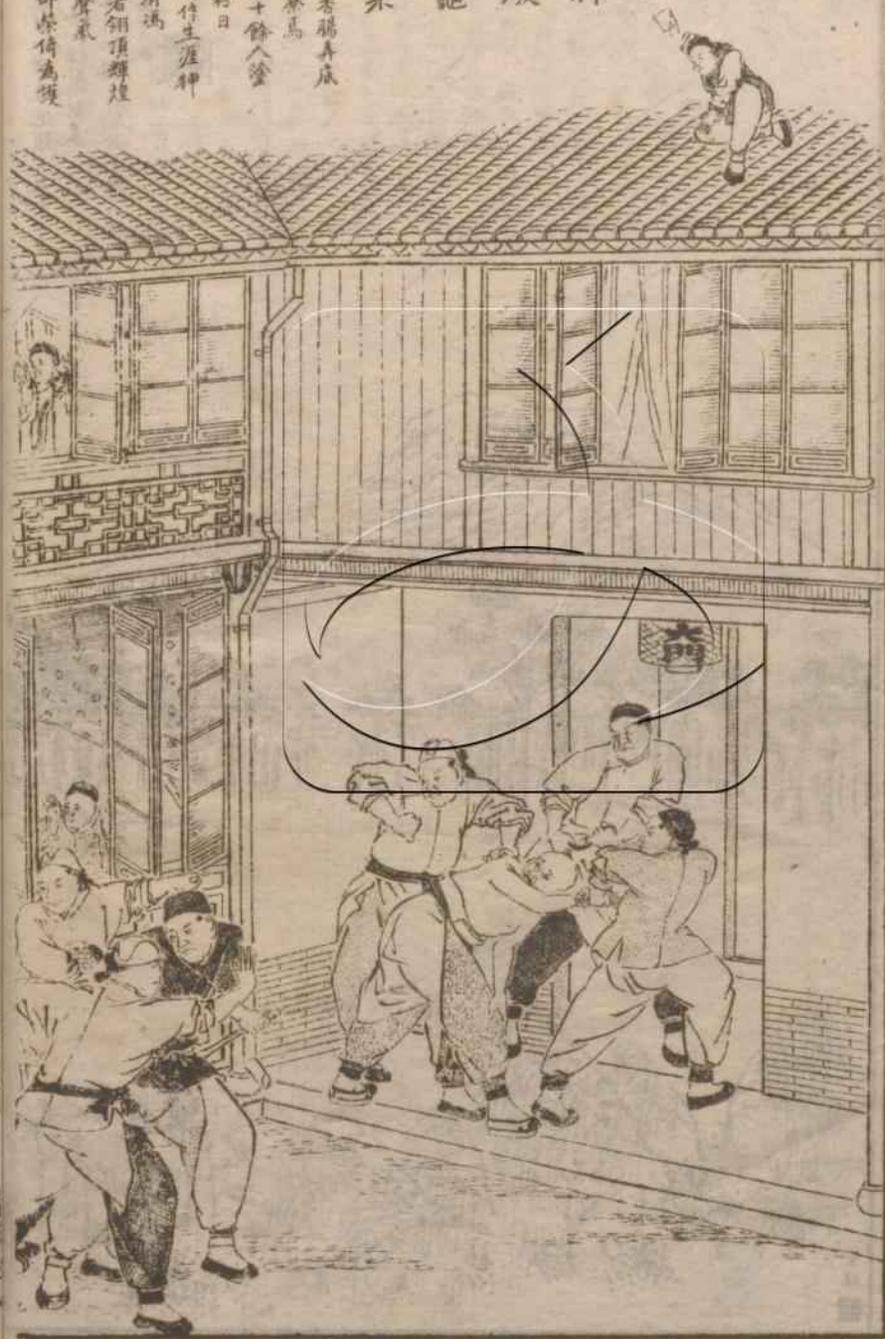


隨時觀者如堵皆抱頭退避太守
 隨諭以忠心仿製則畫
 流弊再行下期考驗分別等第
 各層獎賞云



打 破 龜 巢

蘇城老鴉弄底
有數家馬
雞籠十餘人登
脂桂粉日
以此肉伴生涯神
客中有馮
師爺老領頂輝煌
廟通聲氣
龜奴群聚倚為護



身行凡有地方每
積借風流
之債者或得
於馮之勢
某故這一日有人以
飽笑閉門
美術馮入骨約集羽
黨多人以
將進去龜子實要蝦兵蟹
樓飛天拒敵該堂並不畏怯
各執短棍
毀物毀人一時燕雀驚啼逃命
未遑馮至
此亦無勢可行被該堂凌辱不
堪捕之而
去狼狽殊甚唯龜本曳尾泥塗
之物也今
絕效孫之升其志恐巢穴被破踏
碎龜殼乎
呵



張志遠

西國扁盧

客有信泰西醫術者為言二事
殊賦聽聞
夫為泰之一美國某醫院有一
少神氣息
奄奄喘甚急汗直注醫將不
起醫生令
一壯夫坐在榻旁袖中出皮管
一具粗如
小指兩端有銀鍍空其中以一端
刺壯夫臂
一端刺病婦臂未幾婦忽起病
若失蓋婦
本患血枯之症醫生識其病原
故施其妙
手將壯夫之血吸與數升遂令
其而壯夫



敬請一係意大
利國商人
某患患腹痛腹食不安急召
西醫至驗
其病根謂係腸中染毒非洗滌
厥腸不可
遂更召三醫來一人
下兩藥一
人以細木壓于足俾不能動二
人持刀剖
腹裂入許出其腸洗之復納入
腹將皮縫
合數日藥效後乃去藥藥人亦
漸蘇且不
覺痛楚而其患良已噫技至
此可謂神
矣



想 墮民司

結興者不謂墮民者
大都以唱戲為
業山陰偏門外後街
居之者某某
甲乙箇中人也向
為梨園之火
淨其嫂寄居與前街
廉戶其乙有
孫一日正在調琴之際被甲偵
知破扉而入不
意甲非已敵被鬼魂甲乃伴作
風魔手持利刃
至屋鋪中矢口頻次店中不堪其
擾乃給以膏藥
一貫始洋而去或謂甲捉姦不成
變為索詐又不
敢明為索詐急為此惡作劇真
謂想入非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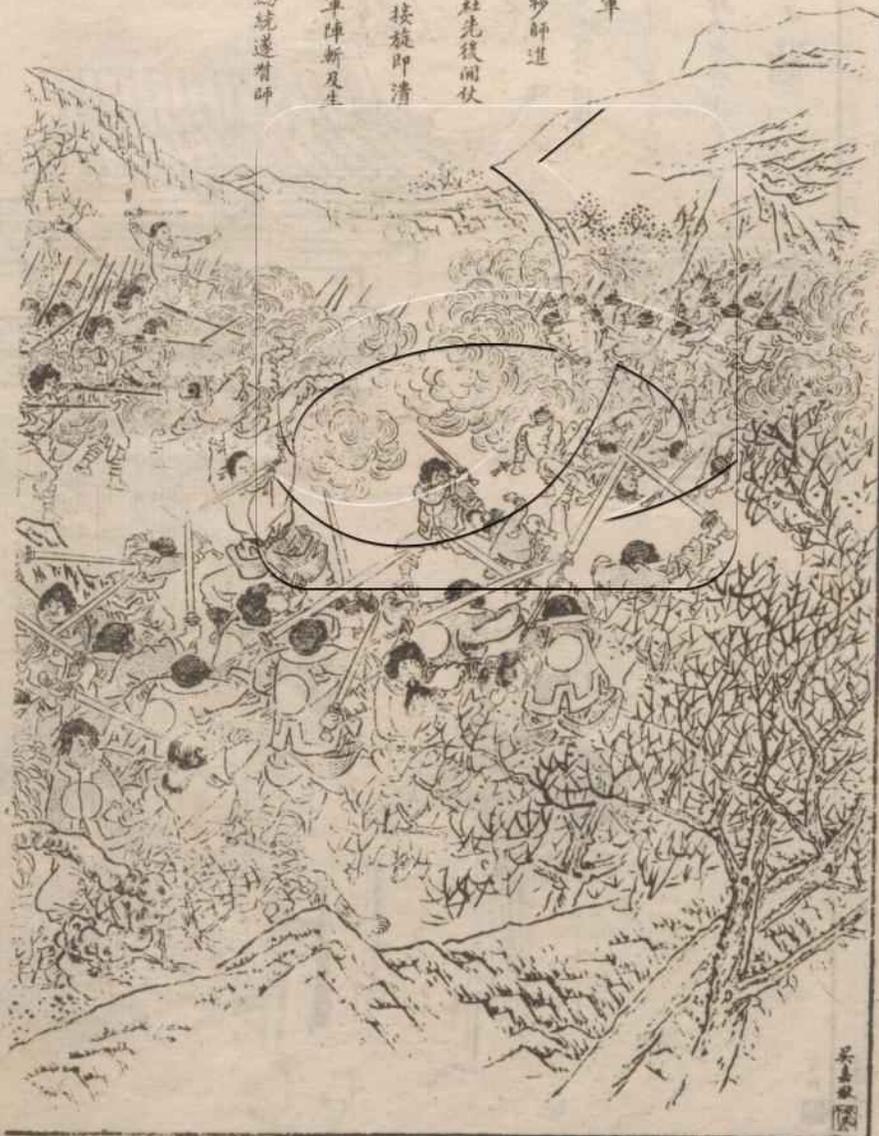
楹 聯 笑 柄

廈門生員某甲才學平常
性情迂腐祇成
子科鄉試幸蒙薦
卷遂榜能自油
幸若無人去年己丑 恩科甲揚
揚得意於赴試之
前大書一聯榜其門云只為正科
曹薦卷預知恩
榜必題名人皆曰夫存之未幾而魏黃蹈編摩
了休然時門聯猶
未撤也有好事者于夜間將其下句改易二字於紙
書就粘於原字之
上竟為正科曹薦卷預知恩榜又無名是晨見
者無不掩口胡蘆
雖曰諷而虛蓋亦有自取之道焉



征番捷音

臺灣宜蘭老約社土番登
劫我官殺人
縣校不堪駐防各軍不能抵禦
劉省三督帥
聞報隨發吳瑞生軍門總統各軍
前往相機剿
理適有大科敵番社之變遂移師進
紮內家峰業
於客臘與必而在地方一帶番社先後開仗
彼眾難與終
以華莽之徒不諳紀律兵刃甫接旋即潰
散我軍奮勇
爭先勢如破竹逆番之被我軍陣斬及生
擒者不計其
數而我軍並未損折一人吳總統遂督師
乘勝向內山
進發生番自知螻蛄當車
力不能敵相
約潛逃一空當此大兵進征
所向披靡我
朝德化追敷勳撫兼施行見



狼烟盡掃海
深廓清可指日而待渺
茲番類何竟
自外生底梗頑難
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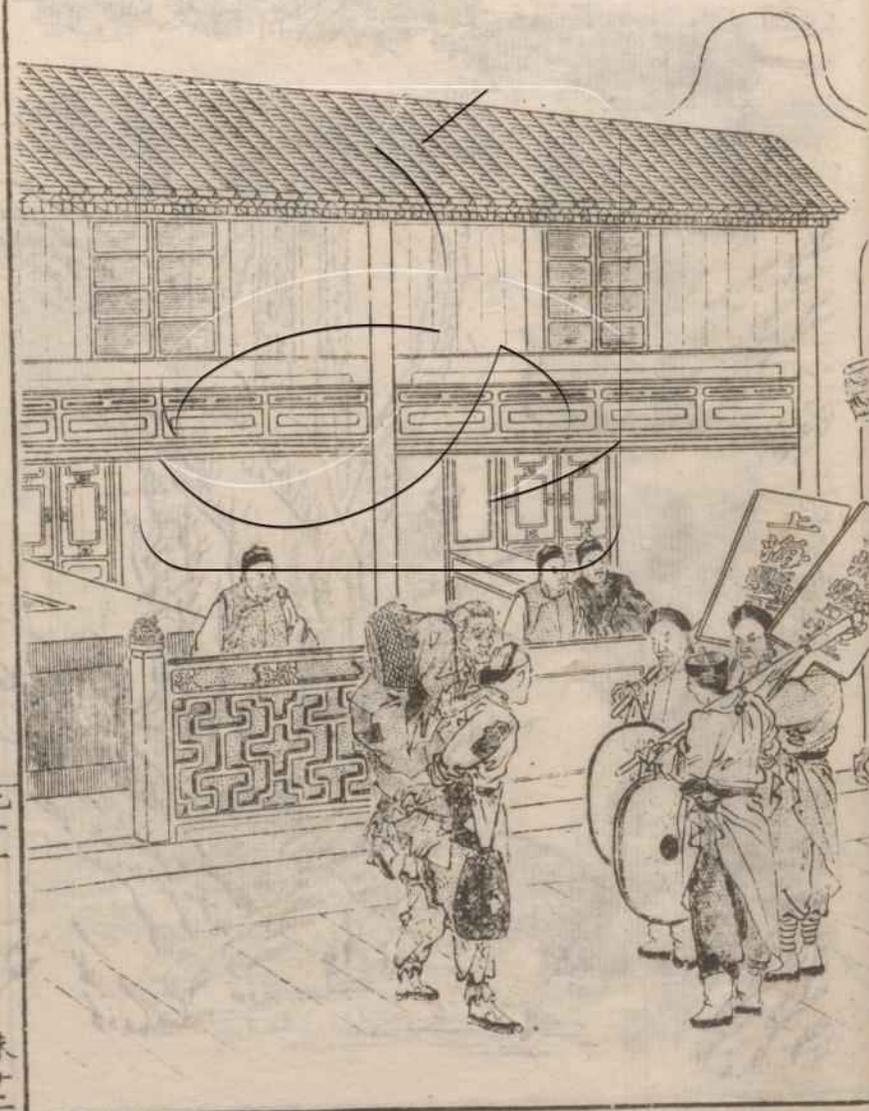


恩 深 扶 續

上海縣裴浩亭邑尊自
下車以來
興利除弊勤勞
安良善政多端口碑載
道民之愛
慕固有甚於慈
父母焉日者有江北災民
形同乞丐
背負老嫗沿街
求食適邑尊鳴驛而過
見其身穿
破衲老嫗則單寒
特甚飭差拘至輿前問以
所員何人
稱是祖母邑尊謂
尔祖母年老無尔身



獨有破衲
實為不孝命差
帶回署中升堂訊究飭
將西所穿
破衲脱下着嫗
穿上隨即再曰尔知否
再叩首求
恩邑尊飭差十
板令將破衲運回賞給
嫗棉衣一
襲着令負之而
去事雖瑣屑亦可見良
有司關心
民瘼無微不至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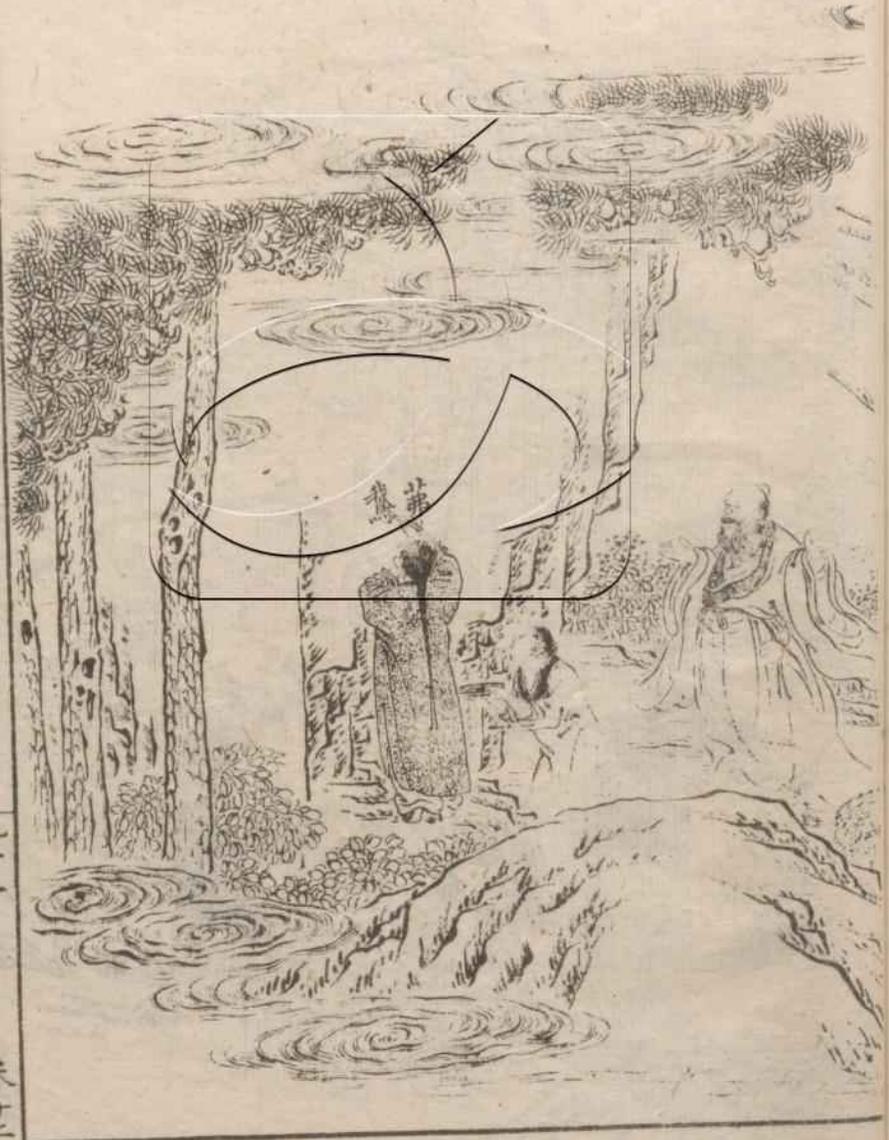


翰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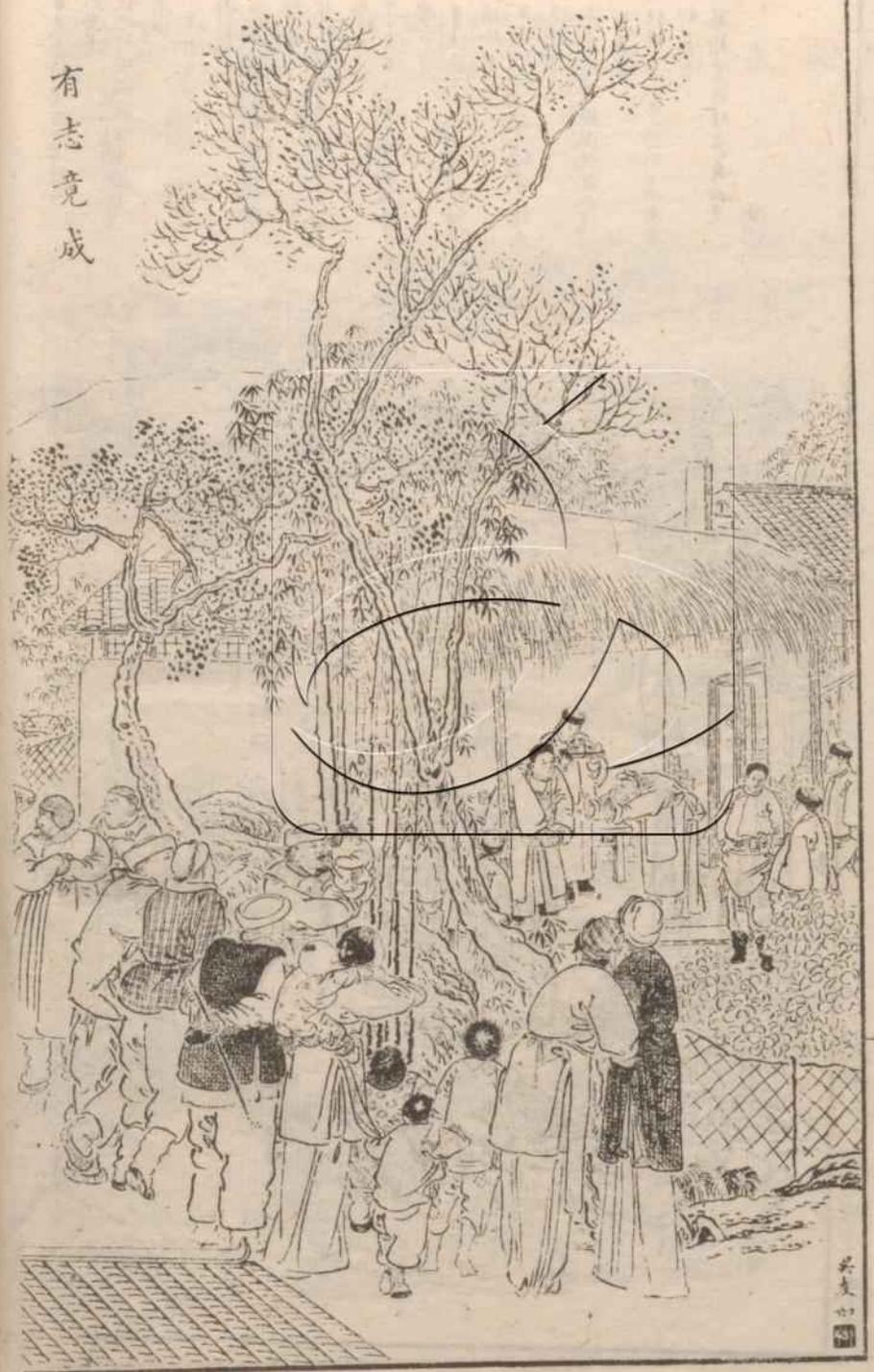
胡君墨仙因之問女
 縣人也
 年舞勺雅嗜作書
 書二則
 喜否則快然如有
 所失尤
 喜作摩崖大字但
 苦少者
 未進一日偶隨几上
 酣然入
 華胥之鄉行良久見
 一山壁
 五千仞正錯愕同有童
 子居之
 曰此淡碧山也頃者善主
 人親備



筆墨安排筆石之上待于
 久矣遂
 促之行蜿蜒數百步始至
 其地則
 一老者為中丞履高潔
 靜候願
 而謂曰子不工書耶盍
 就石上
 試之胡援筆疾書作第
 驚兩大
 字老者稱善不置俄而夢
 覺自是
 書法益工人以為得仙公筆
 法今君
 年逾弱冠自運椽筆樓為
 洗硯揮
 毫之所嘗繪圖他記以述
 筆其果
 結想而成夢耶抑真有鬼
 神未告
 耶翰墨因味其奇如是



有志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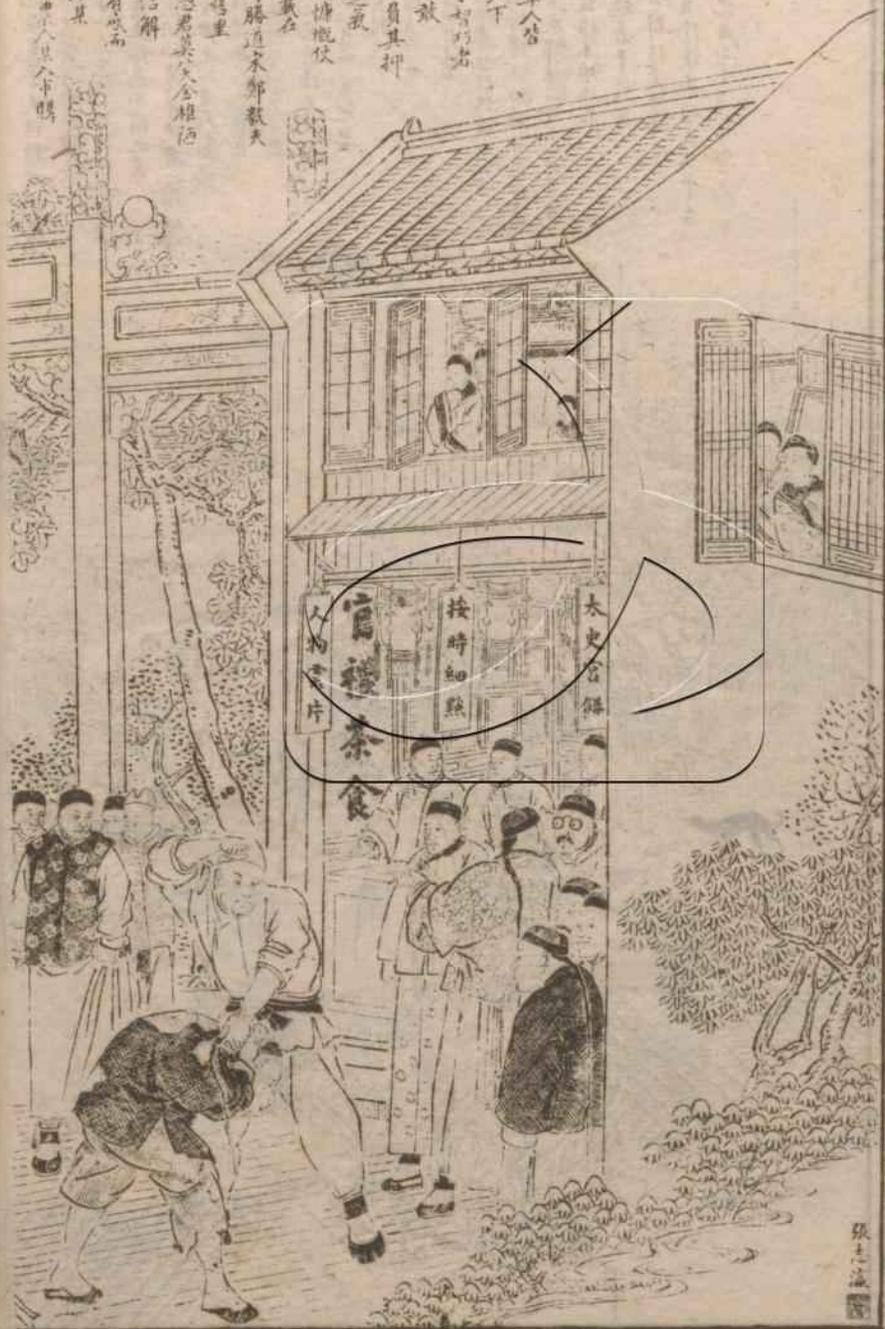
吳友如

紹興人沈某幼年失怙賴母極養
嗣以家計甚窘子出外傭工
沈年甫十二歲其母病於蕭寺
中其解有五難見而清之常
給以鹽菜同治季年沈有族伯供事
丈貴以年老之詞遣人覓沈
伴之入京時沈年亦老學日
不識丁乃延師習課沈日夜
攻苦比及五輪能操不律敬
答信札其伯喜甚為之設宴
室復出資報捐
縣尹旋印遊
校堂南其井鹽
場大仗早春赴任供職數年
官事兼充給得俸知縣升用於是
請假回里承餼營歸其訪其母
業已物故惟王稚而在
贈以米糧若干錢銀
某喜甚皆轉信及陳母之
飯平封其陰侯其碑大感千古
同德若沈者亦可謂有志竟
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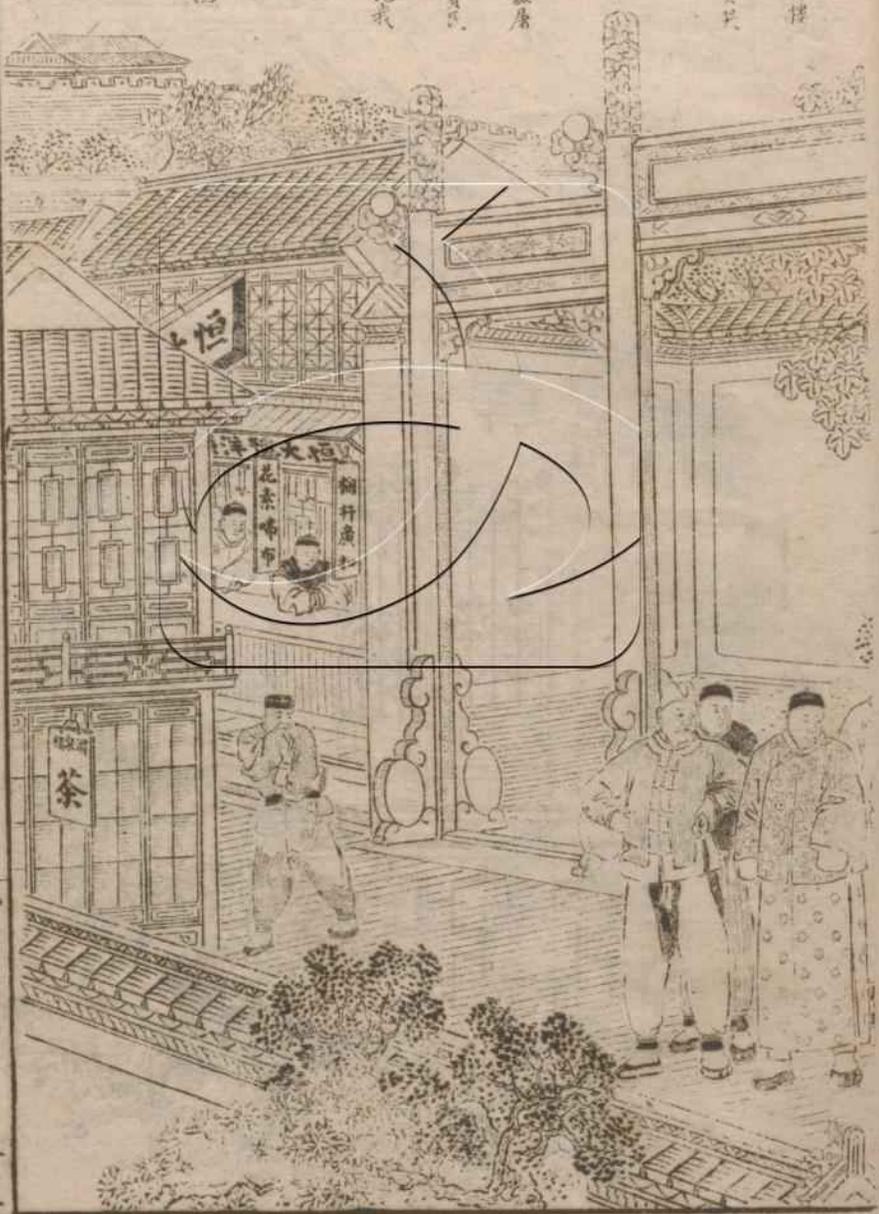


快人快事

居治之華八啓
 輕之照天下
 不平之事切切若
 退避而不敵
 爭者卑負其押
 塞處落之氣
 或出而為博悅仗
 義之舉義公
 史冊何可勝道宋鄭毅夫
 過米及舊里
 却是居治解
 報恩誠有幾而
 言也去其其
 日京師有中外其人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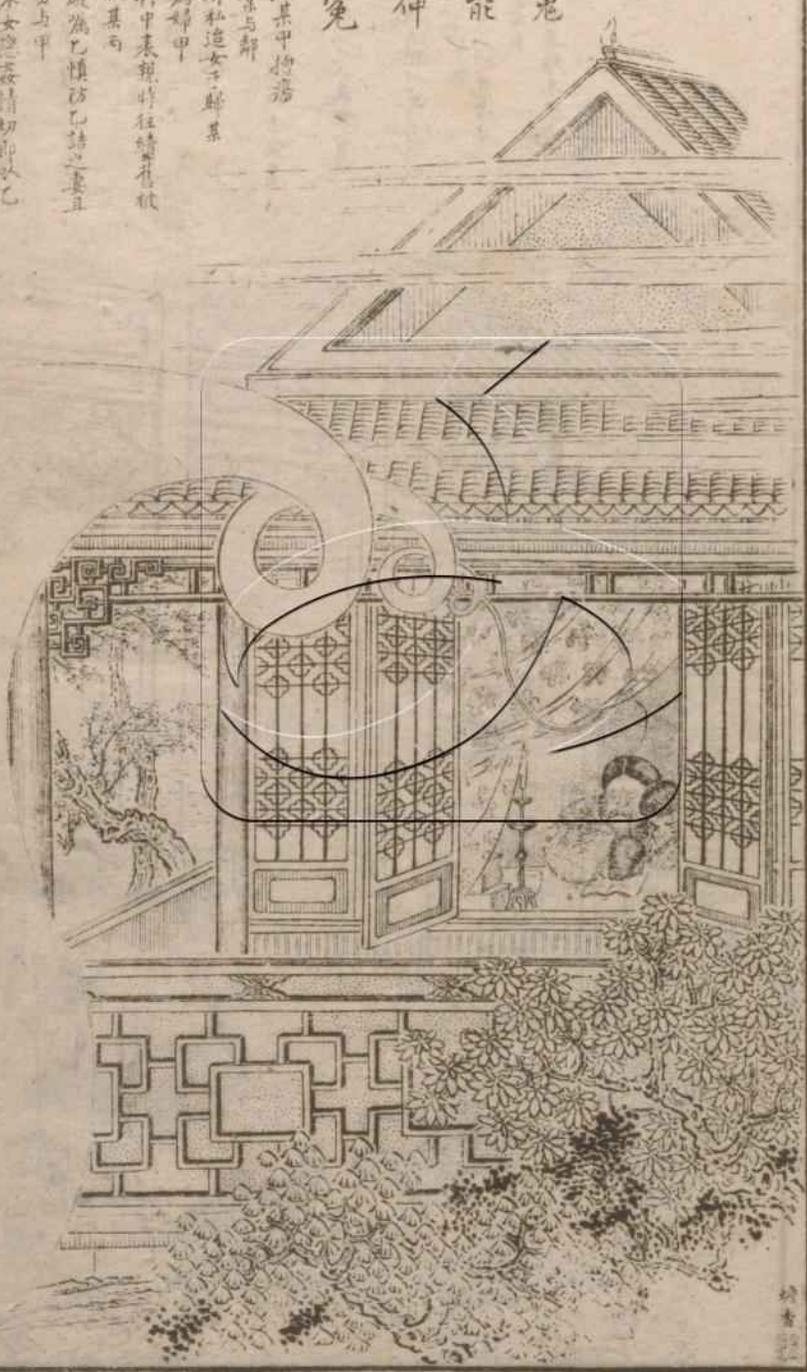


理有曉以
 為生靈之計行立四維
 忽被小
 攪去迨其和算流地火只
 適屈久其
 甲見而請之極意
 財其且為
 少待未進則先將
 而夫之物
 原望取回給之使去該廣
 而將小
 持而痛感之大為如公自
 何忍下此
 毒手後再犯此定漢飽我
 老拳小終
 唯三而逃一時見者皆
 服其豪爽
 而謂有英雄手段焉



鬼能伸冤

因入某甲持券
 醫業與鄰
 女有私造女子解某
 乙為婦甲
 偶作中表親時狂語甚歡
 乙執其詞
 窺破為乙慎防已語之妻且
 今勿占甲
 往亦女惡女情切即以此
 語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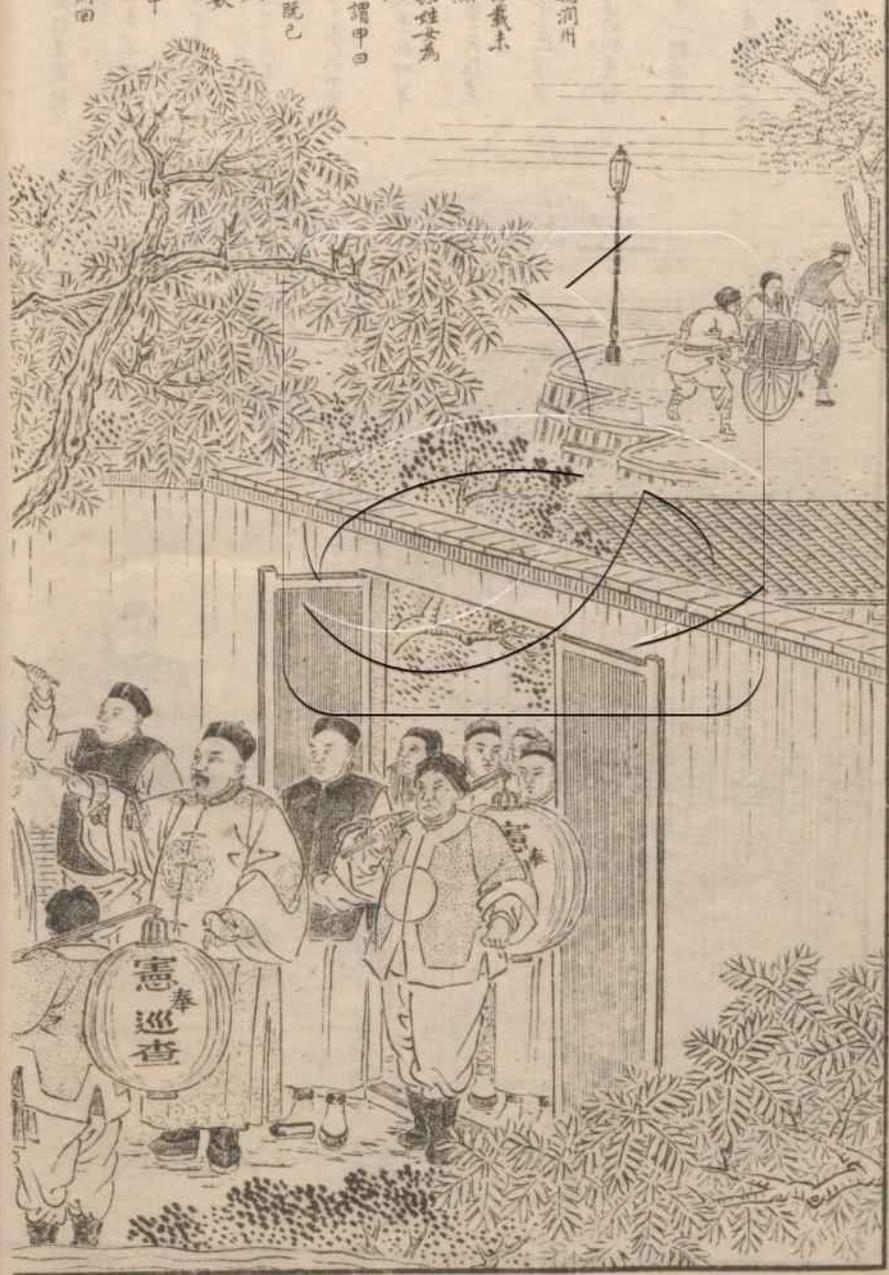
續書

術之得與已歡和好於其夜招
 之飲灌以
 酒至醉酩酊大醉而勒斃之并
 尸於江坎
 日而見乙未歸至甲家找尋
 不得派江
 邊有尸急往視之果是乙遂
 控甲于衙
 署經官驗明拘甲審訊不肯
 供認素懸
 未定而丙亦病故甲在押年
 餘北八保
 釋以為道遂無事夫詎某
 大憲一夕
 夢乙而叔姪訴冤屈使謀
 害情形醒
 而子之密訪福訪同知查訪
 果確隨即
 吊到案卷拘甲一鞠而服
 冤魂不散
 而能伸冤如此有隱隱之
 心者其鑒諸



悍婦可畏

楚人某甲僑寓潤州
年近不惑娶妻
某氏結髮十餘載未
賦弄璋遂慨然
為嗣續計納其姓女為
妾另居而居久
之為婦所困伴謂甲曰
奴今多年不育
何怪郎納小星既已
娶之另居何為
外人聞之將謂奴
不賢也明日可
用香車載歸甲
固而喜甚果
於次晨携妾同回
甫入門大婦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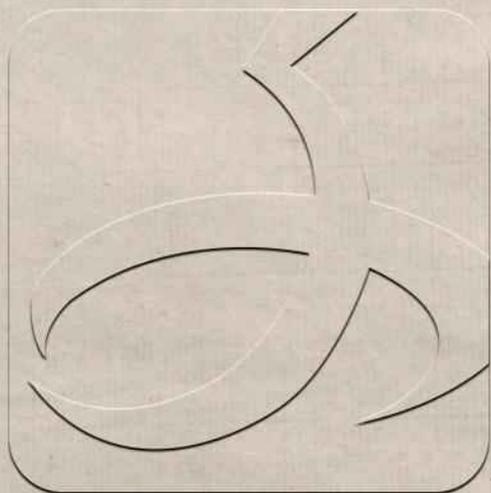
遠嫌夫謂前而薄俸即背地
胡行猶疑信參
半今則十真萬真矣試問
有何大德而竟
不願做時狀劍那正在爭
鬪之際適水利
廳地查過以婦遂控詞控訴
官原其發得夫
加申弁謂以後如再相鬧定
予提懲官法如
煙管款汝雌虎之毛燦蓋也
夫以唐太宗之
笑主而不能治任環妻之悍
妒應官雖厲
厲恐之無知之何爰告世人
有孝堂之惡者
尚其其金屋以藏嬌毋令
春兒漏洩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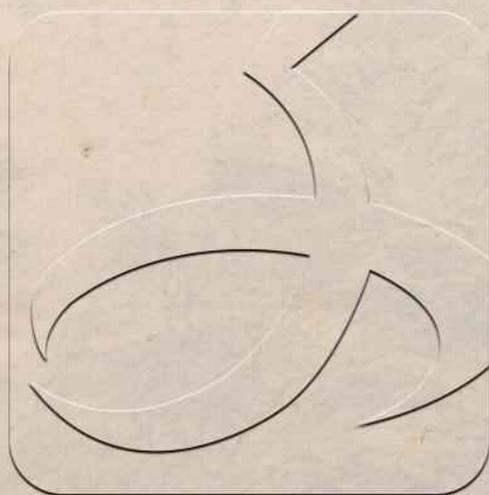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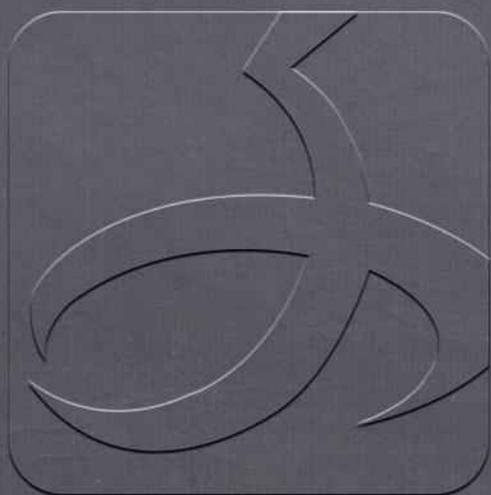


挖石中

主母

林漢之雨花臺為名勝之地怪人顛
 士爭往將瞻見茶罷而歸沿山檢
 取石子雅人深致良不度也去冬有某少年
 登臨斯地見蟲一類：貌如蛙
 河沙數隨手拾取度為搜剔遂深掘一洞意
 將求其佳者不意孔中突出
 一物長約四五尺形若龜額少年驚仆于地
 頭面受傷雖人扶送而歸說
 者謂該少年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皆由於少
 見多怪然亦可為探幽好奇
 者戒矣





70041834

